

# 易學新論

嚴靈峯著

正中書局印行

## 一、再版序

這本小冊子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也就是日本投降不久，在當時陪都的重慶寫成的。未幾奔母喪返抵福州，於三十六年出任福州市市長任內，始由左海學術研究社予以出版。當時係交給福建省政府印務局代印發行，因為書中有不少甲骨文和金文必須刻字，結果錯字連篇，無法卒讀。這也不能錯怪排印工友的疏忽。因此，除以數冊分贈親友外，其餘全部加以封存。

三十八年秋間，福州情勢危急，不得已携眷來臺，當然也顧不到這些。順手帶了兩冊，現在恐怕已成爲「孤本」了。那尚有千冊塵封的書，也許早付劫灰；更不必等待所謂：「文化大革命」了。

多年來奔波海外，稍暇曾略事修訂；中有數篇並在此間各雜誌發表，但未能窺其全豹。茲再加董理重新出版，把原有的「附錄」全部刪去，藉省篇幅。

此書內容偏重考校，主要是將周易全書當作原始資料，加以整理，分析和鑑別；與拙著之「易簡原理與辯證法」專講義理，可謂「姊妹篇」；倘能彼此兼讀，定可收融會貫通之效。

二十餘年駒光過隙，人事滄桑，恍如一夢。重翻舊作，益覺學殖荒落；不勝感慨系之矣！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五月四日，無求備齊主人福州嚴靈峯於臺北市。

## 二、自序

### 一

周易本來只是一部卜筮之書，這在漢書藝文志中，已明白地指出過：『及秦焚書，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禁；故傳授者不絕。』自漢人焦贛、京房主象數災異之說，嗣後鄭玄、王弼之流又偏重義理。使易的作用：一面宗教化趨於迷信一途；一面哲學化專事說理；把本來的面目完全看不見了。直到宋儒才大膽地把這種塵障揭開。朱熹說：『易經本爲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他又批評漢儒道：『乾之爲馬，坤之爲牛，說卦有明文矣。馬之爲健，牛之爲順，在物有常理矣。至於案文責卦，若屯之有馬而無乾，離之有牛而無坤；乾之六龍則或疑於震，坤之牝馬則當反爲乾；是皆有不可曉者。是以漢儒求之說卦而不得，則遂相與創爲：互體、變卦、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參互以求而幸其偶合，其說雖詳，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其可通者，又皆傳會穿鑿而非有自然之勢。唯其一二之適然而無待於巧說者，爲若可信。然上無關於義理之本原，下無所資於人事之訓戒；則又何必苦心極力以求於此，而欲必得之哉！故王弼曰：『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交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朱子這段意見是十分正確的。近人研究周易往往走到另一極端：或以爲六十四卦的配合或八卦本身，就是一種天然的數理的法式；一如近代幾何學，用坐標，正、負之數以求方位。或以爲各卦互相排比，恰如化學上之原素的化合的公式。這種矯枉過正的議論，無非把全部易經從神秘化，哲學化方面，想拉到科學化方面來。他們的目的和旨趣固未可厚非；但是，這種同樣地

傳會穿鑿，故意抬高周易的科學地位和價值，也是淹沒牠的眞象的。在客觀研究的立場上看來，我們是未敢苟同的；因爲這種態度，正和漢儒提倡：互體、變卦、五行、納甲、飛伏等等方法是同一鼻孔出氣。對於周易從事客觀研究，繼續宋儒主張『易爲卜筮之書』，並提出許多科學的和歷史的材料和證據，獲得相當的成功；這些業績，我們應推在民國十五年至十九年間，發表這類著述的顧頡剛、錢玄同、李鏡池、余永梁、容肇祖諸氏。他們的著作全部收集在『古史辨』的第三冊以內。作者現在所寫這書，關於考證方面很多是採取他們的意見的。

## 五

在本書中，我們認爲：八卦乃是原始文字的濫觴；就是六十四卦本來和上、下經的象、爻辭並無思想上的關聯。六十四卦不過是一種標題或數目字的序數的作用。這是易經的編纂者用以提綱攬領和分門別類的符號罷了。最初並不具有絲毫陰陽變化的神秘意味。關於八卦之爲原始文字，乃至數字；陳實庵在其遺著：『小學識字教本』中，有一段很重要的見解。他注釋：『七』字云：

『甲骨文及古金器文之七字，均作十，古初蓋以七進數；漢書律歷志謂：「伏戲畫八卦由數起」，故八卦記數之畫止於六三，七復爲一二，（乾三爲三，坤三爲六，艮三爲一，巽三爲二，離三爲四，坎三爲五，自下而上，震三反艮爲一〇，兌三反巽爲二〇，重卦六十四，自下而上讀，自上而下讀，均含十一至七十之數；其中亦無十七、十八、十九、而至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等數。）易繫辭所謂「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乃繫辭作者以當時記數之法（即十

進法）計大數也。七進數之七十，即當時之百，正合十進數之四十有九；（七七四十九。）後世追念死者，或以百日，用今數也；或以七日，以四十九日爲滿七，亦即古數百日之義。易復卦（䷗）自而上而下讀爲一〇〇，即七十；三則爲一〇，即七；此卦包涵二極數。）所謂「七日來復」，以七數爲終極之義也。故切字从七，七爲終極數，結繩之世，乃以縱橫二繩結束之，以表示終結之義。（古秘魯結繩制，亦以單結表十，雙結表二十。）此古文字之所以作十也。後發明十進數，初用一，篆文以十代一，同時微變十之形作下，以爲第七之數，以別於第十之數；秦公敵七作十，十作十，直至漢時，尙沿用此法，以橫畫長短爲別。』

又注釋『八』字云：

『既發明第八之數，則七不爲終結之數，而結可分解矣，故以八象之；故分字从八，說文云：「𠂔，別也」。』

據陳氏的意見，八卦僅係原始記數的符號；並且是以『七進法』計數的。假使此說正確，那末周易上、下經中每卦只具初、二、三、四、五、上六爻，而不超於六以上的七、八、九、十諸數，是很有意思的。因爲當時既無『十進法』的數字，所以，以『六』爲最末的數字；因此，編纂彖、爻辭的人，也只好每卦增至六爻爲止，不能再多了。這樣，各卦六爻僅是下面爻辭編撰的一種作標題的符號；在此地又得了一個旁證。不過我們無論在甲骨文中，或周易上、下經的彖、爻中，都已發現，在『七』字以上之『八』、『九』、『十』等數字。證明在殷、周時代的『十進法』業已通行。如卜辭中有：『在八月，佳王八祀。』『在十月又一，茲用，佳王九祀。』又如易臨卦彖辭：『至於八月有凶』

最足以表現這種道理。泰象云：『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又否卦象云：『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這就說明了，運動如何會發生變化。

### 三生——自化

前面說過：『生生之謂「易」。』易，就是「變易」；也就是「變化」，由「動」而「變」，就是「生」。所以『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又說：『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又云：『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又云：『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又云：『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又云：『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又坤卦文言傳云：『天地變化，草木蕃。』繫辭傳又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生象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這一切都是由於運動和變化而使宇宙萬物生生不停。所以乾卦象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又坤卦象云：『至哉坤元，萬物資生。』這裏的『生生』，『大生』，『廣生』，『化醇』，『化生』，『資始』，『資生』等等，都是含着『自化』的意義。正如老子所說：『萬物將自化。』莊子秋水篇說：『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无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所語大義之方，論萬』

坤，其靜也其動也闢。』

老子云：『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又云：『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 第二、變的觀點

繫辭傳云：『以動者，尙其變。』又云：『一闔一闢謂之變。』又云：『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又云：『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老子云：『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先後相隨。』

## 第三、生的觀點

繫辭傳云：『生生之謂易。』又云：『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乾卦彖辭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坤卦緣辭云：『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又云：『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老子云：『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又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以抱陽，沖氣以爲和。』又云：『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又云：『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

## 第四、一元論

繫辭傳云：『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又云：『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

老子云：『道生一。』又云：『聖人抱一，爲天下式。』又云：『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

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

## 第五、循環論

繫辭傳云：『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又云：『往來不窮，謂之通。』又云：『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又泰卦九三爻辭云：『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復卦彖辭云：『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蠱卦彖辭云：『終則有始，天行也。』豐卦彖辭云：『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恒卦彖辭云：『天地之道，恒久不已也。……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老子云：『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又曰：『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又云：『道乃久，沒身不殆。』又曰：『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又云：『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又云：『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 第六、生剋論

繫辭傳云：『剛柔相摩，八卦相盪。』又云：『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老子云：『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先後相隨。』



由上述的許多重要文字看來，老子和周易兩書的哲學思想內容，在原則上是沒多大分歧的；也就說明了，在原始儒、道兩家的思想是有深厚的歷史背景的聯繫。這正和繫辭傳所說：『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了。

#### 四

對於周易作個有系統的研究和寫作，遠在民國二十九年春天，作者就下定決意的；當時在『胡適中國哲學史批判』一書中曾這樣寫道：『易經中所要研究和討論的問題很多，我們準備有機會時在別地再來發揮。』到了今天忽忽六個年頭，在此期中，因為抗戰和種種關係，把這個預定的計劃打破了；更因為去年趕先把老子研究的材料加以整理，完成『老子章句新編』的工作，於是又拖延了本書的寫作。現在總算是實踐了以前的決意了，同時，把這本小冊子叫做：『易學新論』，這個『新』字，在此地需要解釋的。這裏，所稱的『新』，並不是『立異鳴高』的意思；而僅是把全部周易從其本來為『卜筮之書』的眞面中，摒除了一切迷信和宗教之神秘化的解說，而採取客觀和科學的方法予以整理罷了。並且對與周易有關的重要問題，在大體上都提到的。至於附錄中加入繫辭、說卦、序卦、雜卦、文言各傳，目的在與周易文字的結構和錯簡的整理中可以互相對照。末附李光地編纂的周易折中的綱領三篇；牠的內容和觀點並不完全正確，因為當作爲研究易學之入門的參考資料，那可說是很適宜的。末了，我們要附帶地說：在本書裏，對於周易卦下的『繇』的稱謂，略有改變的。我們是把卦文下的文字，原稱爲『卦辭』的，現在叫做『象辭』；如乾卦『元亨利貞』。爻下的文字，仍叫做『爻』。

辭』；如：『潛龍勿用。』解說『彖辭』的文字，叫做『彖傳』；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彖傳』後面的『彖辭』，叫做『大象傳』；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解說『爻辭』的『象辭』，叫做『小象傳』了。這樣，使我們對於經、傳文字的結構和格式便更明白了。作者寫這本小冊，自知學力和耐心都不够；但是，站在拋磚引玉的立場上也就大膽地出版了。同時也掬十萬分的誠意，希望海內外高明的讀者予以指正和批評！

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五日。靈峯於重慶。

## 易學新論 目次

一、再版序·····	一
二、自序·····	一
三、論周易中之哲學原理和方法·····	一
四、彖爻辭產生的時代和社會發展的階段·····	一六
五、周易經傳之文字的結構和錯簡·····	四六
六、易之稱「周」及其與孔子的關係·····	八三
七、河圖八卦與重卦·····	九〇
八、卜筮的方法和吉凶悔吝及「貞」、「用」的意義·····	一〇九
九、用九與用六·····	一二三
十、繇辭與卦辭·····	一三八
十一、彖傳及其內容·····	一五二
十二、小象與大象·····	一六一
十三、說卦的文體和篇數·····	一八五
十四、中國古代的制作與姓氏·····	一八八

### 三、論周易中之哲學原理和方法

#### 引言

關於周易全部的思想內容，如果祇就原有的上、下經，亦即卦辭、爻辭來加以研究；實在沒有什麼精彩的意見和重要的道理。而主要的還在所謂：十翼，也就是：彖、象、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之屬十篇。這十篇文字當然較上、下經爲晚出，因爲這些文字的體裁都是『傳』，傳是用以解『經』的；因此，它的內容就比較豐富和充實。同時，上、下經的象、爻辭可能是殷末周初的作品，而『十翼』中的繫辭、說卦、文言、大、小象、象傳等篇可能是春秋戰國至於嬴秦時代的作品；而序卦、雜卦二篇可能是漢初的作品。不過我們現在着重於周易全部思想的研究，——尤其是關於哲學上的研究；所以不再將『經』、『傳』予以劃分，只求得到一個較有系統或條理的敘述，藉以達到真實而深切的了解；不再誇張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的功績，也不把上、下經看做如何神、通、廣、大、與玄妙莫測高深的聖經賢傳罷了。

現在就開始研究易的性質和內容：

第一、我們要從原理上來研討，易的內容或本質；也就是說，在全部周易包括經、傳的文字中，它是如何地來說明：『動』和『變』的道理？關於這一點，有下列幾個界說：

#### (一)『生生之謂『易』。』(繫辭傳)

#### 三、論周易中之哲學原理和方法

(二)『易』之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同上)

(三)『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同上)  
這裏，我們在周易中看到了，生、動和變的一般原理。我們現在再分別詳述於後：

### 一動——運行或運動

繫辭傳說：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很顯然的，上面一段文字，是字字對稱，以天爲乾，爲動，爲剛；以地爲坤，爲靜，爲柔。這是以天來代表陽性的，以地來代表陰性的。所以又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剛、柔有體。』

可是，『動』和『靜』二者並不是彼此中間隔絕一個不可逾越的鴻溝，而且是彼此互相過渡的；也就是說：動中有靜，靜中有動。所以繫辭傳說：『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又坤卦文言傳亦云：『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這裏，不但乾能動能靜，同時坤也能動能靜。因此，動和靜，原來是一體；如上述：『陰、陽合德，剛、柔有體。』動、靜既屬不可分的一個整體；因此說：『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貞夫一』，就是說明，運動的一元性；正如中庸中所說：『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

測。』『不貳』，就是『一』；因為『一』，所以，變化不測。

## 二 變——變化或變更

繫辭傳云：

『以「動」者，尚其「變」。』又云：『「動」則觀其「變」。』又云：『是故闢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闢一闢謂之「變」。』又云：『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這樣，因為『動』，所以有『變』；如何會動？由於陰、陽兩種力量的交感或對抗。這也就是易、簡的道理。所以繫辭傳還說：『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又云：『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又云：『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這裏，『成位乎其中』，就是『天下之動貞夫一』的結果。由於陰、陽兩力的對抗；如坤卦文言傳云：『陰疑於陽必戰。』於發生動、靜、闢、闢；繼而發生變化。所以說：『動靜有常，剛柔斷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又云：『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屈信相感，而利生焉。……』這裏的『相摩』，『相盪』，『相推』，『相感』；都是『相生相尅』和『相反相成』的道理。相摩，相推，相盪，陰疑於陽必戰；都是『相生相尅』的表現；『相感』，『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都是『相反相成』的表現。此外，泰、否兩卦的象辭

。『震卦六二爻辭：『躋于陵，勿遂七日得。』屯卦六二爻辭：『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復卦上六爻辭：『至于十年不克征。』頤卦六三爻辭：『十年勿用。』益卦六二爻辭：『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這些文字，都足證明當時已有十進法的應用。並且在甲骨文字中，尙發現了殷曆的紀旬法。『易豐卦初九爻辭：『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尙。』這裏的『旬』字，如果根據十進法計算，當係代表十日。但是，從復卦象辭：『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震卦爻辭：『躋于九陵，勿遂，七日得。』既濟爻辭：『婦喪其節，勿遂，七日得。』這裏的『七日』二字，分明是一種週期的成語。這個『七』字，或許就是七進法的『十』字。那就是以七日爲一旬，恰如現在西歷的一週或一星期；也就是『七日來復』了。八卦原產生於周易成書之前，結繩記事制之後；我們若使斷定殷、周時代業已採用了十進法，那末，在殷、周以前曾經有七進法的應用，陳氏的見解並不衝突。我們還以爲在易經中存在着『七日』的成語，或許是前代七進法的遺跡；或許當時也可能十進法和七進法同時並用的。

### 三

關於全部周易，即上、下經及十翼的各傳之哲學思想；在原理上可說有許多重要的觀點與老子全書的內容是相同的。茲附述於後：

#### 第一、動的觀點

易繫辭傳說：『動靜有常，剛柔斷矣。』乾卦文言傳云：『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夫

物之理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這就是『生』的道理，也就是『自化』的道理之最完備而精粹的說明了。

我們已經指出了，關於周易中的哲學上之『動』、『變』、『生』三個基本概念的內容和意義。現在我們再來詳細分析：『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這個基本界說。

#### 四 窮則變——漸變和突變

繫辭傳說：「一陰一陽之謂道。」又云：「陰、陽不測之謂神。」這是說一切均由陰、陽兩種力量的分合而成。又說：『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闔、闢就是代表坤、乾，也就是陰、陽；一陰一陽的互相運動，於是就發生變化；這就是「一闔一闢謂之變」了。坤文言云：「陰疑於陽必戰。」程傳云：「陽大陰小，陰必從陽；陰既極盛，與陽偕矣，是疑於陽也；不相從則必戰。」屯卦彖辭云：「剛柔始交而難生。」都是表示陰、陽兩力相搏，窮則變的道理。可是，「變」，也有種種形式。坤卦彖云：「履霜，堅冰至。」又大象傳云：「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程傳云：「陰始凝而爲霜，漸盛則至於堅冰。」又文言云：「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這裏，說明『變』有兩種形式：一是『漸變』，一是『突變』；如水之凝霜乃『漸變』的階段；到了成爲堅冰，就是『突變』的階段。臣子弑父、弑君的企圖，原非突



如其來，必由平日不良言行累積的結果；所以說：『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這個『非一朝一夕』，『漸矣』，都是說明『漸變』的過程；到了『一朝一夕』，弑父、弑君的事件發生，就像突如其來；這就表示了『突變』的過程。積善是『漸變』，『餘慶』是『突變』；『積不善』是『漸變』，『餘殃』是『突變』。所以繫辭傳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這些都是對於『變』的兩種形式，即『漸變』和『突變』的原理之深刻的說明。

## 五 變則通——復，原始返終

繫辭傳說：『往來不窮謂之遁。』又云：『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又云：『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又泰卦九三爻辭云：『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又復卦象云：『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又蠱卦象云：『終則有始，天行也。』這些都是說明，往來不窮，循環反復，終則有始的原理。不過『反復』的運動中，也有兩種形式：一是由簡易而趨繁頤，如：繫辭傳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一是由繁頤而反復到簡易：如說卦傳云：『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又云：『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決。』又豐卦象云：『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上面泰極否來，益不已必決，日中則昃，月盈則食；都是表示，從繁頤到簡易的發展過程。又謙卦象云：『天道』

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都是說明這個道理。所以，這裏所謂『通』，也就反復終始和循環不息的意思。

## 六 通則久——恒，常

恒卦象云：『天地之道，恒久不已也。……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這就是說：『往來不窮』的『終則有始』的不斷地反復循環，就是『久』；也就是『恒久不已』的意思。這裏的日月久照，就是『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四時久成，就是：『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也就是上舉繫辭傳所說：『動、靜有常』的『常』了。正如荀子天論篇所說：『天行有「常」。』莊子天運篇所說：『一生一死，一憤一起，所「常」無窮。』所以說，久就是恆，就是常。故中庸云：『動則變，變則化。』又云：『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悠久無疆。』這樣看來，在易的哲學的原理上，宇宙間一切都是運動、變化和反復；同時，也只有運動，變化，反復是永恆不變的；也就是動、變、通本身則是永恆不變的。這就是，『恒久不已』的道理。同樣，也說明了：『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整個發展過程。

## 七 探蹟索隱彰往察來

現在我們從方法上來說明，研易的目的和意義。繫辭傳云：『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

幾也。』又云：『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又云：『「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又說卦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又云：『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由上述各點，『易』的最主要任務，並不是簡單地只如卜筮，用以『決疑』；而是進一步，要能『數往知來』了。換句話說，就是要明白過去一切的發展，認識以往的經驗和教訓，以推測未來的趨勢；用爲將來行動的標準作爲防範未然的根據。即所謂『防微杜漸』的意思。所謂仰觀俯察，『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神明之德』，就是人類的社會關係之性質；『萬物之情』，就是自然界中一切對象之實際狀態；所以賁卦彖云：『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咸卦彖云：『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又恒卦彖云：『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又大壯彖云：『大者正也，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按：此下疑脫『觀其』二字——作者。）正大，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又萃卦彖云：『聚以正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這裏，自天文、地理以至人事均在觀察之列；由觀察的結果，知道它們發展的法則、規律和趨向；然後配合以適當的實踐行動，可以趨吉避凶，趨利避害；這就成爲行動的依據。同時，這些法則或規律也只有有在『動』中可以得到理解和認識的。所以繫辭傳說：『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又云：『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又云：『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又云：『知「幾」其神乎！』因此，『極深而研幾』的目的，就在乎要『知幾』，也就是知道吉、凶、悔、吝的徵兆，然後纔可以『防微杜漸』。繫

辭傳說：『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這是說，聖人能够由觀察而判斷自然界現象的吉、凶，進而推測人類社會相互關係種種現象之吉、凶；以作行動的準則。泰卦大象云：『后以財成天地之道；』即『趨吉』的意思。否卦大象云：『君子以儉德辟難，』即『避凶』的意思。所以繫辭傳說：『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又云：『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這很顯然的，『知幾』然後能够『見幾』；這就是有『先見之明』，然後對於一切措施，可以應付裕如。否則，不能『知幾』，那一切行動實踐均係盲目，勢必輕舉妄動，乃至失敗，或遭殺身之禍。所以坤卦文言說：『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這裏的『辨』，就是認識，理解，辨別，判斷的意思；不能『早辨』，就是事先沒有明白預伏的危險；即不能『知幾』，『見幾』；因此，也沒有做到『數往』，『知來』的工作；這又怎樣能够『防微杜漸』呢？老子說：『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正是這個意思。繫辭傳說：『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又云：『神以知來，知以藏往。』這些都是說明，如何可以『知幾』，『見幾』的道理；所以中庸云：『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祲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至誠如神。』這裏的『前知』，就是『先見』，『知幾』或『見幾』。孫子云：『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在兵法中也是不能例外的。

## 八 時、位、中、正

研究易學除了上述：極深研幾，探賾索隱，微顯闡幽，彰往察來之外；尚有原始要終與順性命之理的。因此，還須要理解『時』、『位』、『中』、『正』的道理，以從事於『順天應人』的實踐；這是十分重要的。所謂『時』，就是『時間』；『位』，就是『空間』；『中』，就是『時』、『空』的交點；『正』就是適當的位置。我們知道，一切依賴於時間與空間的條件；所以，在易學中之言『時中』、『中正』、『六位時成』；都是很重要的哲學概念；我們必需詳細地加以解說的。所謂『六虛』，就是繫辭傳中『周流六虛』的『六虛』；莊子所謂：『六合』或『六極』。從來研易的人都是當做爻位的初、二、三、四、五、上來理解。說：『貴、賤、上、下之謂『位』。』大抵言『得位』，『當位』則吉，『失位』，『不當位』則凶。如：乾象：『六位時成』；需象：『位乎天位』；『小畜象』：『柔得位』；『同人象』：『柔得位得中』；『噬嗑象』：『雖不當位』；『遯象』：『剛當位』；『漸象』：『進得位』；『歸妹象』：『征凶，位不當也』；『渙象』：『柔得位乎外』；『節象』：『當位以節』；『小過象』：『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未濟象：『雖不當位，剛柔應也。』乾卦文言云：『貴而无位。』周易折中義例論『卦德』云：『剛、柔、中正、不中正之謂『德』；剛、柔各有善、不善，時當用剛，則以剛爲善也；時當用柔，則以柔爲善也。惟『中』與『正』則無有不善者。然『正』尤不如『中』之善，故程子曰：『正未必中，中則無不正也。』六爻當位者未必皆吉，而二五之中，則吉者獨多，以此故爾。』上述意見，極有價值；可惜用以論卦的『爻位』，而不是說哲學的原理。其

實『六位』、『六虛』，應該是指上下四方的『空間』而言；因為雖然『得位』而未能『得中』，『得正』，仍不能與『時間』配合；還不能定其吉凶。義例說：『消息盈虛』之謂『時』。但『時』就是『時間』，也必需與『空間』相配合。這種『配合』，就是互相適應，也就是『得中』，『得正』。言時的，如繫辭傳說：『變通配四時。』又云：『變通莫大乎四時。』又云：『變通者，趣時也。』豐象：『天地盈虛，與時消息。』乾九三云：『與是偕行，』又上九云：『與時偕極，』損、益象皆云：『與時偕行；』隨象：『隨時，』節象：『失時，』革象：『明時，』无妄象：『對時，』遯象：『時行，』睽、蹇皆云：『時用；』損象：『有時，』遯、姤、旅象皆云：『時義』，賁象：『時變；』坤象：『時發，』乾象：『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恆象：『四時變化，而能久成。』革象：『天地革而四時成。』節象：『天地節而四時成。』乾文言：『進德修業，欲及時也。』言『中』、『正』的，如：乾文言：『龍德而正中者也。』又云：『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又云：『重剛而不中，』坤文言云：『直其正也。』又云：『黃中通理，正位居體。』乾象：『各正性命。』屯象：『動乎險中，』蒙象：『以亨行時中也。』又云：『以剛中也。』又云：『蒙以養正，』需象：『以正中也。』訟象：『剛來而得中也。』又云：『尚中正也。』師象：『貞正也，能以衆正。』又云：『剛中而應，』比象：『以剛中也。』小畜象：『剛中而志行；』履象：『剛中正，』同人象：『柔得位得中，』又云：『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大有象：『柔得尊位大中。』臨象：『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觀象：『中正以觀天下；』噬嗑象：『柔得中而上行；』无妄象：『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大畜象：『能止健，大正也。』頤象：『養正則吉也。』大過象：『剛過而

中，『坎象：『乃以剛中也。』離象：『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大壯象：『大者正也。』明夷象：『內難而能正其志；』恆象：『得中而應乎剛；』蹇象：『往得中也。』又云：『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解象：『乃得中也。』益象：『中正有慶，』姤象：『剛遇中正，』萃象：『剛中而應，』又云：『聚以正也。』井象：『乃以剛中也。』革象：『大亨以正，』鼎象：『得中而應乎剛，』漸象：『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旅象：『柔得中乎外而順利剛，』巽象：『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渙象：『王乃在中也。』節象：『剛柔分而剛得中，』又云：『當位以節，中正以通。』中孚象：『柔在內而剛得中，』小過象：『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既濟象：『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未濟象：『亨，柔得中也。』又云：『未出中也。』

由上述所引許多文字看來，如果我們不再因襲向來專講『爻變』的陳套，並且完全拋棄了已往解易的舊觀念的話；那末，我們可以說，『位』是指『空間』而言；所以說『正』或『不正』。『時』是指『時間』而言，所以說『得中』或『失中』。又言『位』則云『當位』或『不當位』；言『時』則云『對時』或『失時』；『位』則言『正位』；『時』則言『時中』。總之，一切必需求『時』與『空』之相互配合。時、位、中、正，一如幾何學上之垂直線的或面的交點；或如物理學上之引力的『重心』；能得『位』，得『中』，又不失其『正』，這就叫做『時成』了。所以中庸云：『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又云：『『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又云：『『中庸』不可能也！』又云：『君子依乎『中庸』。』因為『時中』的不易達到，所以一切實踐活動就必需隨時

隨地注意『時』、『空』的相互關係。

艮卦象云：

『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事，其道光明。』

這就是說，把握『時間』的重要性。因此乾卦文言云：『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繫辭傳云：『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這裏的『及時』和『待時』，都是說人們一切行動必需適應時機。

家人象云：

『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這就是說，要注意地位，也就是理解空間或環境的重要性。因此，坤卦文言云：『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又云：『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繫辭傳云：『危者，安其「位」者也。』又云：『德薄而「位」尊……鮮不及矣！』艮卦大象云：『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既然認識了人們行動與時、空配合的重要性，所以一切就必需順應周圍的環境——也就是自然界和人類的社會關係。所以革卦象云：『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這裏的『順』和『應』，就是如何求得與『時』、『空』的配合，求得『時』、『位』的『中』、『正』。



兌卦象亦云：『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能够順應環境，則一切必可成事；而達到了『時中』的境地。因此，乾卦文言云：『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薛瑄曰：『六十四卦，只是一奇一耦；但因所遇之「時」、所居之「位」不同，故有無窮之事變。如人只是一動一靜，但因「時」、「位」不同，故有無窮之道理；此所以爲「易」也。』

薛氏此地說明交位而深得易理的奧秘；可謂讀書得間而能了解人與時、空的關係之重要性了。人類要配合或順應時、空的關係，因此，一切言動必須慎密出之；否則，偶一不慎而失位，失中不正而失其時了。因此，乾九三云：『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又文言云：『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繫辭傳云：『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又云：『謙失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又云：『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又云：『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又云：『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

矣。」

慎密言行，就是要隨時隨地順應時、空和環境的變化以求『時中』；這就是：『中行』、『中道』或『中庸』之道了。這就是乾卦文言所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中庸云：『庸德之行，庸言之謹。』也是同樣的意思。論語云：『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也必狂狷乎！』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那末，『中行』就是『中道』了。

這樣看來，我們由上面研究的結果，不能不承認：易學的原理是十分深邃，易學的方法也非常周密；足證中國古代哲學思想也是進步的！

#### 四、彖爻辭產生的時代和社會發展的階段

##### 一、彖辭中所表示的歷史發展階段與甲骨文字之比較

在彖辭中，我們所看到有關於器具的文字，計有五種如後：

簋（損：二簋可用享。）

繻（井：未繻井。）

瓶（井：羸其瓶。）

匕（震：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鬯（同右）

按：說文：『簋，黍、稷方器也。』周禮秦風傳曰：『四簋，黍、稷、稻、粱也。』又：周易本義：『匕，所以舉鼎實鬯；以秬黍酒和鬱金，所以灌地降神者也。』胡瑗曰：『匕者，宗廟之器，以棘木爲之；似畢而無兩歧，所以舉鼎之實而升於俎也。鬯者，以鬱金草和酒，而有芬芳調鬯之氣。』簋、匕二器之使用，已足說明當時社會，業已開始低級農業的生產；如：黍、稷之種植與酒之釀造；木器之製作亦略具雛形。又：繻，縋也，就是繩的使用；『上古結繩記事』的傳說，遠在農業社會以前。這時以繻汔井，殊不足爲奇。又瓶，從瓦，古從缶；瓦、缶器之使用，亦即陶製的開始。

這些關於農業生產的材料，在甲骨文字中，可以得到類似的情況：

(一) 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有：

1. 西方受禾。

北方受禾。

癸卯貞：東受禾。

西受禾。

2. 其田麥、𥝌。

東麥田亡𥝌。

3. 貞：𥝌，御牛三百。

癸巳卜：賓𥝌。

卯六牢，𥝌六𣎵，亡尤。

(二) 殷虛書契考釋有：

受黍年。

貞：受黍年。

甲申貞：黍年。

貞：乎受黍年。

佳黍受年。

由此，可知禾、黍、麥，在殷代就已有耕種。又：卜辭中有：「貞：其不受𥝌年。」葉玉森取禮

記月令：『乃命大酋。』並注：『酒孰曰酋。』認爲『酋』。胡厚宣考證字乃『輝』字，即『稻』之古字；『受輝年』即『受稻年』；稻的生產在殷代即已開始了。酒之釀造與農業經濟有關；在殷代固已產生。傳說：『禹惡旨酒，』則農業經濟又在殷之前代即發現。卜辭中有：『貞多酒于報甲亡咎。』又：『甲辰酒御自罔。』至於當時農業生產的技術，在甲骨文學中除『田』字有：畊、畊、畊、畊、畊、由各種寫法外，尚有從未的耜字，耜字和物、牟等字；大抵此時已經利用牛、犬等獸類從事耕作。此外，有關漁獵和牧畜的文字雖不多見；但其足以表示社會發展階段與經濟性質的特徵，是足夠的。茲列舉如下：

豚（中孚：豚、魚吉。）

魚（全右）

虎（履：履虎尾。）

狐（未濟：小狐汔濟，濡其尾。）

馬（坤：利牝馬之貞。晉：用錫馬蕃庶。）（大畜：良馬逐。）

牛（離：畜牝牛吉。）

這裏，豚、魚、虎、狐也許都是當時漁獵的對象；馬和牛則是畜牧的，而且業已馴服的豢養動物；乃至成爲農耕的生產工具。

在卜辭中關於類似的記載有：

丁卯□□□符正畢，獲鹿二百六十二，百十三豕，十鬼，一□。

貞：豕于父甲。

十五豚。

辛卯卜貞：今夕□□十月□漁。

貞：子漁出□于荜彫。

貞：眾出□九月魚。

壬寅卜貞：今日王其田害不遘大風。

貞：羣□宗其七牛。

貞：□牛五十。

貞：其雨，在圃漁。

王漁。

卜貞：从牧，六月。

辛酉告，其象。

卯卜，王牧。

在象辭中，漁獵的文字反比卜辭爲少；足證象辭的時代，已進到漁獵經濟的末期：即已進到牧畜經濟的興盛時期，而農耕業已開始。

農耕時代的開展，同時，也就是漁獵時代的告終。換句話說，『人與獸爭』的時代已進到『人與人爭』的時代。這時人類已開始定居生活，都邑制度正在萌芽。因爲單位經濟集團間的利害衝突，所

以戰爭就時常發生。

(一)井與邑的產生。

井：改邑不改井。夬：告諸邑。

(二)王、侯身份的出現。

屯：利建侯。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

夬：揚于王庭。

萃：王假有廟。

豐：王假之勿憂。

(三)有較大規模的戰爭開始。

豫：利建侯行師。

夬：不利即戎。

升：勿恤南征。

歸妹：征凶。

謙：利用侵伐。

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在卜辭中有「封邑」的記載，如：貞：勿棄年于邦土。邑商公宮，衣。王，侯兩字亦屢見。如：

乙未翌日，王固，曰：『王希，丙其來嬭。』

佳人來正人方。

癸卯卜，黃貞：王旬亡眚，在正月，王來正人方。于攸侯喜畷。永。

甲午王卜貞：步从侯喜又，不荀戔，在眚，王乩，曰：又。

關於戰爭方面，除上述卜辭中屢言：『王來正人方』外，尚有：

貞：猷伐賴，其戔。

貞：伐觀。

戊戌卜，又伐畢。

乙丑卜，王貞：余伐猷。

庚寅卜貞：乎雀伐猷。

午卜，乎雀出正伐。

戊子卜，令往戌自。

壬子卜，王令雀伐卑。

庚寅卜，猷貞：乎雀伐猷。

己又，貞：亞雀累伐。

貞：戌其夷伐。

貞：戌獲羌。



貞：戊不其獲羌。

癸未，令旂族寇周。古王事。

貞：令多子族勇犬侯寇周。古王□。

□令旃从宜侯寇周。

貞：東烹令从寇周。

戊來歸。

已酉卜，敵貞：王東北羌伐。

貞：東羌。

已酉卜，敵貞：朕獲羌。

王□次，令五族伐羌。

庚申卜，敵貞：今春，王徯伐土方。

乙酉卜貞：今春，勿从戛伐土方。

自西沚戛告曰：『土方正于我東畷，伐二邑，土方亦牧我西畷田。』

九日辛卯，允也來嬖自北，收斂，告曰：『土方牧我田，十人。』

四日庚申，亦也來嬖自北，子旻告曰：『昔甲辰，方正于收，俘人十出五人；五日戊申，方亦正，俘人十出六人。六月在□。』今春，乎伐土方。

□乎多臣伐土方。

庚子卜，賓貞：勿登人三千乎圖方。弗受也又。

貞：今春，伐圖方，受也又。

在卜辭中看到有攸侯；杞侯；曷侯；亞侯；宜侯；周侯；犬侯；侯虎；侯喜；足證殷代對於王、侯的稱謂，是相當普遍的。而卜辭又有稱『后』的；如：

自上甲衣，至于后。

自上甲至于多后。

宮室制度在篆辭中甚少見，僅有發現有關的文字；如後：

家（大畜：不家食。）

廟（萃：渙：王假有廟。）

庭（艮：行其庭，不見其人。夬：揚于王庭。）

獄（噬嗑：利用獄。）

但卜辭中，亦甚少見此類文字。有：

其□于大室，□于西鄉。

告于南室。

貞：彫祊于血室。

壬辰卜，貞：敬司室。

邑商公宮，衣。

#### 四、篆文辭產生的時代和社會發展的階段

商公宮。

乙未卜，在獄天商公宮。

癸巳卜，賓鬯，今二月，宅東變。

家、庭、廟之稱謂，尙未見于卜辭，則彖辭之文字，疑當較卜辭爲晚出。

祭祀與婚娶制度，則卜辭與彖辭中，雖文字記載不同；但內容與進化階段，實相去不遠。如：

盥（觀：盥而不薦。）

薦（全右。）

享（損：二簋可用享。）

大牲（萃：用大牲，吉。）

告（蒙：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夬：告自邑。）

卜辭中，除屢見「告」字之外，尙有稱「祀」的，有稱「司」的，有稱「祭」的：

貞：勿告于唐。

貞：告于唐。

貞：于唐，告四方。

貞：于大甲告。

佳王二祀。

佳王五祀。

其佳今九祀。

王廿司。

乙丑卜，尤貞：王賓𠄎，祭，不雉。□□卜貞：王賓康祖丁，祭，亡尤。

其賓于洹水泉，大三牢，風牛。

關於婚娶者，在彖辭中。

取女（咸：取女吉。婚：勿用取女。）

女歸（漸：女歸吉。）

歸妹（歸妹：征凶。）

在卜辭中，有：

歸羌妻。

依上文各節看來，似乎婚嫁已成了一種固定制度；業已超過掠奪婚姻的階段。

在社會身份上說，在彖辭與卜辭中，都見到：王、侯、主、朋、我的記載；但在彖辭中之：君子、匪人、大人、丈人、童蒙、後夫、却爲卜辭中所未發見的。由上述的社會身份看來，當時社會階級的對立業已形成。如：王、侯、君子、大人、丈人……當是上層階級；匪人、童蒙……當是下層階級。在卜辭中：『方正于𠄎，俘十人𠄎五人。』足證由於戰爭俘虜之利用，而促進此種階級分化的過程罷了。而卜辭中的『后』字更是表示了殷代帝王的稱號，社會階級的對立的形成，已無疑義的。

卜辭中言行旅者甚少。如：『往來亡災。』『王步于商。』『王入于商。』又有示『出』字者，

在彖辭中則屢見：『有攸往。』『涉大川。』又言：『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出入无疾。』『朋來无咎。』『行有尚。』『无所住，其來復，吉。』『旅貞吉。』這些大概都是指行旅的事；但始終未見涉及卜辭中所已發見的『舟』、『車』的文字：這是很奇怪的！

## 二、爻辭中所表示的歷史發展階段與彖辭之比較

在爻辭中所發現的有關於上述各項的經濟和歷史的材料，比較多了一些；這因為『彖辭』全部只有六十四條；而『爻辭』則有三百八十四條；多出了三百二十條的緣故。可是，在爻辭中所具有的材料，其所能代表的時代性，也並不比彖辭超出了怎樣大的範圍。茲分述於後：

一、關於器用的有：

### (一)金屬類：

黃金、鼎、金柅、金鉉。

### (二)陶器類：

缶、甕、甃、壺、樽（可能為金屬。）。

### (三)石器類：

石、斧（可能為金屬。）磬、圭、玉鉉。

### (四)武器類：

金矢、黃矢、弧。

(五) 交通類：

乘馬、輿、大車、輪、輹、輻。

(六) 竹器類：

筐、篋。

(七) 木器類：

牀、揀、桎梏、校。

(八) 布帛絲革類：

赤紵、囊、東帛、朱紵、黃裳、幕、絜、微、纁、衣衾、帶、褊袂。

(九) 貨幣類：

資斧、貝、十朋之龜。

(十) 其他類：

簪、羽儀、鼓、角。

三、關於農業的有：

耕穫、丘園、井、疇、林、茅、苞桑、柞木、枯楊、叢棘、杞、瓜、桷、碩果、萑陸、膏、酒食、飲酒、樽酒、中饋、公餼。

三、關於漁獵的有：

貫魚、龜、鮒、禽、雉、鴻、烏、鳥、鹿、狐、獫豸之牙、鼯鼠、豹、田獲三品、弋取、射準、

四、象爻辭產生的時代和社會發展的階段

臘肉、乾肉、乾肺。

四、關於畜牧的有：

羊、馬匹、殺牛、白馬、拯馬、喪馬、繫之牛、童牛之牯、黃牛之革、羝羊觸藩、喪羊于易。

五、關於都邑方國的有：

開國、大國、邑、井、戶、虛邑、遷國、東鄰、西鄰、有嘉、易、依、鬼方。

六、關於戰爭的有：

匪寇、爲寇、禦寇、帥師、大師、征伐、行師、征邑國、出征南狩、暮夜有戎、夫征不復、伐鬼方、弗克攻。

七、關於醫卜祭祀者有：

毒、藥、史巫、靈龜、升、享祀、祭祀、禴祭、禴祭、公告、宗、祉、尸、龍、鬼、天祐、受福。

八、關於居室山川的有：

穴、城、鄆、宮、家、門、坎窗、牖、藩、巷、衢、廬、王居、戶庭、門庭、河、淵、高陵、幽谷、高墉、浚恆、西山、岐山。

九、關於婚媾的有：

匪寇婚媾、納婦、載婦、帝乙歸妹、歸妹以娣、婦喪其節、女貞不字、婦孕不育。

十、關於社會身份的有：

天子、國君、公、王、侯、帝、大君、王母、王臣、君子、小人、宮人、家人、長子、賓、客、

朋、史、巫、祖、妣、夫、妻、父、母、宗主、師、士、官、臣妾、童僕、娣、子、女、友、鄰、丈夫、小子、刑人、旅人、寇、大首、行人、邑人、士夫、老婦、婦人、老夫、女妻、商賁、富家、羣、衆、高宗、帝乙。

此外，如歌、鼓、羽儀、輪音、遷國、改命、承家、錫命、告命、錫賞、訟獄、劓刑、商旅、涉川等等均見記載，從象、爻辭的內面所發見的材料與所發掘的現有甲骨文字比較起來，其時代的背景與發展階段是十分近似的；不過，爻辭中所表現的比甲骨文字又稍進步一點罷了。尤其是在象、爻辭中有關的『名物』的文字，在現有所已發掘的甲骨骨中，有十之七八業經發現。乃至甲骨骨中所已發現的重要文字，如：農、饔、饗、霽、霽、毳、牧、畢、葬、簠、簋、第、算、孟、阱、爵、圉、圃、囚、國、邦、鄙、鄉、函、鹵、宅、寶、珍、向、宿、寢、寐、罔、羅、置、罟、罟、巾、帶、席、伐、俘、裘、舟、后、令、卿、甸、甸、磐、豢、彘、豸、象、兔、犬、麋、麋、驅、驅、狼、老、獄、熊、火、賁、焚、奚、臧、沈、洋、汰、衍、霖、州、戈、戰、戔、戊、仁、廬、弓、彈、孫、彝、土、封、峻、男、饒、賤、俎、畢、隸、陟、降、獸、蹕……反爲象、爻辭中所沒有；尤其是，農、畢、阱、圉、爵、簠、邦、鄙、葬、伐、舟、火、后、俘、戈、戰等字。

### 三、象、爻辭的句法和成語與卜辭的比較

#### 一、句法的比較：

(一)卜辭 王其踐于向亡戕；于宮亡戕；于孟亡戕。

#### 四。象、爻辭產生的時代和社會發展的階段



〔易〕城復于鄆。公用亨于天子，遇主于巷无咎。王用亨于帝吉。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王用亨于西山。

〔二〕卜辭

〔易〕雖旬无咎。

〔三〕卜辭

〔易〕貞我旅吉。

〔四〕卜辭

〔易〕貞王田，往來亡咎。

无喪无得，往來井井，往蹇來譽。往蹇來反。往蹇來連。往蹇來碩。小往大來。吉亨。大往小來。憧憧往來。

〔五〕卜辭

〔易〕大曲其喪。

東北喪朋。喪羊于易。喪馬勿逐。喪貝。喪牛于易。喪其資斧。婦喪其節。喪其童僕。

〔六〕卜辭

〔易〕我不吉出。

〔七〕卜辭

〔易〕其弗克。

〔八〕卜辭

弗克攻。吉。小人弗克。

貞察于西南。

《易》 利西南。西南得朋。

(九)卜辭 王固曰吉，獲狼一。

《易》 田獲三狐，得黃矢，吉。田獲三品。

(十)卜辭 其又長子寅龜至，王受又。

《易》 長子帥師。王明並受其福。受茲介福。于其王母。實受其福。

(十一)卜辭 逐鹿獲。

《易》 良馬逐。即鹿无虞。

(十二)卜辭 貞：牝鬯于祖乙。

《易》 二簋可用享。用大牲，吉。不喪七鬯。

(十三)卜辭 今月亡凶。

《易》 至于八月有凶。

(十四)卜辭 不雨。

《易》 密雲不雨。

○成語的比較：

(一)卜辭 利

不利

《易》 利

无不利

无攸利

(二) 卜辭 吉

大吉

弘吉

易 吉

大吉

(三) 卜辭 有它

易 有它

亡它

(四) 卜辭 弗每

其每

易 无每

(五) 卜辭 黽鼃 (按：此兩字，言人人殊。)

易 次且

(六) 卜辭 克

易 弗克

(七) 卜辭 得

亡得

易 有得

无得

(八) 卜辭 若

弗若

易 如

不如

若

卜辭之成語爲彖、爻辭中所沒有的；如：亡𠄎、亡𠄎、亡𠄎、弗𠄎、亡𠄎、弗辱等。易的成語爲卜辭中所沒有的；如：无譽、有譽、厲、有厲、有咎、災咎、无咎、咎、有孚、凶、悔亡、貞、永貞、亨、元亨、永亨、用、勿用、憂、勿憂、小亨、小貞、夙吉、安、亂、不可貞、吝、勿恤、蔑貞、小吝。

(註：這節採余永梁著：『易卦爻辭的時代及其作者一文的意見。』)

#### 四、彖爻辭的句法與周金文字的比較

⊙ 金文：

(一) 妾賞令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令敦)

四、彖爻辭產生的時代和社會發展的階段

(二)錫臣三品。(周公敦)

(三)錫汝井。遷甕人黷，錫汝井人奔于量。(克鼎)

(四)錫汝舊鬯一卣，圭瓚；夷允三百人。(師匱敦)

(五)毆爰士、女、羊、牛、孚吉金。(師寶敦)

(六)明公錫元師鬯金小牛，日用稭；錫令鬯金小牛，日用稭。(令彝)

(七)錫汝馬十四，牛十。(卯敦)

(八)余錫汝車馬戎兵釐僕，三百又五十家。(齊侯鐻鐘)

(九)錫之邑二百九十有九。(齊子仲姜鐻)

(十)錫汝田於埜，……錫汝田於康。(克鼎銘)

(十一)錫汝鬯一卣，冕衣市鳥車馬。(孟鼎銘)

(十二)錫汝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用逐乃事。(不嬰敦)

(十三)錫汝鬻臣十家。(鬻敦)

(十四)余其舍汝臣卅家。(令鼎)

③ 易經：

(一)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訟)

(二)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訟)

(三)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訟)

(四)王三錫命。(師)

(五)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師)

(六)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比)

(七)不耕穫，不菑畲。(无妄)

(八)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无妄)

(九)畜牝牛吉。(離)

(十)利牝牛馬之貞。(坤)

(十一)康侯用錫馬蕃庶。(晉)

(十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損)

(十三)得臣无家。(損)

(十四)告公用圭。(益)

(十五)改邑不改井。(井)

(十六)震驚百里，不喪匕鬯。(震)

(十七)喪貝。(震)

(十八)士刲羊，无血。(歸妹)

(十九)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旅)

(二十)喪牛于易。(旅)

(廿一)田獲三品。(巽)

(廿二)三年有賞于大國。(未濟)

(廿三)畜臣妾，吉。(遯)

### 五、彖爻辭的文字與詩經體例的比較

(一)易 明夷初九：

明夷于飛，

垂其翼。

君子于行。

三日不食。

(二)詩 小雅、鴻鴈：

鴻鴈于飛，

肅肅其羽。

之子于征，

劬勞于野。

王風、君子于役：

君子于役，

苟飢無渴。

風、雄雉：

雄雉于飛，

泄泄其羽。

(一) 易 中孚九二：

鳴鶴在陰，

其子和之。

我有好爵，

吾與爾靡之。

(二) 詩

鶴鳴于九皋，

聲聞于天。

我有嘉賓，鼓瑟鼓琴。

(註：這節採李鏡池著：『周易茲辭考』一文的意見。)

## 六、彖爻辭文字與尚書句法的比較

(一) 書 惠迪吉，從逆凶。(大禹謨)

## 四、彖爻辭產生的時代和社會發展的階段



《易》 小貞吉，大占凶。夫人吉，夫子凶。

《二》《書》 厥貢惟金三品。《禹貢》

《易》 田獲三品。

《三》《書》 用命賞于祖。《五子之歌》

《易》 有賞于大國。

《四》《書》 胤侯命掌六師。《胤征》

《易》 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利建侯行師。長子帥師。

《五》《書》 南征北狄怨。《仲虺之誥》

《易》 利用侵伐。利用行師，征邑國。南征吉。

《六》《書》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咸有一德》

《易》 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七》《書》 茲予大享于先王。《盤庚》

《易》 王用享于天子。王用享于帝。王用于西山。王用享于岐山。

《八》《書》 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盤庚》

《易》 利建侯。利用爲依遷國。大君有命，開國承家。

《九》《書》 用永地于新邑。《盤庚》

《易》 升虛邑。

〔十〕書 若涉大水。〔微子〕

〔易〕 利涉大川。

〔十一〕書 于商郊。〔牧誓〕

〔易〕 同人于郊。需于郊。

〔十二〕書 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金縢〕

〔易〕 告公用圭。

〔十三〕書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金縢〕

〔易〕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十四〕書 寧王遺我大寶龜。〔大誥〕

〔易〕 舍爾靈龜。

〔十五〕書 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微子之命〕

〔易〕 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十六〕書 以蕃王室。〔微子之命〕

〔易〕 康侯用錫馬蕃庶。

〔十七〕書 曰：剋桀人，無或剋桀人。〔康誥〕

〔易〕 剋桀困于赤紱。

〔十八〕書 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康誥〕

四、象爻辭產生的時代和社會發展的階段

《易》負且乘，致寇至。利用禦寇。

《十九》《書》夏迪簡在王庭。《多士》

《易》夾揚于王庭。

《二十》《書》若游大川。《君奭》

《易》利涉大川。

《廿一》《書》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君陳》

《易》王明並受其福。

《廿二》《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馬牛其風，臣妾逃遁，勿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賈汝。……無敢

寇攘踰垣牆，竊牛馬，誘臣妾。《罔命》

《易》旅焚其次，喪童僕。月幾望，馬匹亡。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喪其

資斧。得臣无家。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婦喪其節，勿逐，七日得。喪牛于易。喪羊于易。畜臣妾。負且乘，致寇至。不利爲寇利禦寇。

## 七、在彖爻辭的故事中推測其時代的背景

我們此地可以從彖、爻辭自身的故事記載中，取得內證；以推斷牠的產生的時代的背景，茲舉其重要而確實的例子如後：

（一）帝乙歸妹：泰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歸妹：『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

袂；良月幾望，吉。』

帝乙是紂的父親，不管他將女兒嫁給何人；但無論如何不能否認，這是殷末的史實。

(二)箕子之明夷：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箕子是殷末的人，蜀人趙賓雖曾將『箕子』兩字，當作，芟滋；然在彖傳中則說：『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箕子以之。』彖傳時代較早，自更可靠。這裏分明將文王與箕子對舉；也足證明這是殷末周初的史實。

(三)高宗伐鬼方：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未濟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

高宗就是武丁，武丁是盤庚之弟，小乙的兒子。『鬼方』在卜辭中也有記載：『乙酉卜，鬼方囧，五月。』詩、大雅、蕩之篇亦云：『內梟于中國，覃及鬼方。』鬼方是殷代一個外族，當無疑義；這也足證明，是記載殷代的史實。

以上三點已足證明：彖、交辭乃是殷末周初時代的產物；同時，許多不甚明確的記載，我們也用不着加以附會的解說。另一面，在彖、交辭的全部文字中亦未超過文王和箕子以後的時代的記述，乃至連最有名且與易的製作有連帶關係的周公的名字都未提及；因此，上面的結論是比較可靠的。至於近于史事的記載，列舉于後：

(一)大壯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二)旅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三)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四)升六四：王用享于岐山，吉，无咎。

(五)隨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享于西山。

(六)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祭實受其福。

(七)同人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八)坎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九)明夷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十)震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十一)睽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十二)訟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十三)離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十四)師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與尸，貞凶。

(十五)小過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十六)益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十七)豐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十八)比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

以上各條，雖然沒有明確表示何種具體的史實和時代；但單從文字的體裁和敘述的事件的內容看

來，似乎也未超出西周的歷史階段以外。

## 八、從古代社會史的立場來研究象爻辭產生的歷史階段

根據摩爾根 (Lewis Henry Morgan, 1818-1881) 的『古代社會』的研究，把人類歷史發展的「先史」(Prehistory Stages)階段，分作：蒙昧、野蠻和文明三個時期。這三個時期的特點，約述如下：

### 一、蒙昧期——以獲得現成的自然生產物爲主的時代。

(一)下期——人類多住在原始的住所，至少有一部分時間是過樹上的生活；以避免猛獸的危害。果實、堅果和根塊，都是他們的食物。

(二)中期——開始於魚類（包括甲殼類、貝類及別種水棲動物）之食用與火之使用。且能利用粗雜不削尖的石器，這就是所謂初期石器時代的古石器時代。棍棒與投槍已發明，獵食鹿類亦已開始，食人之風也會存在。

(三)上期——弓矢及弦的發明業已開始，拿獸肉當做日常的食物；視狩獵爲一種正常的業務，人類已經開始住定村落。食料生產的支配，木製的容器與工具；用樹皮纖維的手織物，用樹皮或蘆編的籃，以及削尖的石器。火與石斧也通常地用以製造獨木舟，並在各處用木材與板以建築房屋。

### 二、野蠻期——獲得牧畜及耕作的知識，以及學習由人類活動以增加天產物之新方法的時代。

(一)下期——陶器製造的開始，動物之馴養與植物的栽培。

(二)中期——乾磚（用日光晒乾的磚）與石的使用於建築上，且已有小規模的庭園工作，栽培玉蜀黍、南瓜、甜瓜及他種野菜；人類住在木造房子及築有防禦物的村落中。在適當地方，畜羣的形成，已引起了游牧人的生活。穀類的栽培，當初以供家畜飼料為主；往後纔成爲人類自身的重要食糧。食人之風漸減，有的不過當做魔術或宗教的儀式。

(三)上期——始於鐵礦的鎔解，且由文字的發明與他的文獻記錄的利用而過渡到文明期。鐵製的由家畜拖曳的犁頭，較大規模的耕作，使食糧的生產可以無限制地增加。改良的鐵器，韉、手搗臼、陶器製造車、油及酒的製造。粗糙的金屬工、貨車、戰車、用梁及板的造船術；藝術建築的開始，圍以有塔及城牆的都市……都已發生。

### 三、文明時期——習得天產物之廣泛利用，從事製造及藝術時代。

從上面人類初期歷史發展的諸階段的特徵看來，我們不論從彖、爻辭的文字中或甲骨的文字中所得到的材料：都祇能說明，當時社會發展的階段，應是：由蒙昧的中期達到野蠻的上期。可是，此中最重要的，我們在上述兩種材料中，並未曾發見關於『鐵』的生產或利用的記載。在甲骨文字的發見，前人已經斷定爲殷代的產物，這在中國學術史上似已成了定案；可是，自彖、爻辭的文字看來，我們不能不說牠是殷末周初的產物。這在都邑與國家的建立以及社會階級的分化上，都足以證明這種論斷是可靠的。如彖、爻辭中的：天子、國君、君子、小人爲已發掘的甲骨文文字所未見，只有公、

侯、后等字；而在尚書和詩經的著作內，則常常可以看得到的。不過『國君』係作『邦君』罷了。

此外，在各種出土的器具來說，在殷代以及以前各時代的遺物，我們亦只發現：骨、角、牙、石等器與貝壳等等飾品，與『交辭』上所稱，『黃牛之角』、『獷豕之牙』、『喪貝』的記載亦相符合。在殷虛出土的，除銅範以及青銅製造的『父乙甗』、『父辛鬲』、『子京鼎』以外，尚有各種青銅的武器；如：銅戈、銅矛、銅刀、銅斧、銅錐、銅針、銅鏃等等，亦未曾發見『鐵器』的使用。這正與甲骨文字以及象辭、交辭的記載若合符節。可是，同時亦未發見銅製的農具，大概當時農業生產的技術尚是木製，這也與繫辭傳上：『斲木爲耜，揉木爲耒』的記載，正相符合。不待『鐵器』而能够開始農業的生產，這確是東方社會之中國歷史發展的特色；同時，也可以補充摩爾根的古代社會研究之『空白』。如果上述的材料可靠，而且得到證實；那末，以生產技術爲劃分歷史階段之絕對標準，在此地就應該得到了新的材料。雖然，在尚書禹貢中有『鐵』的記載：『厥貢璆、鐵、銀、鏤、磬、磬』。可是，尚書的文字比起甲骨文字來，要進步了多少年代方可產生；從所謂：『殷質周文』的觀點上看來，禹貢的文字決非夏代的產物，最少要在文、武、周公以後的作品。

因此，繫辭傳說：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說：『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

這裏的『易』，如果只指上、下經，亦即象、交辭；那末，根據我們上面的各種比較研究所得的結論，我們就應該承認：繫辭傳的這種揣測和推斷是十分正確的！



## 五、周易經傳之文字的結構和錯簡

六藝稱『經』，最早見於莊子書中；天運篇云：『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莊子書我們懷疑比較晚出，因為在先秦的著述，沒有自命爲「經」的；「經」字，乃是以後的人尊稱先賢的著作罷了。

荀子勸學篇云：『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又云：『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

『禮』既與『詩』、『書』並列，那末，『讀禮』，就不應該與『誦經』對舉；大概『經』字乃是「詩」字的錯誤。論語云：『誦「詩」三百；』又云：『興於「詩」，立於「禮」。』又云：『不學「詩」，無以言。』這樣看來，荀子的原文，應當作：『始乎誦「詩」，終乎讀「禮」。』可見在荀子中並沒有把六藝叫做「經」。至於墨子的書也有經上下、經說上下四篇；但晉人魯勝注却稱做『墨辯』，稱『經』，也許是以後的墨者尊其師說的緣故。禮記述六藝而題曰：『經解』，很懷疑這也是以後治章句的人所弄的把戲。

### 論衡書解篇說：

『聖人作其「經」，賢者造其「傳」；述作者之意，採聖人之志，故「經」須「傳」也。』

陸德明經典釋文周易乾傳注云：

『以「傳述」爲義，謂夫子「十翼」也。』

又虞書孔氏傳注云：

『「傳」，卽注也；以「傳述」爲義。舊說漢以前稱「傳」。』

這樣，『經』和『傳』的意義就十分明白，『經』是尊稱前人的著作，『傳』是後人解『經』的文字了。

又：史記孔子世家云：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說卦、文言，讀易章編三絕。』

漢書儒林傳亦云：

『蓋晚而好易，讀之章編三絕，而爲之「傳」；皆因近聖之事，以立先王之教。』

班固所叫『傳』，也就是司馬遷所謂：『序、彖、繫、象、說卦、文言』之類；陸德明所說：孔子的『十翼』。漢書藝文志云：『孔氏之爲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又云：『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顏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那末，易上、下經二篇以外之十篇，就是『十翼』。易正義云：『上下彖、上下象上、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是『十翼』。漢書儒林傳云：『費氏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按：吳仁傑云：『「文言」乃「之言」之誤。』疑句倒誤，當作：『文言十篇』。）解說上下經。』因爲『十翼』都是『傳』；卽用以解說上下『經』罷了。又太史公自序引繫辭的文字，稱爲『易大傳』；據釋文：王肅本『繫辭』下，實有個『傳』字。韓詩外傳引易『繫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句，也稱『傳曰』；則上下

『經』與『傳』的內容和意義已判然了。

此外，先秦的著述，除了易有上下經外，還有老子的道德上下經與墨子之經上下，經說上下四篇；可是，老子道德二篇稱『經』，漢代有：『鄰氏老子經傳』，『傅氏老子經說』，『徐氏經說』，後有『河上公爲章句四卷』，及王弼等爲之注；這都是秦以後的事。墨子的『經說』，或許也是『傳』的體例之一種？不過，墨子上下經讀法『旁行』，或可作爲考證古籍的錯簡及其書寫遺迹；在周易文字的結構中，或者也可以窺見其一斑。

有人說：『古之書於帛者而名『經』。』是則易的稱『經』當書於帛。然說文敘曰：『著之竹帛謂之書。』是則於帛謂之書。』是則書於帛者未必稱『經』。上文云：孔子『讀易韋編三絕』，則易最初也是書於竹簡。因爲書之於『竹』或『帛』實在與『經』、『傳』的意義並不相涉。

陸德明說：『古文易無章句，徒以象、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那末，現在所傳的有章句的周易，是引『傳』就『經』；如六十四卦中之『象傳』，『象辭』；與乾坤二卦中的『文言』；都是後人割裂而附加於象、爻辭的後面，並非古本之舊。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就是採毛詩分冠小序之例，以序卦傳散綴六十四卦之首；這就是析『傳』附『經』的例證。考鄭玄的易注至北宋尙存一卷，崇文總目稱：存者爲文言、說卦、雜卦四篇；那末，鄭玄的本子，尙是以文言自爲一『傳』，所析以附『經』的，不過象傳、象傳罷了。三國志高貴鄉公紀云：『魏之易博士曰淳于俊，魏帝高貴鄉公常就問易曰：『孔子作象、象，鄭玄作注；聖賢不同，釋經一也。今象、象不與經文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玄合象、象於經，欲學者尋省易了也。』』古人之所以析『傳』附『經』的用意，

也是很顯然的。

我們知道，今本的周易，象、爻、彖傳、象傳、文言之辭，在六十四卦中是雜然並陳的；只有繫辭、序卦、說卦、雜卦獨立成篇；而尤以乾卦的文字，部份尚保持着原文的舊迹。這也是治章句的人，于改纂後，保留一些遺迹，以示原書的體例吧。茲舉其文如次：

三三三

〔卦辭〕 乾元亨利貞。

〔爻辭〕 初九潛龍勿用。

〔爻辭〕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爻辭〕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爻辭〕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爻辭〕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爻辭〕 上九亢龍有悔。

〔彖傳〕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象傳〕 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類萬物咸寧。

〔象傳〕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象辭〕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象辭〕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象辭〕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象辭〕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象辭〕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象辭〕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象辭〕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以上諸文，『經』和『傳』的文字截然分開，各從其類；不相混淆。但自坤、屯以下六十三卦的文字結構，則全改舊觀了。尤其乾卦的「象辭」（小象）不採「象曰」二字，而其餘六十三卦的「象辭」之首俱有「象曰」二字。再舉坤卦之文如次：

——

〔卦辭〕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象傳〕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

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象傳〕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爻辭〕初六履霜堅冰至。

〔象辭〕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爻辭〕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象辭〕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爻辭〕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象辭〕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爻辭〕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象辭〕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爻辭〕六五黃裳元吉。

〔象辭〕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爻辭〕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象辭〕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爻辭〕用六利永貞。

〔象辭〕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以上諸文，卦、爻、象傳、象傳之辭，節節相間；如墨子上下經「旁行」的次序。

經上云：

「故、所得而後成也；止、以久也；體、分於兼也；必、不已也；知、材也；平、同高也。」

依『旁行』的讀法，當如下文：

（上行）

故、所得而後成也

體、分於兼也

（下行）

止、以久也

必、不已也

知、材也

二 平、同高也

乾、坤二卦書寫體例的不同，與此甚爲類似；可是，墨子的書，乃是經文與經文相間，或因原文依類分成兩節分別書寫；可能被傳鈔的人，誤將上下不相屬之文，連接書寫，使異文相雜，間段成章；因此便成了『旁行』的格式。可是，『經』與『經說』則截然獨自成篇，不像今本的周易，卦、爻、彖傳、象傳、文言諸篇，混爲一體的。

有人說，六十四卦中，彖傳、象傳的文字，各卦俱有，固然可以彙集使單獨成篇；然而，文言之辭。則僅見於乾、坤兩卦，似未可等量齊觀。我們以爲文言之辭，照理應同於彖傳、象傳；在各卦都應有的；因爲時代遼遠，書簡散佚；章句陋儒又從而加之竄亂，所以無法考據他的本來面目。現在的繫辭傳中就有不少文言的錯簡；元吳澄在易纂言中就已指出過了。茲列舉證明於後：

繫辭傳上云：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又云：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又繫辭傳下云：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屢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係于苞桑。」

子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靈峰按：漢書楚元王傳引「吉」下有「凶」字，吳澄本同。）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影，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舉，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上列各節文字與繫辭傳上、下文均不甚相符；這種體例却和乾、坤二卦的文言辭相彷彿。就中尤以引乾卦上九之文，自「亢龍有悔」以下沒有改變一個字；足證上述各節均係「文言傳」的錯簡。其中除乾卦之上九一爻重出外，其餘尚有：中孚九二；同仁九五；大過初六；謙九三；節初九；解六三、上六；大有上九；咸九四；困六三；噬嗑初九、上九；否九五；鼎九四；豫六二；復初九；損六三；益上九；計十六卦，一十八爻。在這些文字中雖略有倒置，但其格式和體例總是大同小異的。因此，我們可得下列幾個推斷：

一、乾卦文言，共有四種：

(一) 自「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起，迄「是以動而有悔也」止，有：「文言曰」和初、上、九、六及「何謂也」、「子曰」之文；獨無「易曰」，這是經後人整理而附入於經文後面的。因為要移「傳」就「經」；既有初、上、九、六之文，「傳」與「經」相連，所以不必用「易曰」來作稱引。而必加「何謂也」之問句，就是要指明下文乃用以解釋以上之經文（彖、爻、辭）的意思。「子曰」云云，即指明這種「文言」乃是孔子所作的。此為第一種。

(二) 自『潛龍勿用下也』起，迄『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止，無上述各種稱引的文字；疑係單行異本的「文言」或「象辭」，因為缺佚的結果，致被後人附加於乾卦之後；或許此文就是下一節各爻辭下文的結語；被傳鈔的人妄在這些結語上增加各爻的經文，因此便成重複。此為第二種。

(三) 自『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起，迄『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止，體例與上述第二種相同；疑即上節各爻下面文言辭的上文，或上為『爻辭』，下為『象辭』；為淺人所割裂，因此重複其六爻的經文於其上。此為第三種。

現在我們試把上述二、三兩種各爻的爻辭與文言連合起來，便成爲：

(爻辭)

(文言)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下也。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時舍也。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行事也。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自試也。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上治也。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窮之災也。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天下治也。

(四) 自『乾元者始而亨者也』起，迄『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止，除九三、九四

二節有爻辭，九二有「易曰」二字外，其餘皆無稱引的文字；疑係異本「文言」及各種錯簡、佚文，被以後治章句的人所拾綴而成；並附於乾卦之後。此爲第四種。

二、坤卦的「文言」辭只有一種，除初六、六四兩爻下面引「易曰」二字外，其餘皆無別的稱引的文字。足證坤卦的「文言傳」，原係獨立成篇；爲後人所割裂而附加於經文底下的。

三、在繫辭的上、下兩傳中之「文言」的錯簡，多半引「子曰」或「易曰」二語。引「易曰」的，尙留下「文言」自成一傳的遺迹；有「子曰」的，恐怕就是後人析之附經以後而臆增之以示區別，使「經」和「傳」的文字不至相混；只有引大過的「文言」時出「初六」二字爻文，噬嗑之上九爻及損之六三爻的「文言」引「易曰」，却沒有「子曰」；這也是「文言傳」本來是獨自成篇的鐵證。

四、我們考究六十四卦的「文言傳」，除乾、坤兩卦卦、爻完全無缺，而乾卦反有增出的文字（彖按：論衡正說篇謂：『孝宣時河內女子得逸易一篇』）或卽此文字外，現存的只有：否、同人、大有、謙、豫、噬嗑、復、大過、咸、解、損、益、鼎、節、中孚等十五卦。就中除噬嗑出初九、上九兩爻；解出六三、上六兩爻外，其餘各卦皆僅存一爻的「文言傳」。而其他四十七卦的文言傳當然是全部散佚了。禮記經解篇云：『易曰：「君子慎始，差以毫厘，繆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也曾引用此文，現在僅見於易緯的通卦驗篇引作：『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訟卦：『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疑這兩句也就是訟卦「文言傳」的逸文了。

五、上述各節文字的錯亂，我們可以依「文言傳」的體例和格式加以改正如後：

(一) 中孚：「鳴鶴」上應增「九二」二字；「子曰」二字當刪。

(二) 同人：「同人」上應增「九五」二字；「而後笑」下應增「大師克相遇」五字。又「子曰」二字當刪。

(三) 大過：「子曰」二字當刪。

(四) 謙：「勞謙」上應增「九三」二字；「子曰」二字當刪。

(五) 乾：「亢龍」上應增「上九」二字；「有悔」下應增「盈不可久也」五字。又「子曰」二字當刪。

(六) 節：「不出」上應增「初九」二字；「子曰」二字當刪。

(七) 解：「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句內，「子曰」二字當刪；此句並應移「負且乘致寇至」句下。又「負且乘」上「易曰」二字應改作「六三」；「致寇至」下應增「貞吝」二字。「盜之招也」四字疑衍。

(八) 大有：「易曰」二字應改作「上九」，「子曰」二字當刪。

(九) 咸：「易曰」二字應改作「九四貞吉悔亡」六字；「子曰」二字當刪。

(十) 困：「易曰」二字應改作「六三」；「子曰」二字當刪。

(十一) 解：「易曰」二字應改作「上六」；「子曰」二字當刪。

(十二) 噬嗑：「易曰屢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諸句，應移在「小人不恥」句上；「易曰」二字應改

作初九，『此之謂也』四字疑係後人臆增而衍；『小人』上『子曰』二字當刪。

(戊) 又：『易曰何校滅耳凶』句，應移在『善不積』句上；又『易曰』二字應改作『上九』。

(己) 否：『易曰其亡其亡係于苞桑』句，應移在『危者安其位者』句上；『易曰』二字應改作：『九五體否大人吉』七字。

(庚) 鼎：『易曰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諸句，應移在『德薄而位尊』句上；『易曰』二字應改作『九四』。又『言不勝其任也』六字，後疑係人臆增用以足句的。

(辛) 豫：『易曰介于石……萬夫之望』諸句，應移在『知幾其神乎』句上；『易曰』二字應改作『六二』。又『子曰』二字當刪。

(壬) 復：『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諸句，應移在『顏氏之子』句上；『易曰』二字應改作『初九』。又『子曰』二字當刪。

(癸) 損：『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諸句，應移在『天地絪縕』句上；『易曰』二字應改作『六三』。『言致一也』四字，疑係後人臆增用以足句的。

(甲) 益：『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諸句，應移在『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句上；『易曰』二字應改作『上九』。又『子曰』二字當刪。

六、我們以爲在古本的『文言傳』中稱引的經文，或用初、上、九、六的文字或用『易曰』；都有可能的。

七、此外，我們認爲，不但在繫辭上、下傳的本文中有錯簡，同時在說卦傳中也有錯簡的：

(一) 『聖人設卦觀象……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按：『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文，在上、下繫中凡四見；一處爲「文言傳」引用經文的錯簡，這在前面已說過了。這段文字在此地殊不相應，疑係衍文；當刪。

(二)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各節，都是「文言傳」的錯簡；已述於前，茲不具論。

(三)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按：本章錯亂顛倒甚多。此節應從『天數五地數五』起句，並當接後文：『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之後，迄『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諸句爲止；而『大衍之數……故再拐而後卦』諸句，又當承此文之下。『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天下之能事畢矣』諸句，亦應接『而後卦』之下，成爲全文的結束。至下面『顯道神德行……可與祐神矣』數語，接在此處十分不倫；王弼注曰：『顯，明也。由神以成其用。』程頤說：『顯明於道而見其功用之神。』張載說：『「顯道神德行」，此言著龜之德也。』依上各家意見，此節疑係他處錯簡，應移在後文：『是與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句下。

(四)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知神之所爲乎……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之此之謂

也。』

按：『不行而至』下疑另有脫文，但『子曰……此之謂也』數語，當係後人臆增用以足句的。又：後文『其孰能與此哉古之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者夫』句，當作：『非古之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者其孰能與此哉』；並應移此『不行而至』句下，方與上文各節相應。

(戊)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按：此章錯簡甚多。張載說：『此語「天地下」恐在天數五地數五處。』程頤說：『自天一至地十合在天一至地十合在「天數五地數五」上，簡編策其次也。』程說甚是。『天一地二……天九地十』諸句，應移在前章『天數五地數五』句前，已詳在前面。『夫易何爲者也』，應係另行起句之文；『智以藏往』句下：『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諸句，與上下文均不相應，疑亦係他處錯簡；但在此句之下當係『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諸句；然而這幾句却錯入於說卦文中。又『是故闔戶謂之坤……民咸用之謂之神』諸句，應移在他處『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句下。

(六)

『是故易有太極……立成器以爲天下利（靈峰按：此句朱子云：『「立」下疑有闕文。』吳澄說：『荀悅漢紀引此文，作「立象成器」。』觀下有「立象以盡意」與「語成器而動」諸文，「立」下應增一「象」字。〕……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按：『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是以天祐之吉无不利也』諸句，當係「文言傳」的錯簡；並當移在他處，說已見前。



(七)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按：『乾坤其易之緼耶……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諸句，疑係他處錯簡，當移在後文：『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句下。『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是故謂之爻』諸句中，自『聖人有以見』以下，都是複出的文字，似係錯簡；當刪。惟說卦中『神也者妙萬物以爲言也』，當接此處『鼓之舞之以盡神』句下；『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句上。『是故夫象』句下接『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一句，殊不成文理，義亦不可通。上云：『書不盡言，言不盡。』又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王弼周易略例云：『盡意莫若象，……意以象盡，……象者所以存意。』因爲，言不足以盡意，惟象可以盡意；則『夫象』二字當係『盡天下之意者存乎象』句之脫譌；『夫』、『乎』意近又脫上文，是以致誤。如果止接下文：『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之下，那末與文例便一律了。

(八)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按：『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二句，與上下文均不相附，疑係他處錯簡；當移在『德行恆簡以知阻』句下，『是故闔戶謂之坤』句上。

(九)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按：『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諸句，似係本章結句之文；而後人不察，以上有『通其變』句，於是便妄移在『使民宜之』句下；疑當移至『蓋取諸夬』句下。至『是以自天祐之』

吉无不利」句，當係錯簡複出，不應接此句下；當刪。

(四)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立身勿恆凶』

按：以上各節均係「文言傳」的錯簡，說已見前。

(五)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以明失得之報』

按：『其稱名也雜……其喪世之意耶』諸句，與上文均不甚相附，疑係他處錯簡；當移在：『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句下。夫易彰往而察來……以明失得之報』諸句，當另起句而屬於他章。

(六)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巽以行權。』

按：『易之興也……其有憂患乎』諸語，與下文不甚相附；疑當在『易之興也其當殷、周之末世』句上。又：『是故履德之基也……巽以行權』各節，疑是他章的錯簡；或許是說卦、雜卦一類的文字；錯入於繫辭傳中。

(七)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失其守者其辭屈』

按：張載曰：『易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又曰：『繫辭言，「能研諸慮」，正是剩「侯之」二字，說者就而解諸侯有爲之主；若是者，即是隨文爾。』張說甚是。王弼周易略例引亦作『能說諸心能研諸慮』，亦無『侯之』二字。疑『侯之』二字乃『之侯』二字的倒譌，疑係古『諸』字之音注而誤入正文的。李鼎祚周易集解亦無『侯之』二字，『侯之』二字當刪；句應作：『能說諸心，能研諸慮。』因爲『諸侯之慮』與

上文義不相屬。又疑『能說諸心……失其守者其辭屈』各節，與上文仍不相應，似當移在：『辭也者各指其所之』句下；蓋指『辭』之作用而言的。

(戊) 說卦文：『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著……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按：說卦的文字，疑其全部均係用以解說原始的八大象所代表的性質；即：乾、坤、坎、離、震、兌、艮、巽的象及其所表現的意義或卦德。上文輒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故易六位而成章』；蓋非重卦成六爻不足以言『作易』。疑上所云各節，皆非說卦的文字，乃是繫辭傳的錯簡而誤入說卦文中的。我們觀下全文，無一句涉及八卦以外的卦名，即未涉到其他重卦的卦名；便可證明。又：『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諸句，與上下文也不相應，當是繫辭傳中的錯簡混入此文；似應刪移。這點在前面業已說過了。

(己) 此傳中也有稱引「子曰」的文字，不過此二字爲後人仿「文言傳」的體例而臆增，抑係由孔門的傳易的人所稱引？我們無法證明；但在「子曰」二字以下的文字或意見，當係出自孔氏無疑。所以，「子曰」二字可以刪去。

八、我們上面所說，僅係繫辭、文言、說卦各傳的錯簡；至於象、爻、象、雜卦各文的錯簡，亦難盡舉；只好在以後研究有關的文字時，再加討論。不過這裏我們要指出的，就是在現有的易經的本子中，爻辭的句法和格式，決不是一種的。有的卦名在上而綴他詞於下，如：屯其膏，觀其生，

賁其須，咸其拇；需于郊，同人于門，壯于趾，明夷于飛，困于酒食，漸于干之類。有的卦名在下而綴他詞於上的，如：發蒙，外比，素履，休否，鳴謙，肝豫，咸臨，童觀，休復，顛頤，黃離，浚恆之類。還有不出卦名的，如大有：匪其彭；既濟：曳其輪，濡其首；未濟：濡其尾，曳其輪。由此可見，爻辭的結構也和文言傳一樣，也不是由單純的一種本子，而是由許多本子混合編纂而成的。現在將各種不同的體例表於後：

屯	九五	屯其膏	姤	上九	姤其角
大有	九四	匪其彭	艮	初六	艮其趾
觀	上九	觀其生	豐	六二	豐其蔀
賁	六二	賁其須		九三	豐其沛
咸	初六	咸其拇		九四	豐其蔀
	六二	咸其腓	渙	上六	豐其屋
	九三	咸其股		六三	渙其躬
	九五	咸其腓		六四	渙其羣
	上六	咸其輔		上九	渙其血
恆	六五	恒其德	既濟	初九	曳其輪
晉	上九	晉其角		上六	濡其首
損	六四	損其疾		上六	濡其首

五、周易經傳之文字的結構和錯簡

未濟

初六 濡其尾

二九 曳其輪

需

初九 需于郊

九二 需于沙

九三 需于泥

六四 需于血

九五 需于酒

同人

初九 同人于門

六二 同人于宗

上九 同人于郊

賁

六五 賁于丘園

初九 賁于趾

明夷

初九 明夷于飛

六二 其其腓

九三 其其限

六四 其其身

六五 其其輔

困

九二 困于酒食

六三 困于石

漸

九五 困于赤紱

上六 困于葛藟

初六 漸于干

六二 漸于磐

九三 漸于陸

六四 漸于木

九五 漸于陵

上九 漸于陸

九四 旅于處

蒙

初六 發蒙

九二 包蒙

六四 困蒙

六五 童蒙

六二 明夷夷于左股

九三 明夷于南

比

六四 外比

九五 顯比

履

初九 素履

九五 夬履

上九  
視履

香

九五 休否

上九  
傾否

謙

初六 謙謙

六二 鳴謙

九三  
勞謙

六四 撝謙

上六  
鳴謙

豫

初六  
鳴豫

六三 盱豫

九四 由豫

上六 冥豫

五三 頻復

### 五、周易經傳之文字的結構和錯簡

臨

六五 敦復

七六 迷復

初九 咸臨

九二 咸臨

九三 甘臨

六四 至臨

六五 知臨

上六 敦臨

觀

初六 童觀

六二 闕觀

復

六二 休復

上九 擊蒙

頤

六二 顯隨

六三 拂頤

六四顯頤

上九 由頤

離

六二 黃離

恒

初六 浚恒

九三 不恒

上六 振恒

遯

九三 繫遯

九四 好遯

九五 嘉遯

上九 肥遯

蹇

初六 往蹇

九三 往蹇

上九 弗損

損

六二 或益

上九 莫益

升

初六 允升

上六 冥升

困

初六 臀困

上九 敦艮

漸

初六 鴻漸

巽

初九 和兌

九三 頻巽

上六 往蹇

九五 大蹇

六四 往蹇

上九 鴻漸

九五 鴻漸

六四 鴻漸

兌

九二 孚兌

六三 來兌

九四 商兌

上六 引兌

六三 不節

六四 安節

九五 甘節

節

## 上六 苦節

由上述研究歸納起來，周易文字的結構可分爲：

(一) 乾卦全篇文字的格式：

卦文 三三 卦辭 爻文 初九 爻辭

九二 爻辭

九三 爻辭

九四 爻辭

九五 爻辭

九六 爻辭

上九 爻辭

用九 爻辭

彖曰 彖傳 象曰 象傳

文言曰 文言傳 故曰 彖辭

初九曰 爻辭 何謂也 子曰 〇〇

九二曰 爻辭 何謂也 子曰 易曰

九三曰 爻辭 何謂也 子曰 〇〇

九四曰 爻辭 何謂也 子曰 〇〇

五、周易經傳之文字的結構和錯簡



九五曰 爻辭 何謂也 子曰 〇〇

上九曰 爻辭 何謂也 子曰 易曰

用九〇 爻辭 〇〇〇〇 易曰

(二) 坤卦全篇文字的格式：

卦文 三三三 卦辭 彖曰 彖傳 象曰 象傳

初六 爻辭 象曰 象辭

六二 爻辭 象曰 象辭

六三 爻辭 象曰 象辭

六四 爻辭 象曰 象辭

六五 爻辭 象曰 象辭

上六 爻辭 象曰 象辭

用六 爻辭 象曰 象辭

文言曰 文言曰 易曰 易曰

古本易經文字的格式：

三三三 元亨利貞

亢龍	飛龍在天	或躍在	君子終日乾乾	見龍在田	潛龍
有悔	利見大人	淵无咎	夕惕若厲无咎	利見大人	勿用

### 三三見羣龍无首吉

(傳)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乾下 乾上 天行健君子以自疆不息

(乾) 初九潛龍勿用陽在下也……上九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以爲首也

這種格式是馬國翰輯費氏古文易的體例，也許古代經、傳分開時候的本子的文字結構就是這樣的。

(三) 此外，其他六十二卦的格式，完全與坤卦一樣。

重訂後的繫辭傳全文：

天尊地卑乾坤定知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太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而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包羲氏沒神農氏作中木爲耜耨木爲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拆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彖者言乎象者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大小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能說諸心能研諸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

吝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著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情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

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爻也者效此者也象者也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象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象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卦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

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易之與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慮乎

易之與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意亦要存亡吉凶則可知矣智者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耶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辯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恆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爻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

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

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也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盡天下之意者存乎象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非古之聰明睿智相武不殺者其孰能與於此哉

乾坤其易之門耶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乾坤其易之蘊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智以藏往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與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易其至矣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德卑崇效夫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乾卦全文

三三三 乾元亨利貞

彖曰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類萬物咸寧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初九 潛龍勿用

(象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九二 見龍在田

(象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九三 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象曰)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九四 或躍在淵无咎

(象曰)或躍在淵无咎也

九五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象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

子曰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

子曰 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潛龍勿用 下也

潛龍勿用 陽氣潛藏

見龍在田 時舍也

見龍在田 天下文明

終日乾乾 行事也

終日乾乾 與時偕行

或躍在淵 自試也

或躍在淵 乾道乃革

飛龍在天 上治也

飛龍在天 乃位乎天德

亢龍有悔 窮之災也

亢龍有悔 與時偕極

乾元用九 天下治也

乾元用九 乃見天則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易曰 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九三 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四 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坤卦全文

䷁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彖曰 至哉乾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

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

疆

象曰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初六 履霜堅冰至

象曰 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六二 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象曰 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六三 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象曰 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六四 括囊无咎无譽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六五 黃裳元吉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上六 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象曰 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用六 利永貞

象曰 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文言曰 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積善之家必其餘慶積不善之家必其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

易圖 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

(易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陰雖有美舍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

易曰 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夫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靈峯按：本節繫辭傳原文系據『古逸叢書』本，因『四部叢刊』本脫：『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十七字。

## 六、易之稱「周」及其與孔子的關係

孔穎達論三代易名云：『周禮大卜三易云：「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云：『連山伏犧；歸藏黃帝。』鄭玄易贊及易論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鄭玄又釋云：『連山者，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無所不備。』鄭玄雖有此釋，更無所據之文……今所不取。案世譜等羣書，神農一曰連山氏，亦曰列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既連山、歸藏並是代號，則「周易」稱「周」，取岐陽地名；毛詩云：『周原膺膺』是也。又文王作易之時，正在美里，周德未興，猶是殷世也。故題「周」以別於「殷」，以此文王所演，故謂之「周易」；其猶「周書」、「周禮」，題「周」以別餘代。故易緯云：『因代以題「周」，是也。』

案：『易』之冠以『周』，當係代號，但並非文王所加；因爲十翼之中，言『易』之處甚多；並沒有見到有冠以『周』字的。左傳昭公二年云：『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是『易』之與『周』相連，即由此始。又莊公二十二年云：『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這都是以「周」爲爲代號，是很明顯的了。史記太史公自序云：『昔西伯拘美里，演「周易」。』文王之時，周德未興，所以不可自爲代號。孔子言：『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禮記經解篇云：『繫靜精微，易教也。』莊子天下篇云：『易以道陰陽。』在這些著作的時代，也還沒有冠以『周』字的。至於以『周』爲『周市四時』，『周流六虛』，『周而復始』，『易道周普』；

表示『原始反終』的意義，與連山、歸藏並稱，爲『三易』的見解是不對的。殊不知『連山』、『歸藏』之下均省稱『易』字；依例，則『周易』固當單稱爲『周』，或稱『周口』，那就不應該在『周』下與『易』字相綴連稱。否則古人稱『三易』必曰：『連山易、歸藏易、周易』，三者並應附以『易』字；因爲『山』與『藏』不能離『連』與『歸』而成單獨名稱，而『易』之一字却可與『周』字分離成爲書本的專名。這樣，『易』的稱『周』，完全是表明代號，應是正確的。所以我們應該同意孔穎達的見解。

### 一、三聖與三古

漢書藝文志說：

『易曰：「伏義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至於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

又：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象、繫辭、文言。讀易章句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這裏，很可證明，在孔子以前，上下經已成，即易業已成書；而孔子的『序、彖、象、繫辭、文言』，不過是『易傳』罷了。這樣看來，『三聖』，無論如何數不到孔子。此外，說到『三古』，由伏義至孔子，中歷黃帝、堯、舜、禹、湯，所謂三皇、五帝；如

此長久時代，已非『三古』所能包括。因此，關於『人更三聖，世歷三古』的議論，似乎也有修正的必要。

孔穎達的周易正義云：『周易繫辭，凡有二說：一說以爲「卦辭」（按：即指卦下的「彖辭」）、「爻辭」並是文王所作。知者案繫辭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又乾鑿度云：「垂皇東者犧，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通卦驗又云：「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準此諸文，伏義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易歷三聖」，只謂此也。故史遷云：「文王囚而演易；」即是「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鄭學之徒，並依此說也。二以爲，驗「爻辭」多是文王後事；案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爲「王」；若「爻辭」是文王所制，不應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豫言：「箕子之明夷。」……又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謗，亦得爲「憂患」也。驗此諸說，以爲「卦辭」文王，「爻辭」周公；馬融、陸績等並同此說。今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聖」，不數周公者，以父統子業故也。

考繫辭傳言，『易之興也』一段文字，前用兩「乎」字；後用兩「邪」字；皆係疑問，未敢確定之詞。司馬遷周本紀曰：「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此兩「蓋」字也是疑問之詞；古人未能予以斷定。現據左傳：「韓宣子來聘，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既云「周公之德」，即表示這種「易象」是

和周公有關係的；『周之所以王』，就是指文王三分天下而服事殷，使武王繼天立極，遂有天下的意思。是則馬融、陸績之說較有根據。因此，『易歷三聖』應該是指：伏義、文王、周公而言。所謂『易』，乃指上下『經』而言，不是十翼的『傳』。孔子不過與『十翼』之『傳』的著述有關，似不能說他是『作易』的人。並且在韓宣子之時，孔子尚未出生，那末『易象』已成於孔子之前，更得到了有力的證據。漢書藝文志云：『人更三聖』，韋昭注曰：『伏義、文王、孔子。』這是後世儒者必欲實孔子『作易』的主張，和事證；使合三聖之數，因此就創『以父統子』之說，於是去了『周公』加上『孔子』，這樣完全是儒家建立道統的辦法，是十分牽強的。即依漢書藝文志的說法，認為伏義畫八卦，文王成重卦作彖辭，周公演三百八十四爻並作交辭；易上下經之成書，也應此在周公之時，不必及於孔子的時代。所謂『世曆三古』，也應該自上古以迄於武王之世。韓非子五蠹篇云，『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有聖人作，構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有巢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這裏是以伏義之時爲上古，夏禹之時爲中古，湯、武之時爲近古。那末『三古』的歷史時期，無論如何，也算不到至孔子生存的時代；也就是算不到春秋的時代了。因此，我們對於『人更三聖，世歷三古』這兩句話，似乎也有重新估定的必要。

## 二、孔子與易的關係

『易經之彖，交辭，非孔子所作，已述於前；但是十翼的『傳』，自不能沒有孔子撰述的痕跡。有



些人連這一點都予以否認，這未免是『疑古』太過了。以爲易傳與孔子無關的人，他們所提出的證據大抵如後：

(一)

論語云：『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以此文在魯論中，『易』字爲『亦』；連下句讀；文當作：『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亦可以無大過矣」。』

(二)

漢外黃令高彪碑：『恬虛守約，五十以學。』

(三)

孔子爲孟子所願私淑的先師，而七篇的著作中獨舉『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何以沒有一語提到關於易之『經』、『傳』？

(四)

孔子自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故無作『傳』之事。

(五)

繫辭、文言各『傳』中，有『子曰』、『何謂』的文字，『皆講師之言』，非孔子之作。

(1) 我們以爲，孔子「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論語云：『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何必等到「五十」而始學呢？同時，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

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

假使我們將司馬遷所引的文句中把『易』字改爲『亦』字；那末依論語的原文當作：『

假我數年，若是，我於「亦」則彬彬矣！』以名物的『易』字，改爲副詞的『亦』

字；這遷成文理嗎？此外莊子天運篇也說：『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

易、春秋六經」。』

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論語云：『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矣

(2)

六、易之稱「周」及其與孔子的關係

！』又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高彪碑：『恬虛守約』，完全是道家宗旨，與孔子的上述思想顯有不同，這是不可以牽強比附的。

- (3) 孟子並非孔子直接傳易之人，他的七篇之著作的旨趣是：講道、德；說仁、義；多半是政治的理想，很少哲學的內容；何況易爲卜筮的書，未必非加以引證不可。孟子言論，亦曾推崇文王、周公；何以也沒有一言提及文王、周公，重卦，演易，繫辭之事呢！
- (4) 孟子明言：『孔子作春秋。』這難道不是孔子有著作之證。我們以爲『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這是孔子自謙的話。

- (5) 文言、繫辭傳中，『子曰』之文，我們懷疑是後人移『傳』就『經』後，增加進去，以資識別。否則，此『子曰』二字，縱爲講師之言，那末在『子曰』以下的文字，爲講師稱引孔子的意見當無疑義。這樣我們益信文言所引之文句，爲孔子之思想與言論；一如論語一書的體例。

以上各點，均可證明易傳是與孔子有關係的。

- (6) 有人舉論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二句，斷定是易恒卦之文，謂係襲用論語以『託古改制』，實與孔子無關。但是，論語中引詩經：『不佞不求，何用不臧。』二句也不言詩云，難道這也是證明，孔子與三百篇也無關係嗎？其實在論語子路篇中可看到與易有關的文字甚多，如：『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又：『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

不占而已矣！」！這裏，完全言占卦的事。我們知道在周易中言「中行」的甚多，如：益六三：『中行告公。』六四：『中行告公從。』泰九二：『得尚於中行。』復六四：『中行獨復。』夬九五：『中行无咎。』這裏分明是孔子引南人之言以後又舉易恒卦九三的爻辭以爲印證，說『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以實南人的話，並且謂根據南人之言，可以不必占卜，便可知道其結果罷了。同時，頗疑此地『巫醫』的『巫』字恐怕是『筮』字，因爲形近而致訛誤。周禮春官云：『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巫山，二曰巫咸，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式；三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鄭玄注云：『此九「巫」皆當爲「筮」，字之誤也。』鄭說甚是，這也可以作爲論語文中『筮』誤爲『巫』的旁證。又憲問篇云：『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這也是曾子引用周易艮卦象傳的文字。我們不能因爲承認象傳非孔子所作，而就武斷地說：全部周易與孔子毫無關係的。

## 七、河圖八卦與重卦

易繫辭傳云：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孔安國云：『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劉歆云：『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之；八卦是也。』王充論衡正說篇云：『伏羲王，河圖從水中出；易卦是也。……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漢代多以河圖與八卦爲一物；惟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云：『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又日者列傳云：『伏羲作八卦。』獨謂『作八卦』而不說河圖；這裏，很顯然的，河圖又是一回事，畫八卦又是一回事。

歐陽修對此事說得十分詳盡，他在易童子問中說：

『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所謂『圖』者，八卦之文也。神馬負之而出，以授於伏羲者也。蓋八卦者，非人之所爲，是天之所降也。又曰：『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然則，八卦者，是人之所爲也，河圖不與焉。』

我們以爲，八卦乃是最古文字的濫觴，繼結繩紀事而起的。後來倉頡造字，八卦僅存圖畫的價值而失却其原有作用。原始八卦在初民既作之『以類萬物之情』，自必刻之於圖以爲永久根據；失傳既久，復從河中發見，反以爲是一種奇蹟；說什麼『天生神物』，其實也不過和我們的時代在殷墟發掘

的甲骨文一樣罷了。所以，說河圖不是八卦，或河圖本身就是八卦；他的意義和作用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變更。惟論語子罕篇云：「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孔子當時對於河圖出現這樣的重視，可見河圖對於人類古代的文化之有重大的影響和作用了。

李鼎祚引孔安國注曰：『河圖則八卦也；洛書則九疇也。』王充論衡正說篇云：『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之也。』是則八卦肇自伏羲，各書均無異議；至於『重卦』之說，王弼以爲伏羲自重，鄭玄以爲神農，孫盛以爲夏禹，司馬遷以爲文王重卦。孔穎達依王弼之說，以爲伏羲既畫八卦，即自重爲六十四卦；並且駁鄭、孫、司馬的意見說：『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案繫辭，神農之時已有蓋取諸噬嗑；以此論之，不攻自破。其言神農重卦，亦未爲得。今以諸文驗之，案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而明生著。」凡言「作」者創造之謂也。神農以後，便是述修；不可謂之「作」也。則幽贊用著，謂伏羲矣。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犧」；上繫論用著云：「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既言聖人作易，十八變成卦；明用著在六爻後。非三畫之時。伏羲之用著，即伏羲已重卦矣。……今伏羲結繩而爲罔罟，則是制器，明伏羲已重卦矣。又周禮：「小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明三皇已有書也。」下繫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既象夬卦而造書契，伏羲有書契，則有夬卦矣。故孔安國書序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陳蘭甫東塾讀書記云：『案自古無伏羲造書契之說，孔冲遠獨據僞孔說，且以周禮傳會之。其意亦以六十四卦不可無文字題識也。然周禮所謂三皇之書者，後世說三皇之事，非三皇時所作之書，且既引僞孔說，而僞孔亦但言伏羲始畫八卦，不言畫六十四卦也。……』

此以伏義創始牽連於用著，又以用著傳合於六畫，已紆曲矣。且三畫非創始，六爻乃爲創始乎？六爻誠用著矣，何以知三畫不可用著乎？孔冲遠以繫辭神農之時已有：蓋取「益」與「噬嗑」，爲伏義重卦之證，此亦未確也。朱子語類云：「十三卦所謂蓋取諸離，蓋取諸益者，言結繩而爲網罟，有離之象；非觀離而始有此也。」又云：「不是先有見乎離而後爲網罟；先有見乎益而後爲耒耜。」

淮南子要略訓云：「八卦可以議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義爲之六十四變。」我們以爲，繫辭傳中十三卦，屬於伏義；僅說：「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這裏「離」之一卦未必即是重卦之「離」，或如象辭所謂：「明兩作離」之「離」。繫辭傳云：「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又說卦云：「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又曰：「離，麗也……離爲目……」這因爲原始的八卦，已經足以取象，「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固不必有待重卦六爻以後或具有六十四卦的時候。並且繫辭傳明言：造宮室，取諸大壯；制棺槨，取諸大過；作書契，取諸夬；都是「後世聖人」的制作，非上古之事蹟。上文以「古者」稱伏義，下文以「造書契」歸諸「後世聖人」；足證伏義之時尚無書契。這樣看來，孔安國說殊乏根據；惟是，在神農之時作耒耜取諸益；爲市取諸噬嗑。假使，上古制器必須尚象；那末在神農時代就應該有六爻的重卦了。三國誌魏書：「易博士淳于俊曰：『包羲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爲六十四卦。』」因爲益與噬嗑都是在六十四卦之中，那末就應當承認鄭康成的意見。然而，易和卜筮是不可分離的，正如繫辭傳所說：「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卜筮者，尚其占。」周禮云：「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賈公彥謂：連山、歸藏爲夏、殷之易；尚書大禹謨云：「禹曰「枚卜功臣，惟吉

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是則虞舜之時，已有卜筮；那末，黃帝、堯、舜既能取：乾、坤、渙、隨、豫、小過、睽諸卦象而制作；重卦六爻之事，出於神農以後，虞舜以前，甚有可能。」

但是，很奇怪的，在已發掘的甲骨文字中，我們就沒有見到『卦』字，『筮』字，『著』字。據余永梁的意見說：『卦字從圭卜，明明是有卜字，纔有卦字的後起字。周人有了筮法以後，往往卜筮連舉；或先卜後筮或先筮後卜。商代如有筮法，甲骨卜辭不應一次都沒有連舉的。商書也只有卜而無筮，一直到君奭纔有「若卜筮，罔不是孚」二句。』

余氏的論斷十分正確，甲骨文字中不但沒有『卦』字；甚至連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個卦文都沒有見到。這顯然與周禮所說：『連山、歸藏二易以及尚書所說：『龜筮協從』的話完全不同。

更奇怪的，商代已採用干、支紀日的方法；以干、支相配，每六十日，由甲子至癸亥爲一週。據董作賓先生說：『商代雖用干、支紀日，却以十干爲主；有時只記干而不記支。……爲檢查日與旬的便利，商代已發明了列表之法。其法以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列舉六十個不同的干、支。甲子表的用途，幾同於現世的日曆和月份牌；尤其類於星期表，我們可以叫他作「旬曆」。民國十八年秋季，容庚曾爲燕京大學購得一枚，列六十甲子甚全；骨版刮治甚平滑，背面又未經鑽鑿，此版既非卜用，可決爲專作旬曆之用了。』

燕京大學所藏甲子表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我們從上面的甲子表看來，此種排列是非常有規律而且精密有意義的。這種排列的方式已超過於八卦，且類似重卦的六十四卦那樣的程度，何以在商代甲骨文字中能够發見這樣複雜的甲子表，而沒有發現關於八卦或六十四卦的文字？尤其是在卜辭中沒有發現關於八卦的形跡？相傳作甲子紀日的是黃帝時的大撓，後漢書律曆志引月令章句曰：



『大撓探五行之情，占斗網所建，於是始作甲、乙以名日，謂之「幹」；作子、丑以名日，謂之「枝」；幹、枝相配，以成六旬。』

可是，甲子的傳說始於黃帝之時，而八卦的傳說且始自伏羲，爲時更早。在卜辭中屢見甲子，却不見與易有直接關係的八卦。我們能否因此而斷定，八卦及六十四重卦比甲子爲後出呢？或者商代實有八卦記載而迄今尚未出土呢？這就是研究易與八卦的關連之最重要關鍵。茲分論於次：

我們可以先作假定，八卦先於甲子；因爲八卦的產生最初與卜筮並無關係，這在繫辭傳中分明已露出了很大的破綻。如說：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這裏，已很明白地把作八卦的目的說出來；是：『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含着宗教迷信色彩的『以通神明之德』，我們暫且不提；這裡『以類萬物之情』，就是用八卦來代表或表示一切。此地說：『作結繩而爲網罟；』後面又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足證伏羲時代，尙無文字、書契；所謂『結繩紀事』，乃至結繩作爲佃漁的工具；而八卦之作，實爲最古文字的濫觴。不過以這樣簡單的八種符號『以類萬物之情』，自不能如後世文字，一字代表一義；所以，『在八卦中每一個符號均代表或表示很多的意義。如說卦：

三 乾，健也。乾爲天，爲圓，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駿馬，爲木果。

三 坤，順也。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興，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

三 震，動也。震爲雷，爲龍，爲……

三 巽，入也。巽爲木，爲風，爲……

三 坎，陷也。坎爲水，爲溝瀆，爲……

三 離，麗也。離爲火，爲日，爲……

三 艮，止也。爲山，爲徑路，爲……

三 兌，說也。兌爲澤，爲少女，爲……

我們可以由繫辭傳所述，作八卦的意義和目的，來證諸說卦文字。那末，我們就可明白，八卦在最初只是具有原始文字或表示一切事物之符號的意義，而且與卜筮並不關聯；這是大概可肯定而無疑義的了；同時，八卦的產生的時代先於甲子，也是可以斷言的；因爲，在殷墟的甲骨的卜辭與甲子表中，業已出見了許多較複雜的文字。且卜辭本身就是一種記載；這與『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的說法正相契合。那末，八卦的發明在甲子之先，當屬可能。

許慎在說文的敘言中，曾述文字的起源道：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緜，飾僞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迹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父，萬品以察。』

這裏許氏的見解完全根據繫辭傳而來，不過略加補充罷了。高誘注呂覽云：『倉頡生而知書寫，倣鳥跡以造文章。』我們從上面已經知道，黃帝時既有大撓能作甲子，則當時之有倉頡能製作文字，更無問題。但據許氏的意見，八卦先於結繩，謂：『及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似與由簡而繁之歷史發展的法則相牴觸。依理，先有結繩，後有八卦，繼有書契。且結繩之事，見於伏羲時代；這在繫辭傳中亦已說過，固不必待到神農而始發明。

但是，我們要問，八卦既是最初的文字雛形，爲什麼在甲骨的卜辭中找不到牠的痕跡？這理由也很簡單，最初結繩原爲紀事，八卦代之而興，結繩紀事的方法遂廢；於是，『結繩而爲網罟，』一變而爲佃漁的工具，因此牠的作用和性質也就跟着改變了。有了書契以後，一字或一文之具有一義，就不像八卦那樣籠統，以一種符號代表許多現象或意義；因爲一種符號表示多種事象，最易使人混淆和忘記的，不如文字一文一義的方便，既容易記憶，又不致混淆錯誤；因此，書契又代替了八卦而興。這樣一來，八卦本身只剩下『圖畫』或藝術裝飾品的意義了。所謂：『河出圖，洛出書；』也許就是在文字代興以後，久已失傳或廢棄的八卦，却被人發見；後來用作卜筮的符號，而神秘化起來；把牠原來代表的文字符號的作用忘去，反而成爲神通廣大，變化莫測的『天生神物』了。『河圖』、『洛書』的發見，不也等殷墟甲骨文字的出土嗎？所以，我們說八卦不見於甲骨卜辭而却產生於有文字的時代以前，這是絲毫不足驚異的。譬如：我們三千餘年來都是用甲子紀日，到了採用公曆之後，就用韻目（東、冬、江、支、微、魚……等三十字）代日。韻目原來的作用是在藉聲韻找文字的簡便方法，到現在却發生了代替甲子干支的作用了；直到現在我們仍舊還保持着十二支：子、丑、寅、卯、辰、巳、

午、未、申、酉、戌、亥，來代替十二個月的符號；而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的十干，僅僅成了街頭巷尾排測字攤子的那些星相家用作開口玩弄玄虛的把戲了。甲子原是紀日的工具，一變而爲五行占術的工具，而喪失牠的本來面目；韻目原是作爲找尋聲韻文字的工具，一變而爲代替甲子紀載月、日的工具，而喪失牠的本來面目；那末，八卦之原爲一種最原始的文字符號，一變而爲標示綱目的符號，而失却其本來面目；這也是毫不奇怪的了。

據司馬遷的意見，重卦始於文王。史記日者列傳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又周本紀說：『西伯蓋卽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此地以重卦的工作歸諸文王。重卦在八卦之後，理所固然。易之成書，當在重卦之後；因爲惟先有重卦然後始有六爻；這就是說卦所謂：『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左傳莊公二十二年云：

『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三三之否三三，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

由此可見魯莊公以前有筮法，且周易業已成書。『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二句，正引現在周易之觀卦的六四爻辭；若謂重卦始於文王，亦不能認爲太早。但是，重卦之始，最初並無陰陽爻變的意義；不過編纂卜辭使成爲筮者用作提綱挈領與分門別類之符號，一如：甲、乙、丙、丁、一、二、三、四、A、B、C、D、1、2、3、4之類是已。編者將卜辭先分爲六十四類，以六十四卦爲標題，再從每卦之下，各分六目，卽：初、二、三、四、五、上六條，便於尋檢罷了。後人不察，反以爲

每卦各爻均具陰陽變化的意義；卦、爻以下所附綴的文字原是對所筮之兆，作為檢對吉、凶之用，却把牠誤解為卦、爻之下所繫的辭，即作為解釋其上卦、爻符號本身的變化。易為古代的筮書，一如今日之籤譜，如關帝籤第三籤：

賈誼遇漢文帝		
占驗	第三籤	甲 丙
	中 吉	
<p>衣食自然生處有 但能孝悌存忠信</p> <p>勸君不用苦勞心 福祿來時禍不侵</p> <p>一生赴考遺才占得此籤應在衣食自然生處有一句</p>		

這裏，第三籤正如易經的第三卦，即屯卦䷂，卦下的彖辭，『元亨，利貞；』恰如此籤上的：甲丙，中吉；『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好像就是：衣食自然生處有之類。用著筮得次序，遇同屯卦的六爻時，再來檢查易經；核對他的繇辭，斷其吉凶吝悔。正如，這裏抽得第三籤時核對籤辭，斷其為：『中吉』。我們固然可以說，第三籤是『中吉；』但並非『第三籤』三字本身即具有：吉、凶、悔吝之意義。所以，三三乾、三三坤、三三屯、三三蒙等六十四卦的卦文，實如籤譜上第一至第六十四籤之冠首標誌；其本身絕不具絲毫陰陽變化與吉凶悔吝的涵義。這因為後人故神其事，以為爻變為神通廣大，陰陽不測；這簡直是舍本逐末，數典忘祖了。

此外，這裏所說的『八卦』，就是指原始未重之八卦；與重後卦的八純卦，以及其他易卦是有區

別的。

『八卦』之卦與『易卦』之卦，是完全不同的。所謂『八卦』者，蓋即相傳爲伏羲始畫之：乾三、坤三、震三、兌三、巽三、坎三、離三八大象。此八卦，即初民用以表示重要自然現象之符號；如：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基本現象，亦即最古文字的雛形；初不具有：陰陽變化或吉凶悔吝之涵義。人智漸開，便益以運動變化之概念，遂生吉凶悔吝之利害心理；真是節外生枝了。繫辭傳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吉凶；吉凶生大業。』但是僅僅原始之『八卦』，即八大象，並沒有表示吉凶。因此此八卦，均以三畫表示，並無『爻』、『位』之分；所以尙不能稱『易』；祇可謂之『象』。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那末三畫之卦，僅表『三才』；必『兼而兩之』，使成『六畫』，乃爲『易卦』。有了『六位』，始可以言『爻』、『變』的。又繫辭傳云：『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假使只有原始的『八卦』，則祇有『象』；如果沒有『重卦』，就無『爻』、『變』。因此，言『易卦』必係『重卦』，因爲沒有六爻的變化，也就沒有『易』的可言；那些講陰陽卦氣、爻辰、消息的『哲學家』們便束手無策，難顯其神通了。繫辭傳云：『「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便是說明這個。

我們試舉：習坎三三卦爲例來說；在易卦中之『習坎』，又稱：『純坎』；與八卦中之坎三僅有三畫，所具的意義全不相同。因爲『八卦』之『坎』，僅能表示自然現象之本來面目或狀況。如說卦云

：『坎』爲水，爲溝瀆，……爲加憂，爲心病，……爲美脊，爲薄蹄，……爲通，爲月，爲盜，爲堅多心。』但還沒具有斷定吉凶休咎的作用。可是『易卦』之『習坎』則不然，牠是以『爻』之變動來斷定『象』之吉凶，如：初六爲凶；六四爲无咎，九五爲无咎；上六爲凶是。這就是所謂：『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這裏所以稱重卦之『三三』爲『習坎』，就因爲要與那原始八卦中『二』，僅有三畫之『坎』相區別的。

周易正義孔穎達疏云：『習』有二義：一者，習，『重』也，謂上下俱『坎』；是重疊有險。險之重疊，乃成險之用也。一者，人之行險，先須使習其事，乃可得通；故云『習』也。』這裏的『習』字，是具有重疊的意義。『習坎』，即是『重坎』。但是『易卦』中除『純坎』外，尚有：『乾』三三、坤三三、艮三三、兌三三、震三三、巽三三、離三三之七個『純卦』；是重疊兩個相同之卦而成，却不言『習』；如乾卦之文言曰：『終日乾乾，』亦未明言其卦爲『重乾』、『純乾』或『習乾』。繫辭傳云：『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又曰：『六爻之義，易以貢。』所以無重卦，則無六畫，無六畫，則無六虛，無六虛，則無六位，無六位，則無六爻，無六爻，則無變化，無變化，則無易卦，無易卦，即無『易』經。所以繫辭傳云：『乾、坤成列，易在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幾乎息矣。』是以，在六十四卦之易卦中，各卦雖未能盡如『習坎』一卦之明白表示其『重卦』之意義；但在各卦之卦、爻、象、象、文言各辭中，則輒有表示這個意思。如：乾卦，言『乾乾』的有六次；坤卦文言云：『爲其嫌於『无陽』也。』『无陽』，就是『純陰』，或重坤的意思。離卦之象辭云：『明兩作離，』同時，說卦云：『離，明也。』『明兩』，也就是『兩離』的

意思。震卦則屢言：『虩虩、啞啞、蘇蘇、索索、矍矍。』又說卦云：『震爲善鳴。』啞啞卽重震之意也。』艮卦之象辭則明言：『兼山。艮。』巽卦之象辭則明言：『重巽以申命。』兌卦之象辭云：『麗澤，兌。』注云：『麗，猶連也。』又說卦云『兌，爲澤。』故『麗澤』，卽『連兌』亦卽重兌的意思。卽就『習坎』一卦的象辭而說，亦兩言『坎坎』。此外，其餘五十六個『易卦』，其繫辭所表示『重卦』的意義，尤爲顯明：泰卦象辭云：『天地交，泰也。』恆卦象辭云：『雷，風恆也。』咸卦象辭云：『山上有澤，咸也。』既濟卦象辭云：『火在水上，既濟也。』諸如此類，其所表示上下『重卦』的意義則是一樣的。

其實未重的原始之八卦，就是叫做『經卦』；重卦後的六十四卦，就是叫做『別卦』。

周禮云：『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卦』皆六十有四。』楊升庵經說云：

『古文「別」字重「八」，卽今之北字也。重八爲六十四，八八之數也：故曰「別」。』

按：說文八部云：『八，分也，從重八。孝經曰：「故上下有別」。』那末楊氏所指的『北』就是說文的『八』，卽八八相乘爲六十四。所以『經卦』，卽原始的八卦：爲乾、坤、坎、離、震、艮、兌、巽。『別卦』，卽重卦的六十四卦：爲乾、坤、屯、蒙、需、訟、師、比、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謙、豫、隨、蠱、臨、觀、噬嗑、賁、剝、復、无妄、大畜、頤、大過、坎、離、恆、遯、大壯、晉、明夷、家人、睽、蹇、解、損、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艮、漸、歸、妹、豐、旅、巽、兌、渙、節、中孚、小過、既濟、未濟。楊升庵又說：『連山藏於



蘭臺，歸藏藏於大卜」，此語見於桓譚新論。……古歸藏易今亡，惟存六十四卦，而又闕其四；與周易不同：需作霽，小畜作毒畜，大畜作畜畜，艮作狼，震作釐，升作稱，剝作僕，損作員，減作誠，坎作犖，謙作兼，遯作遂，蠱作蜀，解作荔，无妄作毋亡，家人作散家人，渙作奐。又有：崔、欽、規、夜、分五卦；岑、霽、林、禍、馬徒三複名卦：不知當周易何卦也？」

這裏，坎卦獨名『習坎』，陸德明釋文云：『本亦作埒，京劉作飲，險也：陷也。』陸說與漢熹平石經殘字相同。又无妄卦，象傳謂：『物與无妄』，恐與坎卦之稱『習坎』一類。但不問卦名怎樣變更，其『經卦』，即爲原始的八卦；『以類萬物之情』的最初文字的起源或表徵。所謂『別卦』，就是重卦後成爲六爻的六十四卦之易卦。『經卦』僅能表示物象，而『別卦』則及於爻變的了。

至於重卦的方法，我們以爲也可以作如此的推測：重卦始於何人何代？古今迄無定論，依據古籍可謂重卦在文王以前，神農以後。但是重卦的方法如何？取何方式而重之？因爲八卦爲圓圖，六十四卦有圓圖亦有橫圖；其重疊的方法當不盡相同。賈公彥云：『「重卦」，先以「乾」爲下體，然後以「乾」、「坤」、「震」、「巽」……遞次重之。』一如甲子表：此蓋指六十四卦橫圖而言。如小畜三三之象辭云：『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又訟三三之象辭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又履三三之象辭云：『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又大有三三之象辭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此指重卦之兩卦分爲上卦下卦而言，其爲橫圖之說可以證明。但是泰三三、否三三兩卦則不然；泰之象辭云：『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又否之象辭

云：『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這樣看來，不但稱兩卦爲上下，而且有「內卦」和「外卦」的區別了。並且「下」爲「內」爲「小」，而「上」則爲「外」爲「大」。又家人三三之象辭云：『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非有圓圖，怎麼能够稱卦爲「內」爲「外」呢？又小過三三之象辭：『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是則：『可小事』，『宜下』；『不可大事』，『不宜上』。是亦『小』爲『下』，『大』爲『上』之證。或者疑重卦的方法先用大、小兩個八卦圖重而疊之，大者居外，小者居內；因成：乾、坤、艮、兌、震、巽、坎、離之八純卦，外者爲大，內者爲小；所以繫辭傳云：『齊小大者，存乎卦。』又云：『卦有大小，辭有險易；當是這個意思。照大、小兩個內、外重疊，然後一依序推轉，每移一位，即得八卦；至八次而盡；又復其原，成八八六十四之數；這就是所謂：『原始反終』的道理。所以史記虞云：『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拘美里而演周易。』不言『重』八卦，而曰『演』，曰『益』；也許就是要表示圓圖相重疊而『推演』的意思罷了。

最後關於覆卦和變卦的意義，我們也附帶地在此一說。

孔穎達序卦正義說：

『今驗四十四卦，二二相耦，非覆卽變。覆者，表裏視之，遂成兩卦：屯、蒙、訟、師、比之類是也。變者，反覆唯成一卦，則變以對之：乾、坤、坎、離、大過、頤、中孚、小過之類是也。且聖』



䷛ 大過	䷛ 中孚	䷛ 小過
䷍ 大有	䷌ 同人	䷄ 需
䷢ 晉	䷣ 明夷	䷇ 比
䷌ 夬	䷉ 履	䷋ 小畜
䷡ 大壯	䷘ 无妄	䷌ 大畜
䷌ 萃	䷒ 臨	䷓ 觀
䷏ 豫	䷗ 復	䷌ 剝
䷰ 革	䷵ 睽	䷤ 家人
䷶ 豐	䷔ 噬嗑	䷌ 賁
䷮ 困	䷻ 節	䷺ 渙
䷧ 解	䷟ 屯	䷃ 蒙
䷵ 歸妹	䷶ 隨	䷨ 損
䷩ 益	䷩ 恆	䷴ 漸
		䷮ 蠱
		䷮ 咸
		䷧ 蹇
		䷯ 井
		䷷ 旅
		䷱ 鼎
		䷎ 謙
		䷭ 升
		䷬ 遯
		䷫ 姤
		䷆ 師
		䷅ 訟
		䷔ 頤

依上例六十四卦中，照我們的意見重卦六爻之變化可有兩種方式：

(一) 上下互換——變；

(二) 上下顛倒——覆。

如：䷛ 革 上下互換則變為：䷛ 睽；上下顛倒却變為：䷛ 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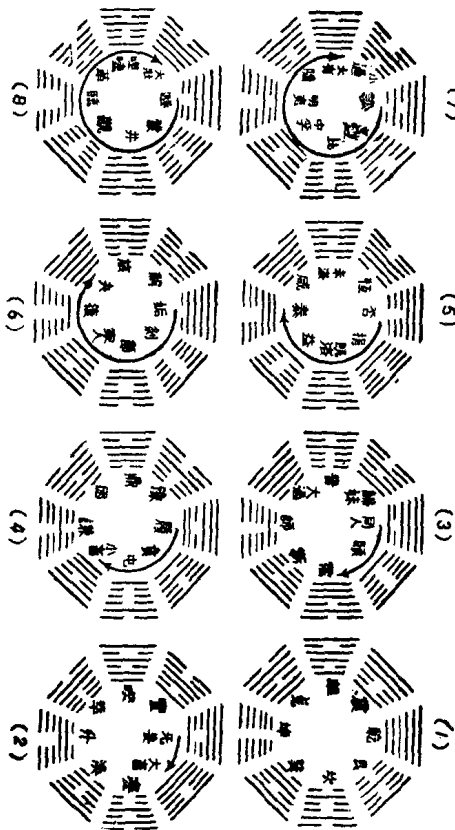
又如：三三小畜 上下互換則變爲：三三姤；上下顛倒，却變爲，三三履。惟三三乾、三三坤、三三離、三三坎四卦不問上下互換或上下顛倒，其六爻俱不發生變化。但三三泰，上下互換或上下顛倒均變爲，三三否；三三既濟，上下互換或上下顛倒均變爲：三三未濟；三三大有，上下互換或上下顛倒均變爲：三三同人；三三需，上下互換或上下顛倒均變爲三三訟；三三晉上下互換或上下顛倒均變爲：三三明夷；三三比，上下互換或上下顛倒均變爲：三三師。

易緯乾鑿度云：『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爲道德苞簡。』鄭玄的易論也說：『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我們此地可借用鄭玄的術語，把『易簡』當做一種變化；『變易』當做兩種變化；『不易』當作不生變化之三種概念，把上述的六十四卦就依此分作三類。如：泰、否、既濟、未濟諸卦，不管上下互換或上下顛倒，只能發生一種變化的，就叫做「易簡」之卦。如：夬、大壯、萃、豫諸卦，上下互換是一種變化，上下顛倒又是一種變化；這樣可以發生兩種變化的，就叫做「變易」之卦。如：乾、坤、坎、離諸卦，不管上下互換或上下顛倒均不會發生變化的，就叫做「不易」之卦。

又據雜卦傳所述的各卦相對的意義，也都是係照上下兩卦的互換的格式而歸納起來加以解說的。同時上下經六十四卦的排比，每卦的卦文底下都明白地註明：『某上某下』的文字；足證上下經也不是依上下兩卦互相顛倒的格式而排列的。假使我們改用：A、B、C、D、X、Y、Z、W之八種英文字母，或1. 2. 3. 4. 5. 6. 7. 8.之八種亞拉伯數字來代替：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之八種符號；那麼，不管兩卦上下互換或上下顛倒，都只能發生一種變化；如果上下兩個符號是同類的，根本

就不發生變化的。這裏因爲：三之顛倒可變爲三；三之顛倒可變爲三而引起的誤會，致使卦名混淆的緣故。因此，革卦的符號當爲：X—C；上下互換或顛倒都應當爲：C—X，而不應該爲C—Y。這理由是十分明白的。因此，我們很懷疑編纂易上下經六十四卦和作雜卦傳的人，並不會理解：三、三、三、三四個符號如果上下顛倒，可以彼此混淆的道理；以爲上下互換與上下顛倒並沒有什麼差別的。這樣一來『互卦』、『之卦』一類種種節外生枝的說法，就任憑那些方士、五行家們曲意附會和杜撰了。因此，我們更懷疑到雜卦傳的文字是一種僞託。

朱子說：『先畫八卦於內，復畫八卦於外，以旋相加，而爲六十四卦。』我們現在試擬一個重卦的方法和次序的圖表於後：



## 八、卜筮的方法和吉凶悔吝及「貞」、「用」的意義

### 卜法

羅振玉說：

『卜以龜，亦以獸骨。龜用腹甲而棄其背甲。（背甲厚，不易作兆；且甲面不平，故用腹甲。）獸骨用肩胛及脛骨。（脛骨皆剖而用之。）凡卜祀者用龜，卜他事皆以骨，田獵則用脛骨；其用胛骨者則疆理征伐之事爲多。故殷墟所出，獸骨什九，龜甲什一而已。其卜法，則削治甲骨甚平滑，於此或鑿焉、或鑽焉、或既鑿更鑽焉。龜皆鑿，骨則鑽者什一二，鑿者什八九，既鑽而又鑿二十之一耳。此卽詩與禮所謂契也。（鑿跡皆橢圓，如⑩；鑽則正圓，如○；既鑽而更鑿者則外圓而內橢，如⑪。）大抵甲骨薄者或鑿或鑽；其鑽而復鑿者，皆厚骨不易致圻者也。）既契，乃灼於契處以致圻；灼於裏則圻見於表。先爲直圻而後出歧圻，此卽所謂兆矣。』（殷虛書契考辭，頁一〇七至一〇八）

### 筮法

周易折中啓蒙下云：

『大衍之揲五十，而著一根百莖，可當大衍之數者二。故揲著之法，取五十莖爲一握；置其一不用，以象太極，而其當用之策，凡四十有九；蓋兩儀體具而未分之象也。』

掛者，懸於小指之間；揲者以大指食指間而別之。奇，謂餘數。扚者，扚於中三指之兩間也。著凡四十有九，信手中分；各置一手，以象兩儀；而掛右手一策於左手小指之間，以象三才；遂以四揲

左手之策，以象四時；而歸其餘於左手第四指間，以象閏。又以四揲右手之策，而再歸其餘數於左手第三指間，以象再閏。五歲之象：掛一一也；揲左二也；扚左三也；揲右四也；扚右五也；是謂一變。其掛扚之數，不五卽九。』

邵子曰：

『五與四四，去掛一之數；則四三十二也。九與八八，去掛一之數；則四六二十四也。五與八八，九與四八，去掛一之數；則四六二十四也。九與四四，五與四八，去掛一之數；則四五二十也。故去其三四五六之數，以成九八七六之策；此之謂也。一爻已成，再合四十九策；復分掛揲，歸以成一變；每三變而成一爻，並如前法。』

鄭玄周禮注說：『易者，揲著變易之數可占者也。』又儀禮士冠禮注說：『筮所以問吉凶，謂著也；所卦者，所以畫卦記爻。易曰：「六畫而成卦」。』

賈公彥疏說：

『易筮法，用四十九著，分之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十有八變而成卦是也。云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者。著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記之；但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以三少爲重錢，重錢則九也。三多爲交錢，交錢則六也。兩多一少爲單錢，單錢則七也。兩少一多爲拆錢，拆錢則八也。』

周谷成在中國通史中說：

『卜之方法，在古代的時候，大概也很無一定。凡草、木、金、石、龜甲、獸骨等等東西，設法



使之發生變化；其結果有正、反兩面可尋者，都可利用以作決疑的方法。於今小孩們決定遊戲之先後，亦有類似占卜之法。如一根草，於兩端用力扯之，自然會斷。如以在節處斷定爲正面，則在無節處斷便視爲反面；倘得正面者即得遊戲之優先權，則不決之事便決定了。又如銅元一枚，任意向棹上一擲，自然會有一面朝天；如以有文字之面朝天爲正面，則有花紋之面朝天便可視爲反面。正、反既定，則欲決之事，亦可藉此決定。又如鄉下巫術家治病，常用削成牛角式之木片兩塊（按：卽『杯珓』）。向地面上拋去；倘認兩片之正面全朝天爲吉，則兩片之背面全朝天者當爲不吉；而一以正面朝天，一以背面朝天者，自然可視爲平平。這樣一來，病之結果如何便可先定。古代的人因無知識，不能判斷事物發展之必然趨勢；然爲生活的要求所迫，又非判斷不可。這種無知而有慾的情境遂迫出一種占卜之法，爲他們決疑；與今日小孩們或無知之人的抽籤或占籤以決疑，殆有同樣意味。』此種比喻，頗爲恰當。

總之，卜法只用龜甲、獸骨，以求占兆，無用八卦或重卦；筮法用著，占七、八、九、六之爻，方法簡單，但文辭却繁複；既占卦驗書，自非有卦、爻不可。故卜法在先，筮法在後；古書所載，先卜後筮的例證極多；如尚書君奭：『若卜、筮，罔不是孚。』詩小雅：『卜、筮偕止。』衛風淇：『爾卜爾筮，體無咎言。』國語晉語：『愛疑，決之以卜、筮。』尚書洪範：『龜從筮從，龜從筮逆。』龜、筮共違於人；左傳僖四年：『卜之不吉，筮之吉。』二十五年傳：『晉侯卜納王，得阪泉之兆，曰：『吾不堪也。』公曰：『筮之』。』哀九年傳：『晉趙鞅卜救鄭，遇火適水，又筮之。』先卜後筮，恰足證明：商代有卜無筮，周初用著代龜，卜、筮並行；所謂文王重卦，『益易之八卦爲三百八十四爻。』

易之稱周，屢見左傳；如：莊二十二年傳：『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宣六年傳：『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之矣。』十二年傳：『「周易」有之。』襄二十五年傳：『「周易」有之；』昭元年傳：『在「周易」；』五年傳：『莊叔以「周易」筮之；七年傳：『孔成子以「周易」筮之；』二十九年傳：『「周易」有之；』哀九年傳：『陽虎以「周易」筮之。』『周易』之爲筮書，已無疑義。昭二年傳云：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不問易之成書在文王或周公之世，均與繫辭傳所說：『易之興，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說：『易之興也，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互相吻合。易之成書於殷末周初，似較可信。左傳僖公十五年云：

『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

觀此，益足證明；萬物進化由簡而繁；先象後數，先龜後筮；那末，商無筮法，則始於周；而書稱『周易』，更具其劃時代的意義了。

余永梁說：

『商代無八卦，商人有卜而無筮；筮法乃周人所創以代替或補助卜法者。卦及卦、爻等於龜卜之兆；卦辭、爻辭等於龜卜之繇辭。繇辭乃掌卜之人，視兆而占者；此等臨時占辭，有時出於新造，有時沿用舊辭。如有與以前所卜相同之事，卜時又與以前相同之兆，則占辭即可沿用其舊；如前無此兆

，則須新造。灼龜自然的兆象，既多繁難不易辨識；而以前之占辭，又多繁難不易記憶。筮法之興，即所以解決此種困難者。卦、爻仿自兆而數有一定，每卦、爻之下，又繫有一定之辭，筮時遇何卦何爻？即可依卦辭、爻辭引申推論。比之龜卜，實爲簡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冊。）

上述見解，可說是比較正確的論斷。因爲八卦或重卦之六十四卦，本與卜辭、占辭、繇辭毫無關係；後來把已往的卜辭、占辭編成有系統而分類的繇辭，便不得不借用那六十四個重卦的符號，作爲標誌，分別部居；於是，這六十四卦便與繇辭聯繫起來，因而神通廣大，成了變化不測而了不起的東西了。假使，最初只用一、二、三、四以至六十四的數目字來表示牠，也許不至弄到今天這樣『玄虛』和『不可思議』吧！

易的六十四卦中，除了許多表示吉、凶的文字我們應該了解；並且對於屢見的『貞』和『用』二字也須弄個明白。現在先將六十四卦的彖辭，分析如後；

一、僅以繫辭明卦之吉凶者，有九：

乾、大有、隨、大壯、明夷、鼎、兌、既濟。

二、示吉凶而及自然現象者，有七：

小畜、泰、臨、革、節、小過、未濟。

三、示吉凶而及人事者，四十有六：

坤、屯、蒙、需、訟、師、比、履、否、同人、謙、蠱、豫、觀、噬嗑、賁、剝、復、无妄

八、卜筮的方法和吉凶悔吝及『貞』、『用』的意義

大畜、頤、大過、習坎、離、咸、恆、家人、睽、蹇、解、損、益、夬、萃、升、困、井、震、艮、漸、歸妹、豐、旅、巽、渙、中孚。

四、言人事而未明吉凶者，有二：

晉、姤。

繫辭傳云：『八卦定吉凶；』當然易之六十四卦，固不能離吉、凶而言占、卜的。因為易原為卜筮之書，為卜筮時斷吉、凶，休、咎的張本。故繫辭傳云：『繫辭焉，而明吉凶。』又云：『辯吉凶者，存乎辭。』又云：『繫辭焉，以斷其吉凶。』因此六十四卦之彖辭的作用至為顯然。茲列表以明之：

吉	凶	應當 吉凶 不 凶	應當 凶而 吉
<p>吉 元吉 大吉 小吉 夙吉 亨 元亨</p>	<p>凶 悔亡</p>	<p>無咎 勿憂</p>	

<p>可用</p> <p>用</p> <p>利艱貞</p> <p>利女貞</p> <p>利永貞</p> <p>元永貞</p> <p>小利貞</p> <p>利貞</p> <p>可貞</p> <p>貞</p>	<p>安</p> <p>有孚</p> <p>孚</p> <p>小利</p> <p>利</p> <p>小亨</p>
<p>勿用</p> <p>不可貞</p>	<p>亂</p> <p>有厲</p> <p>有眚</p> <p>不利</p>
<p>曷之用</p>	<p>无攸利</p> <p>无得</p>
	<p>无喪</p> <p>不喪</p>

綜觀上表，可知六十四卦之彖辭，即以：吉、亨、利、孚、安、凶、悔亡、厲、省、亂、憂、无咎、不利……諸辭以示卦之吉凶悔吝；並且以元、大、永、小諸詞以區別其程度；一如籤譜中之有：大吉、上上、上吉、中吉、中平、中下、下下之類罷了。

可是晉、姤兩象，獨無明示吉、凶的文字，疑此兩卦之文或有闕佚；如漢書藝文志云：『劉向以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吝」、「悔亡」。惟賈氏經與古文同。』是則關於吉、凶、悔、吝之文的脫誤，始於漢初；由來已久了。現在晉卦的彖辭：『晉，康侯用錫蕃庶；晝日三接。』姤卦的彖辭：『姤，女壯，勿用取女。』此兩卦之爲吉爲凶，未可識別；殊有背於『繫辭』的體例。如果不是下有脫文，或即爲爻辭、象辭、彖傳的錯簡。因爲康叔受封之事，是在武王克殷以後，與箕子明夷的例子，如出一轍。假使卦下的彖辭爲文王所作，那末這個彖辭必非原文之舊；一定是其他部份文字之錯簡了。

又：此兩卦彖辭中，雖無表示吉、凶的文字；但有：『用』與『勿用』之句。我們以爲這個『用』字應與『貞』字相對並稱，皆爲卜筮之『專有名辭』；文言釋：元、亨、利、貞爲『四德』；『謂貞固足以幹事。』又云：『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這種解釋，如果加以詳細研究，便知道是不甚正確的。

說文云：

『貞，卜問也。从卜貝。……一曰，鼎省聲；京房所說。』段注云：『會意。』又云：『大卜，「凡國大貞」。』大鄭云：『貞，問也；國有大疑，問於蓍龜。』後鄭云：『貞之爲問，問於正者；必先正之乃從問焉。』引易、師：『貞丈人吉』。』

又彖傳上云：『貞，正也。』則「貞」，固有「正」義；惟後鄭必欲「卜問」與「貞正」一義貫通一解，殊失古義。羅振玉在殷墟書契考釋中說：『古經注「貞」皆訓「正」，惟許書有「卜問」之訓。古誼古說，賴許書而僅存者，此其一也。』羅說極爲正確！

貞，具「卜問」之義，如：『利貞』，說利於卜問的；『可貞』，說可以卜問的；『不可貞』，說不可以卜問的；『利女貞』，說利女人卜問的。又如：『貞丈人吉』，也是說卜問丈人而得吉兆的。又如：『貞吉』，就是說卜問而得吉兆的。又如『利君子貞』，就是說有利於君子之卜問的。『不利君子貞』，是說不利於君子之卜問的。『小利貞』，是說頗利於卜問的。『利見大人貞吉』，是說欲見大人卜問而得吉利之兆的。『利艱貞』，是說利患難之卜問的。『利牝馬之貞』，是說利於牝馬之卜問的。又示貞正之義，如：『永貞』，『元永貞』，『天下之動貞夫一』之類就是。

又說文云：

『用，可施行也。从卜中。衛宏說。』段注：

『卜中，則可施行。故取以會意。』干寶釋乾卦：『初九龍潛勿用。』：『此文王在美里之爻也。』雖有聖明之德，未被時用；故曰：「勿用」。』這是不正確的。

尚書大誥云：『天休命于寧（文）王，興我小邦周；寧（文）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

『用』，就是「卜中，則可施行。」『勿用』，就是卜而不中而未可施行之謂。如姤象云：『勿用取女』。就是說「取女」卜而不中。『用見大人』，就是說卜中而見大人的。又晉象云：『用錫馬』

蕃庶。』是說錫馬蕃庶卜之而中並且施行的。所以晉、姤兩卦之彖辭，雖未有明示吉、凶的文字，然以：『用』與『勿用』二詞，就已足夠判定吉、凶的趨向了。

周禮春官說：『占人……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這就是『卜用』的意義。至於表示施用的意義，如：『用大牲』之類便是。又損彖云：『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崔景曰：『曷、何也。言其道上行，將何所用？可用二簋而享也。』這種解釋並不恰當。按：說文云：『簋，黍、稷方器也。』詩秦風傳云：『四簋：黍、稷、稻、粱也。』那末『二簋』便是指黍、稷二品了。這彖辭中的『曷之用』句，意思是：卜中則如何？又：『二簋可用享。』說文云：『享，獻也。』意思是：可用黍、稷二簋以獻祀的。那末，上面的『用』字，應釋作『卜中』；下面的『用』字纔具有『施用』的意義了。這正和現在的寺、院中有祈願的人，必先向神佛許願；如果應驗，就必須償願。全文的意義就是：卜中則如何？當用黍、稷這樣一簋之典以獻祀罷了。現在世俗的祈願而應驗的也是如此，如：因病抽籤，得好籤。病愈後，必須向神佛供獻祭祀用品，便是一例。甚至在籤譜中有註云：『病愈獻燈油三斤。』之類便是。

占卜既是用以『決嫌疑，定猶豫。』因此，『貞』、『用』的意義都是離不開占卜的。

至於在周易全部六十四卦中，表示吉、凶的文字，除最常用的亨、利、貞與吉、悔、吝、无咎和悔亡之外，其次就是：有孚、勿恤、征、厲了，至於用、勿用、利用、可用，這正和貞卜的用法一樣，與貞、安貞、艱貞、利貞、不可貞之類的詞例一律外；其餘如：初、終、成、亂、災、眚、譽、得、憂、喜、喪、疾、福、隕、愠、惕、否、慶、尙、時、虞、事、言有它等等，也都是表示吉凶悔吝



的文字。同時，上述表示吉、凶文字相結合而成固定成語的，也有：有、无、大、小、出、入、往、來、去、首、先、始、中、勿、不、可、罔、宜、克、之、弗、元、光、安、居、攸、乃、至、夙、交號、若、如、其等字。我們試將六十四卦的象辭列表於後，這裏所表示的吉、凶、悔、吝的趨向和意義便一目瞭然：

卦名	意義	吉	凶	卦名	意義	吉	凶
䷀ 乾	剛	元亨		䷁ 坤	柔	安吉	
䷇ 比	樂	凶		䷆ 師	憂	吉	
䷒ 臨	與	有凶		䷓ 觀	求	有孚	
䷌ 屯	見	元亨		䷃ 蒙	雜	亨	
䷲ 震	起	亨		䷄ 艮	止	无咎	
䷩ 損	衰	元吉		䷩ 益	盛	利	
䷍ 大畜	時	吉利		䷘ 无妄	災	有言不利	
䷌ 萃	聚	亨		䷭ 升	不來	元亨	
䷋ 謙	輕	亨		䷏ 豫	怠	利	
䷔ 噬嗑	食	利		䷔ 賁	无色	小利	
䷺ 兌	見	亨		䷵ 巽	伏	小亨	

䷗ 隨	䷖ 剝	䷋ 晉	䷯ 井	䷞ 咸	䷺ 渙	䷧ 解	䷋ 睽	䷊ 否	䷡ 大壯	䷍ 大有	䷰ 革	䷽ 小過	䷶ 豐	䷵ 離	䷇ 小畜
无故	爛	晝	通	速	離	緩	外	泰反	止	衆	去故	過	多故	上	寡
元亨利	不利	用	凶	吉	利	利	小吉	不利 大往 小來	利	元亨	悔亡	大吉	亨 勿憂	吉	亨
䷱ 蠱	䷗ 復	䷢ 明夷	䷮ 困	䷟ 恆	䷻ 節	䷦ 蹇	䷤ 家人	䷊ 泰	䷹ 遯	䷌ 同人	䷱ 鼎	䷥ 中孚	䷷ 旅	䷫ 坎	䷉ 履
飾	反	誅	遇	久	止	難	內	否反	退	親	取新	信	寡親	下	不處
元亨利	利	利	吉	无咎	不可	不利	利	吉亨 大往 小來	小利	亨	元吉亨	吉	小亨 吉	有孚	亨

二二需	不進	吉	二二訟	不親	凶
二二大過	顛	利	二二頤	養正	吉
二二姤	遇	勿用	二二夬	決	有厲
二二漸	歸	吉	二二歸妹	終	凶
二二既濟	定	亂	二二未濟	窮	无攸利

上表所列六十四卦中，除乾、坤、震、艮、兌、巽、離、坎八『純卦』與小過、中孚、大過、頤四『卦』互相顛倒不變卦形外，其餘五十二卦，一經顛倒即變更其卦義。其吉、凶完全相反的，計：比與師；臨與觀；大畜與无妄；剝與復；井與困；渙與節；解與蹇；否與泰；革與鼎；需與訟；漸與歸妹；既濟與未濟等二十四卦。吉、凶、悔、咎有程度之別的，計：屯與蒙；損與益；萃與升；謙與豫；噬嗑與賁；晉與明夷；咸與恆；睽與家人；大壯與遯；大有與同人；豐與旅；姤與夬等二十四卦。吉、凶相類的，僅：隨與蠱；小畜與履等四卦。就中最為顯著而足以代表易卦從哲學思想之相互變化的原理而示以法則的，則莫如：否、泰兩卦。如泰彖云：『小往大來，吉亨。』而否彖則云：『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一云：『小往大來，吉亨。』一云：『大往小來，不利。』這還不是兩卦上下顛倒後牠的意義便完全相反嗎？這就是繫辭傳所說：『吉、凶、悔、吝生乎動』是了。至於其餘各卦，都有類似的情形。只是隨、蠱、小畜、履四卦，於體例不合；我們懷疑在原文中是有錯誤的。同時，我們以為，雜卦傳的全文，就是用以解說這六十四卦之互相變化和對待的意義。依各卦

反對之形式與排比觀之，似乎在雜卦傳中的未節疑有錯簡。原文云：『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根據上述互相相反和對待的體例，那末，原文似當作：『大過，顛也；頤，養正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六十四卦應各相對成文；並且最後：『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二句，據：泰、否二卦之彖傳的文字內容看來，似當在前段：『否、泰反其類也；』句下。原文應作：『否、泰反其類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周易雖然本來是一種卜筮的書，沒有什麼大道理可說；但既經哲學化了，那末，在六十四卦之具有：『陰、陽相生相尅之義和相反相成之理；』爲宇宙萬有變化之基本原理，也不能說完全沒有研究和討論的價值。

此外，在周易中尚有『初筮』和『原筮』的說法；我們也附帶地予以解說：

李鏡池在周易筮辭考中說：

『周易講到筮的有兩條；

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蒙）

原筮，元永貞，无咎。（比）

.....

占卜所以「決嫌疑，定猶豫。」（禮記曲禮）問休咎，明吉凶的；對於蓍、龜，自然也要存絕對信任的意念。吉是吉，凶是凶，不能因爲筮得凶，就再筮三筮，勉強求出個吉來。一次就夠了，用不

着筮。所以說：「初筮告，再三瀆；」曲禮也說：「卜筮不過三。」少儀也說：「不貳問。」若果筮之再筮，那就顯出不信任它，等於褻瀆它。你有問題要問人家而又褻瀆人，人家自然不告訴你。……此之謂「瀆則不告」。

他又引俞樾說，「原筮」等於「初筮」。俞氏說：

『說文蠱部：蠱，水泉本也。重文，原。是原之本義，水泉本也，今俗加水作源，卽其字也。故引申之則有「始」義。漢書元帝紀注引晉灼曰：「原，本也。始祖之廟，故曰本也。」「原筮」之「原」，當從此訓。……「原筮，元永貞，无咎，」卽所謂「在先者吉」也。……』

李氏的見解，大體是正確的，不過，依曲禮，「卜、筮不過三；」那就很顯然的，在「三次」以內的卜、筮是允許的；爲什麼還說：「再三瀆，瀆則不告」呢？曲禮及表記俱說：「卜、筮不相襲。」鄭玄注曲禮以爲：「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瀆龜策也。」晉獻公卜驪姬不吉，公曰：「筮之」，是也。」他注表記又說：「襲，因也；大事則卜，小事則筮。」

但是僖公四年傳云：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

驪姬立後，生奚齊；釀成太子申生受誣自縊死于新城；重耳、夷吾被譖出奔。這是否可以說，初卜之，告以不吉；再筮之而「吉」，卽「不告」的意思呢？因爲，告以「不吉」，不能相信；又瀆龜筮；乃又示之以「吉」，便自致其禍？但周書洪範却說：「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汝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龜筮，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這樣看來，卜、筮可以並用；同時，不但『龜從、筮逆』可以有『吉』，並且『龜、筮並違于人』，也可以有『吉』。那末，我們就不能說：『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了。商書咸有一德篇說：「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疑『初筮告』與『瀆則不告』兩個『告』字，均係『吉』字形近而訛。意思是說：初筮已吉，不必疑惑又再筮之，遂致瀆而不吉；即二、三其德，未有不凶的。所以，比卦說：『原筮，元永貞，无咎；』就是『吉』。那末，此地全文當作：『初筮吉，再三瀆；瀆則不吉』了。

## 九、用九與用六

李鏡池在周易筮辭考中說：

先儒對於『用九』、『用六』的解說，約有兩種。

一種是注重辭的解釋，如王弼注：

『九，天之德也。能用天德，乃見羣龍之義焉。夫以剛健而居人之首，則物所不與也。以柔順而不止，則佞邪之道也。故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貞」矣。』

其意蓋以爲『見羣龍无首吉』，即上九之交辭。後儒王安石及都潔合『用九』、『上九』爲一節，即主張此說的。項安世云：『連「亢龍」章讀之，則義明矣。毛奇齡謂：『此亦上九交辭。』』

一說是注重『用九』、『用六』而推易占的體例。歐陽修說：

『乾曰用九，坤曰用六，何謂也？曰，釋所以不用七、八也。陽爻七、九則變，陰爻八、六則變，易用變爲占，故以名其爻也。陽遇乎亢則災，數至九而必變；故曰「見羣龍无首吉」。……陰柔之動，多入于邪，聖人因其變以戒之；故曰「利永貞」。』

這是說卦、爻用九、六爲變占；朱子從其說。

但是我對於『九』、『六』等字，頗爲懷疑。我們在左傳、國語裏所見到的占法，只見到某卦『之』某卦的話；如：『陳侯使筮之，遇觀三三之否三三，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莊三十二年傳）『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三三之比三三。』（閔元年傳）『吾聞晉之筮之也，遇乾三三』

之否三三。』(周語下)統觀左、國的筮辭，全沒有『九』、『六』的說法。他不說，並不是他知而不用，實在他那時候還沒有這種名詞。若果有的話，爲甚麼講筮占的地方近二十條，沒有一處應用這些話？比方說，觀之六四，或屯之初九，豈不比說觀之否，屯之比爲明白嗎？說這是變占的例，這話有一部分是對的；因爲左傳裏說過：

蔡墨……對曰：『周易有之，在乾三三之姤三三曰：『潛龍，勿用。』……其夬三三曰：『亢龍有悔。』其坤三三曰：『見羣龍，無首；吉。』』(昭二十九年)

可見這是占得完全相反的卦的一種變占之例。但這裏並沒說有『用九』；而且『用九』的『九』，與『初九』、『九二』等『九』字之用以指示陽爻的意義是不一樣；乾之坤，是乾變爲坤；與『凡筮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蓋諸卦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朱子本義)的話也不相同。所以我想，『九』、『六』二字，在原始的周易是沒有；它的插入，當在戰國末，秦、漢間；爲的是便于應用，創作的人物，當是易象傳、文言傳等儒生。吳仁傑說：『古易及費直無『用九』字，止列覆卦之畫(乾上乾下)。康成去之，代以『用九』。』這話雖屬附會，而『無『用九』字』一言，頗爲近理；左傳、國語就是證人。或許依左、國來推，周易的卦、爻的排列，是這樣一個格式：

元亨利貞

龍潛勿用

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或躍在淵无咎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亢龍有悔

見羣龍无首吉

但究竟是怎樣，已無從稽考；我們所知的，只知其初沒有『九』、『六』的名稱而已。馬國翰以爲：

『周易上經』

二二三元亨利貞

亢龍 飛龍在天

或躍在

君子終日乾乾

見龍在田

潛龍

有悔

利見大人

淵无咎

夕惕若厲无咎

利見大人

勿用

二二三見羣龍无首吉

傳：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

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乾下  
乾上 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乾初九潛龍勿用陽在下也九二見龍在田德施普也九三終日乾乾反復道也九四或躍在淵進无咎也九

五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上九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以爲首也』

（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費氏

易）

李氏的意見大體上是不错，而且十分透闢。現行易本，各卦下均附以卦名，如：三三乾，元亨利貞；三三坤元亨利牝馬之貞；三三屯，元亨利貞；三三蒙，亨。但費氏易則不附卦名，且無『九』、『六』之文，即『用九』，亦作：『三三見羣龍无首吉，不書『用九』字樣。且各卦只有六爻；倘如乾、坤兩卦均附以『用九』、『用六』二條，則每卦非具七爻不可；這樣看來殊不合理。所以，王安石、項安世等的見解較為正確；『見羣龍无首吉』，即上九之爻辭；『連「亢龍」章讀之』便是。因此坤卦的『用六』條，亦當連『上六』、『龍戰于野』章讀之為得。是則乾、坤二卦之彖、爻辭當如後文：

元亨利貞

潛龍勿用

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或躍在淵无咎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亢龍有悔『見羣龍无首吉』

元亨利牝馬之貞

履霜堅冰至

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括囊无咎无譽

黃裳元吉

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利永貞』

我們頗疑古易均無章句，卦下亦不附卦名；更無初、二、三、四、五、上、九、六之稱。每卦六爻或許均如上擬之乾、坤二卦的格式排列；六十四卦莫不皆然。茲再舉屯、蒙、否、泰四卦如後，以資比較：

元亨利貞

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屯如遭如乘馬班如

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

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九、用九與用六

包蒙古納婦吉子克家

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困蒙吝

童蒙吉

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小往大來吉亨

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

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包羞

有命无咎疇離祉

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傾否先否後喜

我們再從左傳中所引各種筮辭加以研究：

一 遇觀三三之否三三，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莊二十二年）

按：『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乃是觀卦的『六四』爻辭；依上述格式，否卦與觀卦僅在第四位相差一爻，亦即否爲觀的『六四』爻的代表。

二 遇屯三三之比三三，辛廖占之吉，『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閔元年）

按：上例，在此比卦應作屯卦的『初九』爻的代表；其占辭當作：『盤桓利居貞，利建侯。』但辛廖的占辭與此完全不同。

三 遇大有三三之乾三三，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閔二年）

按：依例，在此乾卦應作大有卦的『六五』爻的代表；其占辭當作：『厥孚，交如威如，吉。』但這裏完全不同。

四 遇歸妹三三之睽三三，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土剝羊亦無盍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僖十五年）

按：此地睽卦應作歸妹卦的『上六』爻的代表；其占辭當作：『女承筐无實，士剝羊無血，

无攸利。』這裏徵有不同；但却與例相合。

五 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也。』（僖二十五年）

按：此地睽卦應作大有卦的『九三』爻的代表；其占辭當作：『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這裏徵有出入。

六 『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之矣。』（宣六年）

按：此地離卦應作豐卦的『上六』爻的代表；占辭當作：『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尙。』這裏完全不同。

七 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宣十二年）

按：此地臨卦應作師卦的『初六』爻的代表；這裏的繇辭完全相同。

八 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襄二十五年）

按：此地大過卦應作困卦『六三』爻的代表；其占辭完全一致。

九 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迷復凶。』（襄二十八年）

按：此地頤卦應作復卦的『上六』爻的代表；其占辭『迷復凶』下少『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數句。

十 遇明夷䷣之謙䷎，故曰：『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昭三年）

按：此地謙卦應作明夷卦的『初九』爻的代表；其占辭亦同，但間入他詞。

十一 遇屯 ䷂ 之比 ䷇，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且其繇曰：『利建侯。』（昭七年）

按：此地比卦應作屯卦的『初九』爻的代表；占辭上脫『盤桓利居貞』五字。

十二 遇坤 ䷁ 之比 ䷇，曰：『黃裳元吉。』（昭十二年）

按：此地比卦應作坤卦的『六五』爻的代表；其占辭正同。

十三 遇泰 ䷊ 之需 ䷄，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社，祿也；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哀九年）

按：此地需卦應作泰卦的『六五』爻的代表；其占辭與『帝乙歸妹，以祉元吉』稍異；意義正同。

十四 周易有之，在乾 ䷀ 之姤 ䷫，曰：『潛龍勿用』其同人 ䷌，曰：『見龍在田；』其大有 ䷍，曰：『飛龍在天；』其夬 ䷪，曰：『亢龍有悔；』其坤 ䷁，曰：『見羣龍無首吉；』坤 ䷁ 之剝 ䷖，曰：『龍戰于野。』

按：這一節最爲完備。此地姤卦應作乾卦的『初九』爻；同人卦應作乾卦的『九二』爻；大有卦應作乾卦的『九五』爻；夬卦應作乾卦的『上九』爻；坤卦應作『用九』下的繇辭。同時，剝卦應作坤卦的『上六』爻的代表；這裏各爻的繇辭雖有節略，但與上述的格式和文例完全符合。

由此推知，在春秋時代的周易，並無『用九』、『用六』之例：文中言『某卦之某』者，即今本易書中的某爻。大概當時周易的繇辭的編纂，當每卦之後均附以六個卦文；其本卦之下爲彖辭；其餘順序各卦，即爲此卦的爻辭。由下而上，從初、二、三、四、五、上，依序與原卦各異一爻，六十四卦均無例外。如乾䷀的六爻，即：乾之姤䷫，乾之同人䷌，乾之履䷉，乾之小畜䷈，乾之大有䷍，乾之夬䷪。又如坤䷁的六爻，即：坤之復䷗，坤之師䷆，坤之謙䷎，坤之豫䷏，坤之比䷇，坤之剝䷖。似乎將全部筮書中的占辭分做六十四類，每類以一卦的符號爲綱；同時，一類又分爲六條，每條亦附以一卦的符號，總計全部爲三百八十四條；筮後即據此綱目依類檢查。此即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與『觸類而長之』的意思。茲再列示於後：

彖䷀未濟

初 ䷀ 未濟之睽 初六

二 ䷁ 未濟之晉 九二

三 ䷂ 未濟之鼎 六三

四 ䷃ 未濟之蒙 九四

五 ䷄ 未濟之訟 六五

上 ䷅ 未濟之解 上九

象䷁既濟



初 ䷗ 蹇——既濟之蹇——初九  
 二 ䷄ 需——既濟之需——六二  
 三 ䷂ 屯——既濟之屯——九三  
 四 ䷰ 革——既濟之革——六四  
 五 ䷔ 明夷——既濟之明夷——九五  
 上 ䷤ 家人——既濟之家人——上六

因此，我們明白，左傳中所云，『某卦之某』者，乃指其本卦後所附以代表六爻的某一卦的。這裏，『之』字絕無任何特殊意義；而後人却把牠穿鑿傳會，一變而爲『之卦』的特有名詞；由『之卦』又演化而爲『變卦』等等，把一部原爲筮書的周易神而化之，於是不得不『數典忘祖』了。其實『用九』、『用六』即係後來『章句陋儒』用以代替『某卦之某卦』以資簡便的辦法；以『九』代陽爻，以『六』代陰爻，便於稱謂罷了。同時，在六爻中不稱『一』、『六』，而稱『初』、『上』；其原因有二：第一，不稱『一』而稱『初』，不稱『六』而稱『上』；指明，附麗於本卦而代表的六爻的各卦，與本卦所差異之一爻，乃由下而上而依序排列是了；第二，不稱『六』而稱『上』，因爲恐怕與『用六』之『六』字相混淆的緣故。

但是，在左傳中亦有不用某卦『之』某卦，而但稱遇某卦的。如：

一 其卦遇䷗，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僖十五年）

按：此地不言『之』某卦，即不以本卦的六爻的爻辭占。而『千乘三去……必其君也。』諸句在周易的經、傳中均不見此文。國語晉語：『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韋昭解曰：『內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兩卦，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曰「皆八」：謂爻無爲也。』這裏說：『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蠱卦的象辭說：『山下有風，蠱。』『下』爲『內』，故曰：『貞，風也。』『上』爲『外』，故曰：『悔，山也。』這是證明以本卦的大象的象辭占了。

二 其卦遇復<sub>䷗</sub>，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咸十六年）

按：復卦的象、爻辭均無此文，疑也是用象、象占；而不用爻辭占卦的。

三 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sub>䷑</sub>；皆同物也。』（昭元年）

按：蠱卦，巽<sub>䷸</sub>下艮<sub>䷳</sub>上；依說卦：『巽爲風，爲長女；艮爲山，爲少男。』蠱卦的象辭說：

『剛上而柔下；』象辭說：『山下有風。』所以，這裏『女惑男，風落山；』也是以本卦的象、象言，而不以六爻的爻辭占了。

四 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sub>䷂</sub>。』（昭七年）

按：易無此文，惟象辭說：『勿用有攸往，利建侯。』文頗類似；這也是以本卦的象辭占，而不以爻辭占了。

五 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sub>䷡</sub>，天之道也。』（昭三十二年）

按：『易大壯卦的大象傳說：『雷在天上，大壯。』說卦：『乾爲天。』這裏說：『雷乘乾。』是以本卦之大象的象辭占了。

此外，尚有一種『之八』的例子；我們再加以研究於後：

一 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三三，史曰：『是謂，「艮之隨三三三」，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襄九年）

按：上文的體例是很特別的；既說『艮之八』，又謂是『艮之隨』；何以此地的『八』斷定是『隨』呢？依前面所舉格式，言『某卦之某卦』，是以前一卦的爻辭占；而這裏，却以隨卦本身的象辭來占，說：『隨，元、亨、利、貞；无咎。』並且把乾卦釋元、亨、利、貞的文辭全部抄入；這裏恐怕不是有錯簡，那就是根據他本的周易來占卦的了。同時，艮三三與隨三三三的不同，共有初、二、三、四、五、上等五爻。

二 公子重耳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爲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主震雷長也，故曰元；衆順嘉也，故曰亨；內有震雷，故曰利貞。……母老子彊，故曰豫；其繇曰：「利建侯行師」。』（國語晉語）

按：這裏，『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完全是引屯卦的象辭；同時，『利建

侯行師。』是豫卦的彖辭；是則，這裏兩卦都是以本卦的彖辭占；而不是以爻辭占了。但此地解釋元、亨、利、貞四字的意義，却與周易的乾卦文言不同。

### 三 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少往大來」。』（國語晉語）

按：泰卦的彖辭：『小往大來，吉亨。』又彖傳：『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大象：『天地交，泰。』這裏，『配』字實是『交』字的異文；但周易多一『吉』字。這也是以繇辭、大象占，而不以爻辭占卦的例子了。

### 四 吾聞晉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國語周語）

按：易否卦的大象：『天地不交，否。』這裏，『配而不終，』也許就是這個意思；『配』爲『交』字的異文，上面已經說過了。不過乾三三與否三三三卦的初、二、三、三爻均異；依原來格式，在乾卦下不應有三爻不同之卦；所以，不以爻辭占，而以大象占了。

從上面分析結果，我們知道；依左傳的繇辭的體例和格式，『某卦之某卦』，在兩卦間只能有一爻的不同或差異；而後一個卦名即代表前一個卦名中的一爻；並且都是以前一卦的爻辭（差異在那一爻，即以這一爻的爻辭）作繇占卦。在左傳及國語中，尙有『之八』或『之某』卦的例子；其兩卦間的不同或差異的不只一個爻；如：艮三三之隨三三三，兩卦間不同的有：初、三、四、五、上五爻；乾三三之否三三三，兩卦間不同的，有初、二、三、三爻。乾三三之坤三三三，兩卦間六爻全部不同。因此，我們知道，不問『之八』或『之某』，凡是前後兩卦之間有兩爻以上的不同；這種卦，就以彖、象作爲前一卦的繇辭；而不用爻辭作繇辭。

最後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左傳僖公四年：晉獻以公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羶；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

這裏既未指出，筮得何卦，何爻；也找不到這個爻辭出自何處。足證古代周易一書是有好多種版本的。

## 十、繇辭與卦辭

李鏡池在易傳探源中說：

此外，還有一件事應該研究底，就是『彖』、『爻』名詞的轉變。

繫辭傳有這麼一條：

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這個『彖辭』，就是孔氏正義以後之所謂『爻辭』，繫辭，常以『彖』、『爻』對舉；如：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八卦以象告

，爻、彖以情言。

所謂『爻』，就是我們說底『爻辭』。繫辭載：

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序，釋文：虞作爻。）

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聖人……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說凡兩見）。

『彖辭』、『爻辭』，是繫辭傳編者那時所通行的名詞，有時候簡稱『彖』、『爻』。

然而這種名詞，在以前却沒有人用。卦辭、爻辭之在左傳、國語，都叫做『繇』。例如：

晉韓宣子爲政，聘於諸侯之歲，嫺始生子，名之曰元。……孔成子以周易筮之，遇屯三三。又

曰：遇屯之比三三。……且其繇曰：「利建侯」。（左傳昭七年）公子重耳親筮之，曰：「尚有晉國？」

得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爲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國語晉語四）

在春秋、戰國，恐怕只有卦、爻之分，而無卦辭之別。最普通的是稱易或周易。至指明其「辭」，也只統稱曰「繇」。「象」字古書不經見，「象辭」一名，當起于象傳之後，象字本與象字同義，但後來因象傳專解卦與卦辭，就用了「象」或「象辭」來代表卦辭。「爻」字早就通行（爲晉語所載），無需乎另立名詞。這樣一來，就把從前的籠統的名詞，「繇」字，分別清楚了。這種爲應用便利而清晰起見，訂定名詞，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到了孔穎達等修正義時，許是因爲「象辭」這個名詞不大好，遂改用「卦辭」。以後或用「象」或用「卦辭」，很不一律。「爻辭」一名，却固定了。其演變之迹是：

繇（象（或象辭）↓卦辭）  
爻（或爻辭）↓爻辭

以上李氏對於易的「象辭」、「爻辭」的解釋，是很詳盡而正確的了。但我們尚須進一步地加以研究。繫辭傳說：『「爻」、「象」以情言。』分別「爻」與「象」對舉。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崔景曰：『「爻」，謂爻下辭；「象」，謂卦下辭。』但在左傳未見稱「爻」、「象」；國語晉語云：『閉而不通，「爻」無爲也。』雖有稱「爻」，亦未見有「象」。又晉語云：『故曰「屯」，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韋昭解曰：「「繇」，卦辭也。」是則，「卦辭」即是「繇辭」；包括「象辭」與「爻辭」了。按：「象辭」在卦下，如王弼所說：『統論一卦之體。』又說：『故舉卦之名』

，義有主矣，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象』既係卦下的辭，那末它所解釋的，自然應該包括一卦的根本意義，即開門見山的一開始就把一卦的性質馬上指出來；使人們一望而知，這個卦所呈現的吉、凶、悔、吝。所以說：『知者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例如：

乾 元亨，利貞。

大有 元亨。

隨 元亨，利貞；无咎。

遯 亨，小利貞。

大壯 利貞。

鼎 元吉，亨。

兌 亨，利貞。

既濟 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上面八個卦的象辭，一看就明白牠所表示的意義和吉、凶、悔、吝；絲毫不用解釋。此外，五十卦的象辭，除表示吉、凶、悔、吝的意義外，中間尚有他詞而涉及自然現象或人事的；如：小畜三出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離三三利貞，亨；畜牝牛吉。但爻辭中亦有專門表示吉、凶、悔、吝，而未及他詞或涉及自然現象與人事的。例如：訟九五、剝六二、无妄九四、恒九二、大壯九二、解初六、萃九四等卦的爻辭。

甲 六十四卦的象辭表



一 僅以繫辭明吉凶者：

1. 乾，元亨。
  2. 大有，元亨。
  3. 隨，元亨，利貞；无咎。
  4. 遯，亨，小利貞。
  5. 大壯，利貞。
  6. 鼎，元吉，亨。
  7. 兌，亨，利貞。
  8.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 二 表吉凶而及自然現象者：

9.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10. 泰，小往大來；吉亨。
11.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孚。
12.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13. 節，亨，苦節不可貞。
14.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15.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小利。

三 表吉凶而涉及人事者：

16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17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18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吉，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19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20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21 師，貞丈人吉，无咎。

22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23 履虎尾，不咥人；亨。

24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25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26 謙，亨；君子有終。

27 豫，利建侯行師。

28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29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30 噬嗑，亨；利用獄。

31 賁，亨；小利有攸往。

32 剝，不利有攸往。

33 復，亨；出入无咎，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34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35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36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37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

38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尙。

39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40 咸，亨，利貞；取女吉。

41 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42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三日接。

43 明夷，利艱貞。

44 家人，利女貞。

45 睽，小事吉。

46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47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48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49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50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

51 姤，女壯，勿用取女。

52 萃，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53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54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55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56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57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58 漸，女歸吉；利貞。

59 歸妹，征凶；无攸利。

60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61 旅，小亨；旅貞吉。

62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63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64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但在六十四卦的彖辭中，不表示吉、凶、悔、吝的有兩卦，如：

一、晉 康侯用錫馬蕃庶，晝三曰接。

二、姤 女壯，勿用取女。

惟此地有『用』和『勿用』二詞，『用』、『勿用』、『利用』三詞，屢見於彖、爻辭中，也是表示吉、凶、悔、吝的專門名詞；這在前面已經說過了。同時，在六十四卦之三百八十四爻的爻辭中，不示吉、凶、悔、吝的條文則更多了；茲分別列表於後：

乙 六十四卦中未示吉凶悔吝的爻辭表

乾 初九 潛龍（勿用）

坤 初六 履霜堅冰至

六三 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上六 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屯 六二 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上六 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需 九三 需于泥寇至

六四 需于血出自穴

訟 上九 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師 上六 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比 六三 比之匪人

泰 九二 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上于中行

六四 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否 六三 包羞

上九 傾否先否後喜

同人 九三 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九五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大有 九三 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弗克

上六 鳴謙（利用）行師征國邑

豫 九四 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六五 貞疾恆不死

隨 六二 係小子失丈夫

蠱 九二 幹母之蠱不可（貞）

六五 幹父之蠱（用）譽

上九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觀 六三 觀我生進退

六四 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賁 初九 賁其趾舍車而徒

六二 賁其須

剝 上九 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復 六四 中行獨復

无妄 六三 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九五 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大畜 九二 輿說輹

坎 九二 坎有險求小得

六三 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勿用）

離 九四 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咸 初六 咸其拇

上六 咸其輔頰舌

恆 九四 田无禽

遯 六二 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明夷 初九 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九三 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六四 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睽 蹇

上六 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六三 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初六 往蹇來譽

六二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九三 往蹇來反

六四 往蹇來連

九五 大蹇朋來

九四 解而拇朋至斯孚

六三 三人行則損一人一行則得其友

六四 損其疾使遄有喜

六四 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九二 惕號暮夜有戒（勿恤）

九五 以杞包瓜含章有損自天

九三 升虛邑

上六 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初六 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九五 劓刖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解 損

益

夬

姤

升

困



井

初六 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九二 井谷射鮒甕敝漏

九三 井渫不食爲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九五 井冽寒泉食

革

初九 鞶（用）黃牛之革

六五 鼎黃耳金鉉（利貞）

震

六三 震蘇蘇震行无眚

九四 震遂泥

艮

六二 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歸妹

九二 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六三 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九四 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旅

初六 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六二 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九四 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六五 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巽

進退（利）武人之（貞）

〔兌〕 上六 引兌

〔中孚〕 九二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六三 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小過〕 六五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既濟〕 六二 歸喪其節勿逐七日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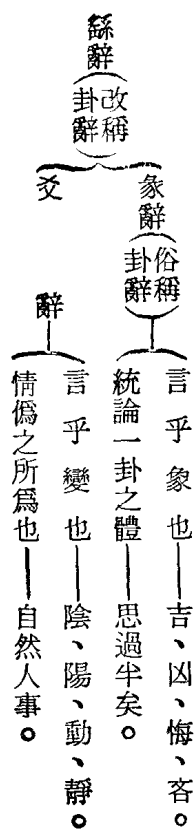
九三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六四 繻有衣袽終日戒

九五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我們綜合研究結果，象辭則多表示：『利』、『亨』，在六十四卦的象辭中，言『亨』的就有三十八卦；言『利』的就有四十二卦。在爻辭中言『利』的固然也很多；但言『亨』的則極少了。因此乾卦的文言傳特別解釋：『元、亨、利、貞』四字，也許就因為這四字可以包括一切吉、凶、悔、吝；特別用作象辭，使人們一觀，即『思過半』的。也許古代易的『象辭』只表示『元、亨、利、貞』這些文字，而不涉及自然現象或人事；而在爻辭中則言及故事，自然現象及人事。因為古書的錯簡、脫佚和散亂的關係，整理或編輯象、爻辭的人便把這些條文案亂了；所以，爻、象不清，在象辭中有爻辭的格式，反之，在爻辭中亦有象辭的格式；再加上數千年來學究和冬烘先生以及占卜星相五行家的曲解，於是便永遠糾纏不清，而失却牠的本來面目；由占筮的藍本而逐漸哲學化和神秘化乃至庸俗化了。左傳桓公十一年說：『卜以決疑，不疑何卜？』禮記曲禮云：『決嫌疑，定猶豫。』淮南子要略

訓云：『八卦可以議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爲之六十四變。』由此可見，每個象、爻辭如果不能表示：吉、凶、悔、吝的意義；那便失却牠的存在的價值。漢書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易與古文同。』足見舊時易經的文字早有脫佚。上述許多象、爻辭中沒有表示：吉、凶、悔、吝的字句的，也許都是脫佚的結果。禮記經解引易曰：『君子慎始，差若豪釐，繆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亦引此文；今但見於易緯。這又是易經文字脫佚的一個有力的證據；現在要想把全部易經完全恢復舊觀，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不過由上述的研究中，我們對於象、爻辭的相互關係及其應具有的性質和意義，業已得到了明確的了解。現在列表於後：



## 十一、彖傳及其內容

彖傳之文字的結構和小象差不多，正如小象用以解說爻辭一樣。彖傳就用以解說卦下的彖辭。六十四卦中的彖傳，每條大都包括了解釋卦名和彖辭的意義兩個部分；這一點，即關於「卦名」部分，又和大象的體例完全一樣。李鏡池在易傳探源中提出幾點意見，可說是很正確的。他說：

『彖傳完全釋卦……它的方法有這幾種：

(一)以「爻位」釋卦，如：

小畜 ䷈ 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履 ䷉ 履——柔履剛也。

同人 ䷌ 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二)以「取象」釋卦，如：

蒙 ䷃ 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訟 ䷅ 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明夷 ䷣ 「明」入「地」中，明夷。

(三)釋卦義，如：

師 ䷆ 師，象也。

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

咸，感也。……」

由上面李氏的意見看來，全部象傳的文字中，釋『卦名』的方式，可歸納三種，即：以『爻』、『象』、『義』三者為標準或根據。同時對於象辭的文字，除極少數脫略沒有解釋外，幾乎每字每句都得到解說。茲舉幾個例子於後：

卦名

象辭

象傳

乾

元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雲行  
雨施

（亨）（闕）

品物流形。

利貞

保合太和乃『利貞』。

坤

元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厚德  
載物

亨

坤厚德載物，德合无疆，含宏光大，品物咸『亨』。

（利）（闕）

牝馬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

利貞

柔順『利貞』，

君子攸往

『君子攸行』。

先迷

『先迷』失道。

後得（主）

（利）西南得朋

東北喪朋

安貞吉

元

亨

（利）（闕）

貞

（勿用有攸往）（闕）

利建侯

亨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初筮告

再三瀆瀆則不告

（利貞）（闕）

有孚光亨貞吉

『後』順『得』常。

『西南得朋』。

『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動乎險中，『大』（元）。

『亨』。

『貞』。

宜『建侯』而不寧。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

『初筮告』以剛中也。

『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

蒙以養正，聖功也

『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

屯

剛柔始交而難生

蒙

山下有險險而止

需

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

利涉大川

『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訟

有孚窒惕中吉

『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

上剛下險險而健

終凶

『終凶』，訟不可成也。

利見大人

『利見大人』，尚中正也。

不利涉大川

『不利涉大川』，入於淵也。

上舉各卦，每卦有一二脫文或未加解釋外，如訟卦的『卦名』與『彖辭』則全部都得到解說。至於彖傳的文字和思想內容，與儒家的著作甚多類似；茲舉幾個例子於後：

一 乾象傳：『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

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坤象傳：『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宏光大，品物咸亨。』

恆象傳：『恆久也……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恆久不已也。……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

二 論語陽貨篇：『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有焉。』又：『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

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又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一) 家人彖傳：「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二) 大學：「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論語顏淵篇：「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一、咸彖傳：「咸，感也；柔上而剛下。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

二、荀子大略篇：「易之咸，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

這樣看來，彖傳的文體與思想內容，仍原和儒家的重要文獻，如：大學、中庸、論語，——尤其是中庸，極多吻合。此外，如：蒙卦彖傳：「蒙，亨，以亨時中也。」中庸云：「仲尼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言「時中」，在孔子的學說中，佔了極端重要的地位。論語憲問篇云：「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又鄉黨篇：「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艮卦彖傳：「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孟子萬章篇



云：『孔子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孟子這些話均足以證明；孔子以及儒家的學說，對於『時』的重視。茲再舉六十四卦的象傳中，贊『時』的文字計有十三卦於後：

豫 豫之時義大矣哉

隨 隨時之義大矣哉（按：『時之』二字疑倒誤應作『之時』因涉上文『天下隨時』句而訛也依各卦例當作『隨之時義』。）

頤 頤之時大矣哉

大過 大過之時大矣哉

習坎 險之時用大矣哉

遯 遯之時義大矣哉

睽 睽之時用大矣哉

蹇 蹇之時用大矣哉

解 解之時用大矣哉

姤 姤之時義大矣哉

革 革之時大矣哉

旅 旅之時義大矣哉

十一、象傳及其內容

兌 兌之大民勸矣哉（按：『大』字疑當在『矣』上，『之』下疑脫『時』字。）

這裏，獨兌卦不言『時』，而言『大』；因其文例一律，並疑有脫誤；並附於此。又言『時』之外，尚有言『時用』和『時義』二者。

最後，在彖傳中尚有觀物察情的文例；或許就是說卦傳所說：『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的意思。那末，上面言『時義』的也就是『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了。茲舉各卦彖傳的文字於後：

咸 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恆 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大壯 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按：『正大』上疑脫『觀其』二字，『天地』下疑脫『萬物』二字。）

萃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這裏，『觀其□□而□□之情可見矣。』似又是一種體例或格式；是否別本彖傳的文章，現在無法證明。可是，這幾段文字的內容與中庸的文字的意義相彷彿。中庸云：「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又說：『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祲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惟天下至誠，可以見天地萬物之情。』這裏又找到彖傳中儒家的嫡派思想的線索了。

現在，我們再將六十四卦的彖傳中，對於彖傳各條未加解說的文字，另列一表於後；也可以看出牠的產生時代的痕跡。

卦名 象傳中未加解說的字句：

乾 亨

坤 利

屯 勿用有攸往

蒙 利貞

師 丈人

同人 利貞

豫 利

隨 利

臨 利貞

无妄 利貞

大畜 利貞

習坎 有孚

離 利貞

家人 利貞

姤 女壯

萃 利貞

十一、象傳及其內容

革 利貞

鼎 吉

震 不喪匕鬯

艮 艮其背

漸 利貞

豐 亨

兌 亨

渙 利貞

小過 大吉

綜觀上述各卦中未加解說諸文，除屯卦的『勿用有攸往』，師卦的『丈人』，姤卦的『女壯』，震卦的『不喪匕鬯』，艮卦的『艮其背』諸句，疑有脫略，未加解說外；其餘亨、利、利貞、吉、大吉、有孚諸文，均係卜問後表示吉、凶、悔、吝之文，在象傳的文辭中多少已予表出。如：有孚之釋以『不失其信』；屯卦之『利』而代以『宜』；師卦之『无』而代以『何』；坤卦的『往』而代以『行』；『主』而代以『常』；隨、臨、无妄、升各卦的『元』而代以『大』。總之，象傳對以象辭的解說，文句脫落極少；而且內容的意義不但充實，還包含了許多儒家思想。不像小象傳那樣簡略，到處可以看到脫佚的痕跡。從文字的先質後文與先簡後備的觀點看來；象傳無論如何可以斷定是比小象傳為後出的作品。因為晚出，所以脫佚小。文字雅馴；不類小象傳那樣七零八落，支離晦澀了。

## 十二、小象與大象

易經的全部文字中、以象、爻辭爲最古樸；此外，以小象爲十翼中的最早著作，因爲牠是解釋或傳述爻辭的意義，所以文字與爻辭也最爲接近。不過此種解說的文字的內容極少有特殊的見解，每每將爻辭反覆申說，無絲毫增足牠的意義；乃至斷章取義，其文字比爻辭還要脫略，比比皆是。疑小象傳的脫簡甚多，現在也無法加以增補了。『小象』與『爻辭』的文字結構，極類墨子的『經』典『經說』的關係。茲舉其例作爲比較研究於後：

爻辭

童蒙吉

經

知材也

爻辭

需于泥至寇至

經

利所得而喜也

爻辭

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小象

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經說

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

小象

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經說

利得是而喜則是利也其害也非是也

小象

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經

經說

辯爭彼也辯勝當也

辯或謂之牛謂之非牛是爭彼也是不俱當不俱當必或不當不當若犬

在全部易經的爻辭的文字中，爲小象傳所沒有予以解釋的例子極多。如屯六二爻辭：『屯如逴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而在小象中僅云：『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對於『屯如逴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一大段完全沒有加以解說。又如蒙上九爻辭：『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而小象中僅云：『利用禦寇上下順也』；並沒有解釋到『不利爲寇』。再如需六四爻辭：『需于血出自穴』，而小象中僅云：『需于血順以聽也』；對於『出自穴』三字的意思如何，則完全不管。這裏，很顯然地，小象傳的文字是有許多脫誤和散佚乃至錯亂的。我們現在把六十四卦全部的爻辭中的重要文字，在小象中沒有加以解釋的，一一列表於後：

卦爻 小象中未加解釋的字句

二二二

屯初九 利建侯

六二 屯如逴如乘馬班如匪寇婚

六四 乘馬班如

上六 乘馬班如

二二二

蒙初六 用說桎梏

九二 納婦吉

六三 見金夫不有躬

上九 繫蒙不利爲寇

䷃ 需六四 出自穴

上六 入于穴

䷄ 訟六三 或從王事无成

九四 不克訟

上九 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 師六五 田有禽利執言无咎

比初六 有孚盈缶終來

䷇ 小畜九三 輿說輻

六四 血去

九五 以其鄰

上九 載婦貞厲月幾望

䷉ 履九二 履道坦坦

九四 履虎尾

上九 視履考祥其旋

䷊ 泰初九 茹以其巢

九二 用馮河不遐遺朋

九三

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六四

以其鄰

六五

帝乙歸妹

上六

勿用師自邑告命



否初六

茹以其巢

六二

包承小人吉

六四

疇離祉

九五

其亡其亡繫於苞桑

上九

先否後喜



同人九三

升其高陵

九五

號咷而後笑



大有初九

匪咎艱則无咎



謙初六

用涉大川

六五

不富以其鄰



豫六二

介于石

六三

悔遲

九四

勿疑朋盍簪



上六 成有渝无咎



隨六二 失丈夫

六三 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上六 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蠱初六 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九三 小有悔

上九 高尚其事



臨六五 知臨



觀初六 君子吝

六四 利用賓于王

九五 君子无咎

上九 君子无咎



噬嗑六三 噬臍肉

九四 噬乾肺得金矢

六五 噬乾肉得黃金



賁初九 賁其趾

九三 賁如濡如

六四 賁如白馬翰如

六五 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

剝六五 貫魚

上九 碩果不食

復上六 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无妄六二 不蓄畬則利有攸往

六三 无妄之災或繫之牛

上九 有眚无攸利

大畜九三 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與衛

六四 童牛之牯

六五 豮豕之牙

頤初九 舍爾靈龜

六二 顛頤拂經于丘頤

六三 拂頤貞凶

六四 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六五 拂經不可涉大川

上九 利涉大川

䷛

大過九二 枯楊生稊

上六

滅頂

䷜

坎九二

坎有險

六三

險且枕入于坎窗勿用

六四

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九五

祇既平无咎

上六

繫用徽纆寘于叢棘

䷥

離九三

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九四

焚如死如棄如

六五

出涕沱若戚嗟若

上九

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

咸六二

咸其腓

九四

朋從爾思

䷟

恆九三

或承之羞

六五

恆其德

䷰

遯六二

革莫之勝說

䷗

大壯九三

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十二、小象與大象

九四 壯于大輿之輹

上六 羝羊觸藩

䷢ 晉六二 晉如愁如三日口于其王母

六三 悔亡

九四 晉如

上九 晉其角

䷢ 明夷初九 明夷于飛垂其翼口有攸往主人有言

六二 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

九三 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六四 于出門庭

上六 不明晦

䷤ 家人六二 无攸遂在中饋

䷤ 睽初九 悔亡喪馬勿逐自復

六三 其牛掣其人天且劓

九四 睽孤遇元夫

上九 睽孤見豕負途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

䷥ 蹇六二 匪躬之故

䷧

解九二

田獲三狐得黃矢

九四

朋至斯孚

上六

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

䷧

損初九

无咎酌損之

九二

征凶弗損益之

六三

三人行則損一人則得其友

六五

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

䷩

益初九

利用爲大作

六二

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亨于帝吉

六三

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六四

利用爲依遷國

上九

立心勿恆凶

䷪

夬初九

壯于前趾

九二

惕號暮夜

九三

壯于頄有凶口獨行遇雨若濡有愠

九四

臀无膚口牽牛悔亡

九五

覓陸夬夫



姤初六 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九三 臀无膚

九五 以杞包瓜



萃初六 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六二 孚乃利用

六三 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升九二 乃利用禴无咎

上六 利于不息之貞



困初六 臀困于株木口三歲不覿

九二 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六三 困于石

九四 困于金車吝有終

九五 困于赤紱

上六 于臲臲



井九二 甕敝漏

九三 可用汲

九五 井冽

上六 井收勿幕有孚



鼎初六 得妾以其子无咎

九三 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九四 鼎折足口其形渥凶

六五 金鉉利貞

上九 大吉无不利



震六二 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六三 震行先嘗

上六 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艮六二 艮其腓口其心不快

九三 列其夤厲

六五 言有序悔亡



漸初六 鴻漸于干口有言

六二 鴻漸于磐

九三 鴻漸于陸

六四 鴻漸于木

九五 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

䷵

歸妹九二

眇能視

六三

反歸以娣

九四

遲歸有時

六五

其君之袂，口良，月幾望，吉。

上六

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

豐初九

遇其配主，口往有尙。

六二

豐其蔀，日中見斗，得疑疾。

九三

日中見沬。

六五

來章。

上六

蔀其家，口三歲不覿，凶。

䷷

旅初六

斯其所取。

六二

旅即次，懷其資。

九三

喪其童僕，貞厲。

六五

射雉一矢亡。

上九

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

䷵

巽九二

巽在牀，下用史巫。



六四 悔亡

九五 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

䷥ 兌九四 商兌未寧介疾

䷥ 渙初六 用拯馬壯

六四 渙有丘匪夷所思

九五 渙汗其大號

䷺ 中孚初九 有它不燕

九二 鳴鶴在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六三 得敵□或泣或歌

六四 月幾望

䷛ 小過六二 過其祖遇其妣□遇其臣无咎

九三 弗過防之

六五 自我西郊公戈取彼在穴

上六 飛鳥離之凶是謂災

䷾ 既濟初九 濡其尾

六二 婦喪其節勿逐

九三 高宗伐鬼方□小人勿用

六四 繻有衣袽

三三 未濟九二 曳其輪

六四 利涉大川

九四 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上九 有孚失是

由上述的分析中，我們知道，所有小象的傳文中，對於全部爻辭中的文字，不但有許多脫落，沒有加以解說；即是有解說，也有許多從原文的字面上重複一遍，加上一些不相干的考語；如：『比初六爻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小象：『比之初六有它吉也。』比爻辭還來得簡單，等於沒有解說。同時還有解說的意義與爻辭毫不關涉，乃至吉凶相反；如：『離六五爻辭：『出涕沱威嗟若吉；』而小象却說：『六五之吉離王公也。』』『主公』二字的意義不知從何而來。又如：『益六二爻辭：『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亨于帝吉；』而小象僅寥寥數字：『或益之自外來也；』不知道這是解釋什麼？簡直牛頭不對馬嘴。又如：『蠱九二爻辭：『幹母之蠱不可貞。』而小象却說：『幹母之蠱得中道也；』意義完全相反。又如：『鼎九三爻辭：『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而小象却說：『鼎耳革失其義也；』爻辭明說『終吉』；而小象辭却說：『失其義也』，不知是何道理？又如：『巽六四爻辭：『悔亡田獲三品；』而小象辭說：『田獲三品有功也。』田獲三品當然有功，為什麼爻辭却說悔亡呢？如：『革九三爻辭：『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小象辭說：『革言三就又何之矣。』不知道這說的是什麼話？

總之，小象傳的作品在全部易經的文字中最爲平常而簡略。牠的產生時代自然要在爻辭以後，這是毫無疑問；因爲牠本來就用以解說爻辭的意義的。同時牠不但解釋爻辭的文字的意義，而且還解釋到「用九」和「用六」的意義。如坤六二象辭：「六二之動直以方也；」比初六象辭：「比之初六有它吉也；」豫六五象辭：「六五貞疾乘剛也；」賁六四象辭：「六四當位疑也；」坎上六象辭：「上六失道凶三歲也。」這樣看來，小象傳不但解說「九」、「六」，並且提到：初、上、二、四、五等爻位；這更足證明：它的產生應在春秋、戰國以後的時代，並且是淺人所造作出來的了。

至於大象傳的六十四卦中，除乾卦稱「健」外，其餘六十三卦多以：天、地、山、澤、水、火、風、雷八大象的內外或上下相互關係而指出各卦的卦名。如：雲雷屯；山下出泉蒙；天與水違行訟；地中有水師等等。其實，乾卦獨稱「天行健」也不是違反六十四卦的體例的；因爲說卦云：「乾，「健」也。」那末，「乾」就是「健」；「天行健」，就等於「天行乾」了。同時，在卦名以下的六十四卦的辭句中，除稱「上」一卦，稱「后」二卦，稱「大人」一卦，稱「先王」七卦外，其餘五十三卦則完全稱「君子」；並且文字的內容和意義大部與大學、中庸和論語的思想相符合，乃至於完全一樣的。如：乾卦：「自強不息」，中庸作：「至誠無息」；坤卦：「厚德載物」，中庸作：「博厚所以載物」；大壯：「非禮弗履」；論語作：「非禮勿動」；蹇卦：「反身修德」；中庸作：「反求諸其身」；益卦：「見善則門，有過則改」；論語作：「過則勿憚改」；大過：「獨不懼，遯世无悶」；中庸作：「遯世不見知而不悔」；震卦：「恐懼修省」；論語作：「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大有：「遏惡揚善」；中庸作「隱惡而揚善」；最明顯的是艮卦：「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論語作：「君

子思不出其位。』從這些文字的內容和體例乃至格式看來，大象傳的六十四卦的條文，除上面指出卦象和卦名外，在『君子』、『先王』、『大人』、『后』、『上』等以下的文字，可說和卜筮的辭毫無關係：而且是由大學、中庸、論語等書中精選儒家有關政教的中心思想編纂而成的。這種著作之所以附入周易，很可能是因為秦始皇焚書以後，諸子百家的載籍無法流佈；而假託的產物。隋書云：『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當時只有周易不成爲『禁書』外，其餘詩、書、禮、樂、春秋等五經以及先秦諸子的學說，只有用種種方法來傳授。周易既不是『禁書』，而且可以流傳無阻；如漢書藝文志所說：『秦焚書，而易爲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授者不絕。』那末，這正是一個最好不過的機會，也是暴秦禁政的一個大漏洞；於是孔門的儒者，也就是傳易的人，大概是扞臂子弓的門徒周醜子家一流人，便利用這個機會把他們先輩的最基本的政治和教育原理，也可說是哲學思想用『夾帶』或『走私』的方法混入周易中去，『借尸還魂』；以擴大他們的宣傳工作。這種『改頭換面』的著作，還應該是在小象以後的作品。我們現在列表比較一下，便可明白：

乾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強不息

中庸：『至誠無息。』

坤 地勢『坤』

『君子』以厚德載物

中庸：『博厚所以載物也。』

屯 雲雷『屯』

『君子』以經綸

中庸：『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

蒙 山下出泉『蒙』

需 『君子』以果行育德  
雲上於天『需』

訟 『君子』以飲食宴樂  
天與水違行訟

師 『君子』以作事謀始  
地中有水『師』

比 『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上有水『比』

小畜 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風行天上『小畜』

履 『君子』以懿文德  
上天下澤『履』

泰 『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天地交『泰』

『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論語：『由也果，于從政乎何有。』

論語：『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論語：『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大學：『道得衆，則得國。』

中庸：『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論語：『則修文德以來之。』

大學：『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

大學：『財散則民聚。』

否 天地不交『否』

論語：『節用而愛人。』

同人 天與火『同人』

中庸：『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

大有 火在天上『大有』

中庸：『隱惡而揚善。』

謙 地中有山『謙』

論語：『不患寡而患不均。』

豫 雷出地奮『豫』

『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論語：『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隨 澤中有雷『隨』

論語：『食不語，寢不言。』

蠱 山下有風『蠱』

中庸：『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臨 澤上有地『臨』

『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大學：『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國。』

觀 風行地上『觀』

『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噬嗑 雷電『噬嗑』

『先王』以明罰勅法

賁 山下有火『賁』

『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剝 山附于地『剝』

『上』以厚下安宅

復 雷在地中『復』

『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无妄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

『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大畜 天在山中『大畜』

『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頤 山下有雷『頤』

『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大過 澤滅木『大過』

論語：『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

論語：『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

中庸：『萬物並育而不相害。』

大學：『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論語：『寬則得衆。』

大學：『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

論語：『謹權量，審法度。』

坎

『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水洊至，『習坎』。

離

『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明兩作『離』。

咸

『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山上有澤『咸』。

恆

『君子』以虛受人，雷風『恆』。

遯

『君子』以立不易方，天下有山『遯』。

大壯

『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雷在天上『大壯』。

晉

『君子』以非禮勿履，明出地上『晉』。

明夷

『君子』以自昭明德，明入地中『明夷』。

『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

論語：『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論語：『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論語：『不恥下問。』

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顧乎其外。』

論語：『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論語：『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

中庸：『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



家人

風自火出『家人』

論語：『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

睽

上火下澤『睽』

論語：『君子羣而不黨。』『周而不比。』『和而不同。』

蹇

山上有水『蹇』

中庸：『反求諸其身。』

解

雷雨作『解』

論語：『先有司，赦小過』。

損

山下有澤『損』

論語：『振也愆，焉得剛。』『不憤，不啓。』

益

風雷『益』

論語：『過則勿憚改。』

夬

澤上于天『夬』

中庸：『在上位不陵下。』『居上位不驕。』

姤

天下有風『姤』

論語：『使于四方，不辱君命。』

萃

澤上于地『萃』

升

『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地中生木『升』

困

『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澤无水『困』

井

『君子』以致命遂志木上有水『井』

革

『君子』以勞民勸相澤中有火『革』

鼎

『君子』以治歷明時木上有火『鼎』

震

『君子』以正位凝命洊雷『震』

艮

『君子』以恐懼修省兼山『艮』

漸

『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山上有木『漸』

『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中庸：『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論語：『士見危致命。』

中庸：『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論語：『君子信

而後勞其民。』

中庸：『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中庸：『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論語：『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論語：『君子思不出其位。』

大學：『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歸妹

澤上有雷『歸妹』

『君子』以永終知敝

豐

雷電皆至『豐』

『君子』以折獄致刑

旅

山上有火『旅』

『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巽

隨風『巽』

『君子』以申命行事

兌

麗澤『兌』

『君子』以朋友講習

渙

風行水上『渙』

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節

澤上有水『節』

『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中孚

澤上有風『中孚』

『君子』以議獄緩死

十二、小象與大象

中庸：『以永終譽。』

論語：『道之以政，齊之以刑。』

孟子：『省刑罰。』

中庸：『故大德者，必受命。』

論語：『無友不如己者。』『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中庸：『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其先也。』

論語：『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小過 山上有雷『小過』

『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論語：『禮於其奢也，寧儉；喪於其易也，寧戚。』

既濟 水在火上『既濟』

『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中庸：『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

未濟 火在水上『未濟』

『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論語：『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我們研究易經中「爻辭」、「小象」和「大象」之後，可以作如下的假定：

(一)「爻辭」尚保留了殷墟卜辭的餘韻，可能是西周的人根據商代的「卜辭」加以改編和潤色而成的；因為他的文字比「卜辭」略為典雅。

(二)「小象」則是解說「爻辭」的文字，如墨子「經說」之於墨「經」；但其中甚多脫誤，文句淺陋；疑係東周時代巫祝之流所撰定，為卜、筮詳卦之用。

(三)「大象」多採論語、中庸、大學各書文字為之；疑係秦政焚書以後，易以卜筮之書得以流行，當時儒生便利用這個漏洞，編成此編，附入卜筮書內，藉以廣泛地傳播儒家思想。應是始皇時代的產品。總之，是後儒所為，斷非周公或孔子的著作。

### 十三、說卦的文體和篇數

說卦一傳，許多人都認為是後人的偽託。王充論衡正說篇云：『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但隋書經籍志則云：『秦焚書，周易獨以下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論衡與隋書所說相差二篇。可是現在所存的說卦一篇，前後文體並不一律，我們已經把『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著……故易六位而成章。』一大段，看到了繫辭傳的錯簡，脫誤闢入這裏。自『天地定位，山澤通氣』起，那纔是說卦的正文。又：文中『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及後：『神也者，妙萬物以爲言也。』諸句也都是繫辭傳的錯簡。同時自『天地定位』起，迄『兌三索而得女，謂之少女』止，好像是另一篇。自『乾爲天，爲圓，爲君，爲父』起，迄『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止，好像也是一篇。自『乾健也，坤順也』起，迄『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止，好像又是一篇。這樣，前後合爲三篇，正符合於隋書所說『三篇』之數。不過，說卦傳中錯簡譌脫甚多，這也是用不着說的。我們還很懷疑繫辭傳中：『是故履德之基也……井以辯義，巽以行權。』一節也是說卦中不完全的脫簡。不過說卦的文字，僅僅解釋原始的『八卦』的意義，就是以文字來解釋八大象之基本的『卦德』，以作一切變化的說明；最初並沒有涉及六十四卦的。

左傳莊公二十二年：

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

又閱君元年：

震，爲土，車從馬。

國語晉語：

震，車也。坎，水也。坤，土也。

上文所引，正同說卦的體例一樣。

又，陸德明經典釋文於說卦傳末注云：

『荀爽九家集解本，乾後更有四：爲龍，爲直，爲衣，爲言。坤後有八：爲牝，爲迷，爲方，爲囊，爲裳，爲黃，爲帛，爲漿。震後有三：爲王，爲鶴，爲鼓。巽後有二：爲楊，爲鶴。坎後有八：爲宮，爲律，爲可，爲棟，爲叢棘，爲狐，爲疾癘，爲桎梏。離後有一：爲牝牛。艮後有三：爲鼻，爲虎，爲狐。兌後有二：爲常，爲輔頰。』

這一段文字也足以證明說卦是有脫文的。

但是，我們從說卦傳的文字上看來，却是樸實不華，淺顯明白，實是古代表明八卦各象之基本的文字；與當時文化發展的程度，甚相適應；這因爲古代的文物制度甚爲簡單，文字之淺陋古樸更無可疑；行文也和卦辭、爻辭相彷彿，所以反不若繫、彖、文言之彬彬文質瑰奇富麗了。

此外，說卦、序卦、雜卦三篇，實際上就是讀易的『入門書』；一如小學之爾雅和一般『歌訣』之類。如爾雅釋天云：『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臧，冬爲玄英。』釋詁云：『林、烝、天、帝、皇、后、辟、侯，「君」也。』極類『說卦』文體。草訣歌云：『草聖最爲難，龍蛇競筆端……』中

醫的湯頭歌訣云：『四君子湯，中和義；參、朮、伏苓、甘草備。……』諸如此類的著作，粗淺簡便，很容易記誦上口；極似序卦和雜卦。這些文字和體裁，都在『似古似俗』之間；但有其人類求知的工具的意義，這也是無可否認的！

## 十四、中國古代的制作與姓氏

要研究中國古代的制作問題，首先我們就必需解決一個前提：在何時代由何人制作？因此，就連帶地關涉到古人的姓氏問題。

說文：『姓，人所生也，因生以爲姓從女生。』段玉裁氏引釋文云：『女生曰姓；姓謂子也。』又：『氏，巴蜀名山岸脅之自旁箸欲落墮者曰氏。』段注云：『古經傳「氏」與「是」多通用。大戴禮：「昆吾者，衛氏也；」以下六「氏」皆「是」之段借，而漢書、漢碑「氏」爲「是」，不可枚數；故知姓「氏」之字本當作「是」，借「氏」字爲之，人第習而不察耳。「姓」者，統於上者也；「氏」者，別於下者也；「是」者，分別之詞也。其字本作「是」，漢碑尙有云：「姓某是」者。』

左傳隱公八年云：

『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昨之土，而命之「氏」。』

封侯列土，這是周代封建制度開始以後的事；賜姓命氏，在遠古時代人們的「姓」、「氏」也有賜命而來。

既云：『因生以爲姓，從女生。』又云：『女生曰姓。』那末，姓的從女，是留着古代女性中心的母系社會的遺跡。呂氏春秋恃君覽云：『昔太古嘗無君矣，其民聚生羣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班固白虎通義云：『古之未有三綱六紀，民但知其母而不知其



父。』因爲洪荒時代無婚姻制度，兩性的交合，原無固定；得孕生子，子不能即離其母，必需長時間的撫養；父則出外謀生，因天災、野獸或戰爭而流落死亡，不知去向，因此對母性的關係極端密切；所以，『知有母不知有父。』因爲母子的關係超過於父子的關係，原始人之姓的從母，從女；是很自然的。後來人類已進定居生活，倫理與禮教觀念漸濃，父系社會確立；於是便造許多『古之神聖人母感天而生子』的神話，說什麼：『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姜嫄履大人之跡而生稷等等；殊不足置信。說文段注云：『因生爲姓，若下文，神農母居姜水，因而爲姓；黃帝母居姬水，因爲姓；舜母居姚墟，因爲姓是也。感天而生者，母也；故姓从女生。』又云：『人各有所由生之姓，其後「氏」別既久，而「姓」幾湮，有德者出，則天子立之，令姓其正姓，若大宗然。如周語：帝阼四岳國，賜「姓」曰姜，「氏」曰呂；陳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命「氏」曰陳；颺叔安裔子董父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蓋三者本皆姜、嫄、董之子孫，故予之以其姓。又或特賜之姓，前無所承者，如史記、白虎通，禹祖昌意以蕙茲生，賜姓姒氏；殷契以玄鳥子生，賜姓子氏；斯皆因生以賜姓也。』姓之從母，殆無疑問。國語晉語：『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爲已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彭魚氏之甥也（按「甥」字從男、生，是否與「姓」相對待，卽由集團婚制的母系到父系時，或羣婚時代從父之姓尙待考證。）——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爲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酉、郇、己、滕、藏、任、荀、懷、姑、儀、依是也。唯青陽與倉林氏同於黃帝，故皆爲姬姓。』這裏，很顯然的，黃帝的二十五個兒子，因爲有四個母親，十四個人分了十二個姓，當然有八個姓

是賜姓的，另外尚有十一個兒子沒有賜姓。沒有賜姓的原因怎樣，我們暫且不必加以研究；但這裏仍舊有從母賜姓的痕跡。

至於『氏』呢？周語說：『皇天嘉之，昨四岳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昨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韋昭解曰：『堯賜禹姓曰「姒」，封之於「夏」。』又曰：『堯以四岳佐禹有功，封於呂，命爲侯伯使長諸侯。』左傳隱公九年云：『昨之土而命之氏，』杜注：『報之以土，而命氏曰陳。』說文：『昨，祭福肉也。』這樣，昨字便含有報功與封賜的意義。那末，氏字本來就具有山的意義；封之以土，以山，以國；不外予以一個地盤，使他們可以族聚而居，成爲一個生活的集團或單位罷了。因此，中國文字的原義，人類的社會集團應該一面先由『姓』而發展到家族，再由家族發展到宗族；另一面由『氏』而發展到部落，再由部落發展到世族。前者係建立在血統的基礎上，依靠對祖先的祭祀以維持內部的團結。左傳僖公五年云：『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又祭統云：『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後者乃建立在經濟的關係上，依賴對外戰爭以保持內部的統一。這就是中國古代社會之『姓』、『氏』存在的特徵。其實，關於『氏』的記載；在中國歷史的遠古時代就有了。例如：

『義氏、神農氏。』（莊子胠篋篇）

『黃帝居軒轅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謂之嫫祖氏。』（以下尚有蜀山氏、昌僕氏、陵氏、

『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

女祿氏、高綱氏、鬼方氏、女隤氏。』（大戴禮帝繫）。

此外，我們從其他古籍的記載中，關於『氏』的名稱也不少，如國語魯語有『烈山氏、共工氏、有虞氏、夏后氏。』孔子家語有『防風氏、汪芒氏、僬僥氏、肅慎氏』之語。左傳中也有：『太皞氏少皞氏、爽鳩氏、蒲姑氏、共工氏。』

大概『氏』的起源和『姓』一樣，『姓』原從母，後變爲賜姓；『氏』本來是原始人類爲生活鬥爭，佔據可以防衛集團安全的山頭或險要地區而得名的；以後便成爲胙土命氏了。並且這種氏族或部落，多半都是橫的關係，而不是古代三皇、五帝的傳說，或帝統世系或朝代的縱的關係。在尙書中有『協和萬邦』，『以親九族』的話，便一個明證。又如『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諸侯歸殷三千，歸周者八百』的傳說。這種史實雖不甚可靠，但很可以作爲古代氏族或部落數目之多，以及彼此均是橫的關係之較合理的證明。我們先從三皇、五帝說起，最古的三皇的傳說是：天皇、地皇、人皇，這是荒誕不經的想像；以天、地、人來臆造。

呂思勉說：『三皇之說：以爲天皇十二頭，地皇十一頭，立各一萬八千歲；人皇九頭，分長九州者，河圖、三五歷也。以爲燧人、伏羲、神農者，尙書大傳也。以爲伏羲、神農、燧人，或曰伏羲、神農、祝融者，白虎通也。以爲伏羲、女媧、神農者，鄭玄也。以爲天皇、地皇、泰皇者，始皇識帝號時秦博之說也。除緯書荒怪，別爲一說外，尙書大傳爲今文說，鄭玄偏重古文。……五帝之說，史記、世本、大戴禮，並以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當之；鄭玄說多一少昊。……史記、世本、大戴禮，皆今文說，左氏古文說也。』

沒有一種材料或史家能把他們的承繼的傳統或彼此間的相互關係弄得明白，到現在還是糾纏不清；因此，對於三皇、五帝而稱『氏』的，究竟是個人的稱謂？抑是氏族的稱謂？是酋長的名號？抑是部落的名號？首先要弄明白。

史記五帝本紀說：

『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氏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帝』。』

呂思勉在章句論一書中曾說：『史記此文蓋亦並存兩說，頗疑「蚩尤作亂」，「當接「莫能伐」之下；後人疑既代神農，不應復與炎帝戰而移之。今若將「炎帝欲侵諸侯」以下五十六字，移至「代神農氏」之下，而加「一曰」二字於其上，則明白無疑矣。』

我們以爲，這段文字並沒有錯簡；並且由這裏可以證明下列各點：

一、神農氏、軒轅氏、九黎（按：蚩尤爲九黎之君。呂刑、孔傳，又釋文引馬說，秦策、高誘注皆同。禮記正義引甫刑鄭注曰：『苗氏謂九黎之君。』）都是當時的獨立氏族，而後世稱之爲天子或諸侯的；天子就是征服各部落的盟主或領導地位的部落或氏族，諸侯就是被征服的各氏族或部落。

二、炎帝、黃帝、蚩尤就是各氏族或部落的酋長或代表，所以，以代表氏族的資格而被稱爲『天子』。這樣，『氏』是氏族或部落的稱謂，『帝』是酋長個人的稱謂。正如神農氏中之有炎帝，軒轅氏中之有黃帝，九黎中之有蚩尤一樣；伏羲氏中之有太皞，高陽氏中之有顓頊，高辛氏中之有帝嚳，陶唐氏中之有堯，有虞氏中之有舜；大率如此。繼後姓、氏混淆，於是便把氏變做個人的稱號罷了。

三、軒轅氏由黃帝領導，初與已衰弱的神農氏的炎帝作戰，打了勝仗；後來又打敗了九黎君長的蚩尤；於是便取神農氏的地位而代之，成爲盟主的『天子』，他的代表和首領便被尊稱爲『黃帝』。可見軒轅、神農、九黎的戰爭，就是氏族或部落間的戰爭。

四、如河圖、三五歷所載『天皇十二頭，地皇十一頭，立各一萬八千歲。』這固然是神話，在人類個人的生命超過萬歲以上殊不可能。這裏，以一萬八千歲來表示一個氏族存在的歷史，這是很可能的；因爲牠是以整個氏族存在的時間計算，可以連續至若干代，不受個人壽命的限制的。何況往古人類社會發展極端停滯，時間的觀念和記載是十分薄弱而不甚正確的。這可以證明天皇、地皇、人皇都是氏族的假設。

按：列子力命篇：『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莊子逍遙遊篇：『彭祖今以久特聞。』疑彭祖也是古代一個氏族的名稱。整個氏族存在垂八百年之久。

上面對於『姓』、『氏』問題業已得到了答案；那末，關於制作問題便容易解決了。繫辭傳中說：『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包犧氏沒，神農氏

作，斷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日中爲市。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垂衣裳而天下治。……刻木爲舟，刻木爲楫，……服牛乘馬；……重門擊柝；……斷木爲杵，掘地爲臼，弦木爲弧，剡木爲矢；……上古穴居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古之葬者，厚衣之以新；……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

這裏把伏羲氏和神農氏都看做制作的聖人和堯、舜一樣。同時好像當作承前啓後的各朝代帝王的傳統世世承繼。其實，並不是因爲有了伏羲、神農、黃帝這幾位聖人，然後纔有制作，反而因爲有了許多『無名英雄』的制作之後，纔得到『伏羲氏』、『神農氏』等等的名稱而王天下的。我們可以舉幾段古書的記載，作爲旁證。

一、有巢氏——莊子盜跖篇：『古者禽獸衆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食橡栗，暮栖土木；故名之曰「有巢氏」之民。』韓非子五蠹篇亦說：『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有巢氏」。』  
二、燧人氏——五蠹篇續說：『民食果、蔬、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

三、伏羲氏——尸子云：『伏羲教民以獵。』

四、神農氏——白虎通云：『古之人民皆食禽獸，至於神農，人民衆多，禽獸不足食，於是製耒耜，教民農作。』汲冢周書說：『神農爲耜鋤耨，以耨草莽；然後五穀興，以助菰食。』又說：『神農作陶冶斧斤，爲耜鋤耨。』商君書說：『神農之世，男耕而食，婦織而衣。』

《莊子盜跖篇》說：『神農之世，耕而食，織而衣。』

但是，據世本作篇：句芒作羅，（又御覽引，「芒作綱」。）垂作耒耜，作耨；祝融作市；共鼓、貨狄作舟，脰作服牛，相土作乘馬；奚仲作車，繇作城郭；雍父作杵臼；揮作弓，牟夷作矢；禹作宮室；詛誦、蒼頡作書。從世本的記載看來，繫辭傳中所說的許多制作，完全不是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的事。實際上，有巢氏原來就是稱呼那發明巢居的氏族；燧人氏就是稱呼那知道火的利用的氏族；伏羲氏亦稱包犧氏，就是稱呼那從事漁獵或遊牧的氏族；神農氏就是稱呼那知道醫藥和耕種的氏族。這些氏族就是因為有各種不同的生產技術的發明，因此，就取得了領導或統治其他氏族的地位；完全由於經濟地位的優越而達到政治地位的優越，於是他們的首領或代表便成了『王天下』的『聖人』了。所以，有巢、燧人、伏羲、神農等等都是以各氏族的經濟與生產方法的特徵而表示他們的稱謂；制作與發明則屬於氏族中那些『無名的聖人』。因此，古書中稱『氏』的並非天縱的聖賢個人的稱謂，無寧說是代表一羣原始人類集團生活的一個單位的稱謂。同時，其名的字意義還表示了社會經濟性質與生產方法的特徵。

易學新論

一九八